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六

南北朝

〔已〕陳高宗宣帝頊太建元年春正月陳主頊立是為陳安成王頊既以太后

令入篡大統事具至是遂即帝位陳太皇太后為皇太后高太后為文皇

二月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叡初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遂得

幸于胡后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與婁定遠之子等俱用事時號八

貴和士開婁定遠趙彥深元文諸君俱高麗高麗王高阿那肱等無人胡及國珍等太尉趙郡王叡與

定遠等皆言于齊主請出士開太后不可叡復令元文遙入奏齊主及

太后召問士開對曰陛下諒聞伊始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

翦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用為州待過山陵

然後遣之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葬畢太后欲留士開過

百日俟卒叡不許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先是太后病亟後于前殿臥而數士開受命

遠喜士開因謂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

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

入貴橫行
干為士開
尤為定計
高叙是也
出之以遠
乃以定術
實無定術
卒致垂成

亦斥外以
且因齊政
死致直底
日壞是底
滅亡是定
遠之是定
浮於士開
耳於士開

以陛下爲乾明

平賊

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

慟哭齊主太后皆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

耳于是詔出定遠爲青州刺史賈趙郡王劼以不臣之舉且日劼將復

入諫妻子咸止之劼曰社稷事重吾甯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

殿門又有人謂曰入恐有變劼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論

執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拉殺之劼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

復以士開爲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夏四月齊以高阿那肱爲尙書令韓長鸞

名里高

爲領軍陸令萱

侍中穆提婆

漢人

爲開府儀同三司祖珽爲祕書監

齊主年少多嬖寵

武衛將軍高阿那肱都督韓長鸞素被親狎

阿那肱以詔後爲所厚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長鸞亦嘗侍衛東

阿那肱累遷并省尙書令

晉書之尙書令也管

長鸞累遷侍中領

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以保養恩爲女侍中引其子提婆入侍

齊主朝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今堂前坐其夫職超群無所放廢子提婆亦浸爲

齊主之在臨窺令萱笑之謂之乾阿爾令萱巧

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

幸臣皆依附之齊生思祖珽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爲謀主乃棄舊

洗氏能知
大義而為
不愧由綱
不其子通
至守滯因
太守即通
母功實罪
足矣乃竟
錫之通侯
是實通侯

怨與令蒼言于齊主曰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
徵之力也其人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自己盲必無反心齊
主乃召以為祕書監

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

永建元年此與史記
廣州天嘉四年年

在為制王
嘉凡十三年

威惠著于百越

自華皎叛

陳主疑之徵為左衛將軍

紇懼遂

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

諡之子

持節諭旨儉語紇曰呂嘉之事誠當已

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應儉還陳主乃遣車騎將軍

章昭達

字伯通吳
吳武康人

討之

冬十二月周陳復通好

〔庚〕
元年周天初五年

春二月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

氏為石龍

姓

太夫人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

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

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涯口

永建注涯水通會
德縣四百會源水

謂之涯口
大江合源故縣在今韶州府英德縣

昭達破其水柵禽紇送建康斬之馮僕以其

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

以繡轡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帥還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字顯徽代人

拒之周人于峽口南岸築城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爲長

戟施于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絕遂攻其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周使

將軍李遷哲字季康安康人將兵救之照達兵不利引還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齊以蕭莊爲梁王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爲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

亡莊憤悵卒于鄴

〔辛〕齊女建三年齊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章孝寬戰于汾北汾水北周師

敗績先是周勳州刺史章孝寬請築城于汾北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其

齊國爭之秀郡強年故若棄之來謂晉北我必失地宜選子弟谷長於築城且壯其意乃畫地形且謂其

宇文護不從已而齊斛律光出晉州道于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今華谷

遂進圍定陽魏郡清文城在今築南汾城在今吉以偪之

至是光與孝寬戰于汾北孝寬敗光築十三城于西境馬上以鞭指畫

而成拓地五百里已而周人取齊宜陽等九城光帥步騎赴之

揭素在周
既陰移附
文而移附
社立陪帝
勤遠陪亡
以患得患
冀患得患
失之鄙夫
願得云無
心富貴邪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六月齊段韶圍周定陽克之獲汾州刺史楊敷

字文舒
信族子

齊段韶圍定陽周

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曰此城三面重湖皆無走路惟慮

東南一道耳乃令壯士千餘人伏于東南湖口城中糧盡敷走伏兵擊

禽之遂取汾州

敷字都不同本敷名其子素以父守節未蒙封號申盛傳三周主大駭命左右斬
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曰忠壯處少

多才藝且是解其體遇命為所濟下筆立成制美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
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催臣臣無心富貴也 楊敷子素字處道

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九月齊主殺儼

和士開威權日甚

例士開
時若或

為之假子士開必忌考證云應鳳黃龍滿士開有難色逼一士
人在多請免費之一飲而寒或龍滿年久愛汗也治大熱肉

與穆提婆俱專權奢縱琅

邪王儼意甚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時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

出之于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搆何可

出北宮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舉重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齊主

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舉請其推

收舉而推
謂之也

子琮雜他文書

奏之齊主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使收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偪

儼帥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陸令萱而殺

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姊妹來迎姊妹謂令萱也

齊王嘗呼桃枝為家
家乳母為姊妹為家

其令萱聞之戰栗。齊主乃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見齊主。齊主帥宿衛者受甲。將出戰。光曰。小

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子曰。委考天曰。大考。心死。至尊宜自至千

秋門。琅邪必不敢動。齊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

光就儼執其手。彊引以前。請于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

措。稍長自不然。願寬其辜。齊主拔刀鑲築其辮頭。良久乃釋之。收軍伏伏。逆王子宜

等文辭之大。后實。語曰。正子。敬兒。太后。遂殺于瑛。已而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邪聰明雄勇。當今

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齊主未

決。以問侍中祖珽。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醜慶父。齊主乃攜儼之晉陽。

使劉桃枝拉殺之。時年十四。遂報四男。并幽死。既而。隨地。葬。高帝。以慰太后心。

冬十月。齊主幽其太后胡氏于北宮。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

獻通。齊主聞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曇

獻事亦發。皆伏誅。遂幽太后于北宮。太后或為齊主設食。齊主亦不敢

嘗。

【王】陳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春二月。齊以珽祖為左僕射。胡太后既幽北宮。珽

疾少無行
檢既召還
而恬終尤
甚優元載
其說附之
說忘應詳
恥自應詳
龍梯榮為
得計不險
之時陷跡
之謂下即
隨之講死
北徐身名
遺臭小八
之何後世
猶有黨客
者以黨客
者或

引魏保太后故事

魏太武帝時
保母竇氏為保太后

欲立陸令萱為太后且謂人曰陸雖

婦人然實雄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為珽國師由此得左僕

射

三月癸卯朔日食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

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貧殘忒

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嗾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衛公直有怨于

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右宮伯後周有左中大夫宇文神舉魏太

王魏太內史周宣下大夫王軌太原右侍後周仿周上士宇文孝伯字胡三謀之

周主每于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

屢諫不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

玉珽魏太自後擊之護踣于地直出斬之右宮伯長孫覽字休顯

子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初宇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學及即

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以聞至是以為車騎大將軍護之求敗也問於伯長孫覽覽曰

歸德周主命賜粟帛太中大夫贈伯長孫覽覽安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周主始親政頗

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

又謂憲詩諫委文學曰

及周室受命晉公攸大權敬智生常服者謂法雖如是情無待齊公不得道同爲臣欲死于所事立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輔時我君臣德和我兄弟弟苟令自致概延文學或以白重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分嘗

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

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

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

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祖珽

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

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

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

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

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問之光弟羨爲幽州

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

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杜絕饋餽不食權勢行兵效其父金之法誓爲士卒先士卒

有疑惟大統編前未嘗多疑亦故爭爲之

周章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

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木不扶自舉令諜傳之于鄴珽因續之

齊律光在
南朝之倚
道濟然使
鄰國得以
行反問者
亦因蓋者
同器說
交傾且紫
陌駐營猶
嫌久苦物
必先腐而
後生信

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陸

令萱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

律累世大將明月光之聲震關西豐樂漢之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尙

公主謠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陸氏其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

西討遠徇帝城將行不軌先是光在立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

藏弩甲僮奴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珽告之珽請遣使賜

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

撲之不仆願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

血流于地剗之迹終不滅于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二子在使二千五百部

軍賀拔伏恩乘驛捕美至幽州門者使人白衷曰馬有汗宜閉城門美

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及其五子珽自是專主機衡

總知騎兵外兵事齊主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政事主周

秋九月庚子朔日食

開光野爲救其境內八月齊廢科律后爲庶人

月齊廢科律后爲庶人

秋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齊立昭儀穆氏

即昭儀爲右后

先是齊斛律后廢齊主立昭儀胡

氏爲后

后胡太后兄女也太后自地失寵求悅于齊主先歸后處宮中令齊主見之齊主失悅胡氏爲后

昭白齊主

未幾胡后寵衰

令齊使人行賈魯之術胡后遂請於悅悅言笑無極齊主惡之令設一旦

齊主乃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

已而令設酒別氏于太后太后大怒呼

后

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木杆舍其子大

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分立爾伏可汗統東面步離可汗統西

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綵絮錦綵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

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于貧

周史那后無子周主曰今齊陳蕭時突厥方舉

願那即信那煥以生民爲念周主深納之

寶駿字天武煥兄子女即唐高祖之后

〔已癸〕四年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錄尚書事阿那肱與穆提

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靈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爲尤疾士人朝

夕惟事譖訴常帶刀走馬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言事莫敢仰視

齊置文林館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以待郎李德林

字公輔

顏之推

字介復同判館事共撰修文殿御覽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

異同惟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

帥衆議以中權將軍職在國中許軍重四征上湛于量字顯明北人位重共署推之僕射徐陵

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尙書裴忌

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裴忌亦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忌監軍

事統衆伐齊明徹出秦郡注見都督黃灋麁字仲昭巴山新出歷陽齊遣軍

救歷陽灋麁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德彥深私開計于

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破胡人馬王之所知賊據之軍匪朝伊夕莫

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軍命盡許將之屯于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子瑄必

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于琳更遣派人擊討直成遠禍不可爲深歎曰此賊誠足制勝乎之

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術相顯而泣 源文宗名起以字行子瑄之子瑄深討宜臨王瑄文

宗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

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

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

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

穀弓未發摩訶擲銑鏡小鏡也銑鏡典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

摩訶又斬之于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

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于

是瓦梁

北齊郡今曰瓦梁在江甯府六合縣

廬江歷陽合肥

注俱見前

皆降于陳灑蕤禁侵掠撫

成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

梁郡南改縣曰高唐今屬安陸府

齊昌

注見前

瓜步胡墅

俱在今六合縣

亦降于陳

已而陳又克齊諸口及巴音州山陽廣陵等城漢水入江之口巴州北齊以四縣縣城在今黃州府黃岡縣

漢口城在今漢陽府黃岡縣

五月齊以祖珽爲北徐州

魏置齊移治琅琊今山東沂州府

刺史

珽既執政頗欲黜諸閹豎

及羣小輩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中丞麗伯律

律名伯律

令劾主

書

魏置中書王子冲納賂事連提婆權因此并坐及令萱令萱聞而懷怒釋

子冲不問珽由是日益疏諸宦者更共譖之齊主以問令萱令萱下牀

拜曰老婢應死孝徵大是奸臣人實難知齊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

出救受賜爲出獄等十餘事齊主以嘗與重誓故不殺出刺北徐州

王珽

刑會有難則州人多叛之極是也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齊蘭陵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

齊散周師于洛陽

華爲中下事且附

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爲蘭陵王入陳曲

社俗曰作此曲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

齊主忌

之其所親尉相願代人謂曰朝廷忌王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

之而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有疾不療齊主醜殺之

秋八月周太子贊

即宜

納妃楊氏

劉女益曰此

妃隨公堅之女也

太子好昵近小人左

宮正字文孝伯曰周主曰褒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於選正人為其師友謂曰如或不然得無及矣周主戲答曰正人豈性過痛乃以別選運為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悉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

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使我惟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齊仲樹之問謂

聖輔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或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駭運運曰弟弱之子

南陽漢人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徐州

城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十六七齊皮景

北魏東徐州也治下邳亦曰南徐州下邳注見前

等

和

吳郡下邳人

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陳諸將以堅城

未拔大援在近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

敢戰明矣乃疾攻一鼓拔之禽王琳等送建康琳素得將士心齊人亦

重其忠義及被禽麾下在明徹軍見者皆歎歎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

致給資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

有一隻以酒請來祭哭盡其收其血而去聞者莫不流涕

齊主聞壽陽陷頗以為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

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

和之齊主即大喜酣飲鼓舞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陳以明徹為車

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

策聖衷非臣力也遂克齊昌

前已請葬之

淮陰胸山

見前

濟陰

東魏郡故城在今濮州

濟南徐州

胡三省注齊書齊南徐州以別于京口之南徐州

等城陳懸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朱瑒致

書徐陵請許其葬陳主許之

等密送其柩于鄱陽開府儀同三司曰志武始權輕車以

葬之義故胡三省注故齊以儀結者

〔甲〕陳太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三年

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進爵爲王

二月壬午朔日食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羣

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

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

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

內亦令依禮

先是周王直即齊王憲言其喪次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統特以吾故同節制製汝製太后之子時承慈愛但當自勉勿論他人及既葬周主知

禮節直以怨憤遂與其黨作墓對選選擊數之伏誅

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

爲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

所載者悉除之

立五道觀以壹都畿之教

滅既以有殘
之巴爲失
刑及聞其
聚樂尤且
爲樂尤且
效之裸而
恣以性供
娛毒非性
人毒非性
歡類矣高
惡遺世固
應口下其
父殺子報
仇其劫必
不且行也

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爲吏部尙書 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

識見精敏不受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

齊殺其南陽王綽

字世溫世

綽刺定州喜爲殘虐

嘗見婦人抱兒取以飼狗

齊

主鎖詣行在至而宥之

齊主問綽在州何事最苦對曰深獄子孫及獄其中頭之極樂齊主即命當赦而浴綽使人說獄中誠叫寤齊主與綽相親言懷不已因

早臨事與聞由是有罪拜大將軍韓長鸞疾之使人誣告其反殺之

〔未〕六年周建德四年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伊婁謙十姓之一如齊齊人留之 齊主承

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爲新巧先爲胡后造珍寶皆所費不可勝計其

災異寇盜不自貶損惟多設齋以爲修德好白瑤瑤包爲舞童之曲其間視之無悲

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顛陳

德信等竝參豫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勸言引調候技等皆開府封王其餘欲拜

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商賈競爲貪縱民不

聊生周主謀伐之章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油之南是爲陳氏所取內無

外無許靈力將大軍若出報關方軌而進賊

聊生周主謀伐之章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油之南是爲陳氏所取內無

錦綉女紅
之害最紅
之景詔最
得抑末崇
本之要必
舉而焚諸
門外則近
于綉則好
名天可下
錦豈可下
以誠上而
望其誠而
商其可得

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刺史出白三萬，又募山南諸將，治河而下，復遣北山諸將，絕其井管之路，百軍俱進，並置屯，必當擊其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安，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曰：北兵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計，陳其戰備，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我爲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疑，彼若與師，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逐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解，且齊兵淫暴，政出多門，陳欲實官，甚苦忠直，固竟欲亡，可待，乘間定計，事等羅結，其三曰：若欲更存遺業，且復相時，則宜遣使，結好中其原約，安民和衆，通商募工，審觀變威，制變而助，則

乃長駕遠馭，坐白茶井也。三關即魯陽關，在今河南南陽府南召縣東北，與

洛州魯山縣界，萬春關，齊分界處，唐于此置縣，故城在今山西臨州河津縣。書奏，周主引開府

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

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于讒口，上下離心，道路

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于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

留謙等不遣。

夏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陳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

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于雲龍門外焚之。

秋七月，周主伐齊，克河陰。水漢平陰縣，三國魏更名，隋改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攻金墉，不克而還。周主

下詔伐齊，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

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洛水入河之口，在河南府鞏縣南有城。拔二城，焚浮橋，齊都

督傅伏。大安人。自永橋。城名，在鞏縣南有城。夜入中潭城。在鞏縣南，孟縣，皆三名曰河陽，有三城，南城北城中潭城是也。周

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字世英，中山人。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周世宗二

周世宗二

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示懼之

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

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冬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中〕 陳太建八年癸丑化元年周建德五年春二月周遣其太子贊伐吐谷渾周主命太子巡

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大將軍王軌宮正宇文孝伯從行至伏侯城註見

而還太子在軍多失德宮尹鄭譯字正德王端等皆有寵軍還軌等言之

周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已而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

夏六月戊申朔日食

陳太子詹事江總免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爲詹事孔奐曰江有潘

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爲恨自言于陳主將許之奐奏

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于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

之職陳主曰然則誰可者奐曰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

子時在側曰廓父名泰字仲通不宜爲太子詹事奐曰范晔卽范泰之

子亦爲太子詹事太子固爭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

父名泰即
不宜爲太
子詹事與
韓愈諱辨
所識無異
叔寶支辭
理實宜

梯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游總家陳主怒免總官

冬周主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安德王延宗

文高第
五子

以

守周主拔而執之周主謂羣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況其

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

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

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于是自將伐齊

至晉州遵內史王誼

字宜君
洛陽人

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潰遂克晉州

齊主方與馮淑妃獵于天池

在今忻州靜樂縣西
南唐于此置縣宋齊

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

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暮使至則平陽已陷矣齊主

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

避其鋒以梁士彥

字相如安
定烏氏人

爲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

不克

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隔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欲且止
召高歡提顯之液妃執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連不下

周主還長安明日下詔

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兵陳于城南塹北自旦至申

相持不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不如勿戰卻守高梁橋

在平陽府東
北高梁橋下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尙能遠來我

何爲守誓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于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

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卻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

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安德王延宗獨全

軍而還齊主至洪州謝部力以紛緞自玩後登亂船賊至于是復先奔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參羅賢隔取穆婆等主是逃于中境齊主爲察穆命淑妃罷著之然後去洪

河北齊國時爲周主入平陽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欲自晉陽向北朔州注

前以安德王延宗爲并州刺史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

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

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乃回向

鄴穆提婆西奔齊時陸今登自魏周主以提婆爲社稷謂論齊臣曰若違天命官辭有加自是降者相繼并州將帥請于延宗曰王不爲

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遂卽位衆聞之不召而至

者前後相屬延宗臨御及後宮以諸將士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進周主至晉陽延宗

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其東門延宗擊之死者二千餘

人周主左右略盡齊人奮擊幾中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既捷飲酒

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明日復攻東門

克之延宗力屈被禽周主下馬執其手曰兩國非有怨惡直爲百姓來

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于是大赦削齊亂制收禮文武

齊主入鄆實曾王學衍請使任城王潘特勳州兵德并州諸丞永樂將洛州兵德長安自將京兵數行遣
戰解律李爾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振動且曰宜慎慎淵淵以感人心齊主既出不復記所受曾運大笑

左右亦笑將士皆起無復戰心行盡制高勳將兵密太后太子還鄆齊主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子
卒任爾來爾心且王師領北城使戰我今宵城一決理感彼之齊主不能用與曾王學衍文爲二子任

王孫子赫律李德太安人死事之子

〔西〕 齊太建九年齊幼主恆若元元年開建德六年春齊主緯傳位于太子恆周師圍鄆

緯出走周主入鄆齊高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恆獲之遂滅齊

北齊自魏祖五
後主亡凡五主

共二十八年齊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高元海等議禪位太子于是太子

恆卽位生八年矣齊主緯自爲太上皇帝廣甯王孝衍求拒周師高緯

恐其爲變出孝衍爲滄州刺史領軍尉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

矣知復何言周師至鄆圍之齊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東走周師入鄆

齊王公以下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三藏之子獨拒戰周主引見禮之

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齊將鮮于世榮之子世榮碎之至是在三臺前

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使將軍尉遲勤之人往追

齊主齊主周主齊主齊主齊主齊主齊主齊主齊主

齊主齊主齊主齊主齊主齊主齊主齊主齊主

安生既號
通經豈其
未開大義
國破而擄

姓以神異
請何安車
上馬之賜
失之重兩

傳伏柏拒
周人之招
憤慨自誓
若強乎不
可屈者不
及開齊主
成禽而婚

自與穆后馮妃幼主恆諱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
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尙遠已令燒斷橋路緯由是淹留
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卽降之周師奄至青州緯囊金繫鞍後與后妃
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禽之并胡太后送鄴周主詔故斛
律光等宜追加贈諡并爲改葬子孫隨蔭敘錄田宅沒官者還之指斛
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周主正
長安置

韓子前列其王公等子後備大罵布六軍發集議賊俘于女則嚴者皆稱萬歲韓律爲溫公周主與齊君臣
飲酒令韓超舞高廷宗勉不自持屢欲仰藥其侍婢禁止之飯而周人誣韓與韓超謀謀反并其宗族皆誅
死求人多自辯遂延宗獨斃
魏泣而不肯以喉塞口而死

二月齊廣甯王孝珩任城王潛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齊廣甯

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潛共謀匡復周主使齊王憲柱國

楊堅擊之至信都潛所署領軍尉相願以衆降潛遂戰敗與孝珩俱被

執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若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爭而獨存遂宗社賴爾今日得死
無愧我與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舉棺瘞瘞德德甚厚先是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

三萬聞齊州陷請出兵擊周齊不報永業憤憤及聞并州陷乃降周東州行臺惟伏不下周主遣拿李
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尙書攝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

不能盡孝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又遣高阿那肱召伏伏知齊主已殺金弼天大笑然後出降周主謂曰
何不早降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不能自死適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辛助膏

大將軍齊觀內疏所以相付遂授上儀同
東州魏置今山西絳州是

然改節拜
爵不辭與
所稱有死
無二母乃
相與以忠
孝實子之
豈非虛

梁主朝周于鄴 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周始命有司草具其事

致積

子孫反賊之勞米也

致饋

饋也魯曰設九饋也

九介

受享于廟

受享于廟

享禮之禮于廟受之

三公三孤六卿致食

音賦致賓及其從

勞賓

還賓

致享

皆如古

皆如古

禮

周詔舉山東明經幹治者 周主西還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一

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

已而周主以李德林爲治史上人

夏五月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 周主詔以路寢會義諸殿皆晉公護

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踰清廟可悉毀徹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

之宜務從卑朴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

又制使人以上備緇衣國結縵布圍結

不拘此制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衣布衣按宮

秋八月周定權衡度量 詔頒之四方又行刑書要制羣盜贓一匹及正

長

五字爲保右具保五爲四有正 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

冬十月陳司空吳明徹侵周圍彭城 陳主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

明徹督諸軍北伐至呂梁

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

明主殺重以爲西南指受可定 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明徹擊

十一月己亥晦日食

十二月齊范陽王高紹義

紹義子

稱帝于北邊

先是齊亡范陽王紹義至

馬邑

北州

肆州以北皆應之紹義引兵欲南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

爲周守遂奔突厥

任錄可汗甚愛重紹義凡齊人在北者悉以歸之

營州

和德治見前

刺史高寶甯齊之

疏屬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鄴都既陷周主遣使招之不應至是寶

甯上表勸進于紹義紹義遂稱帝

改元

以寶甯爲丞相突厥舉兵助之

已而幽州人盛昌期造范陽迎紹義招美引突厥兵赴之周平公宇文弼舉念新昌期謀
遣入突厥寶甯救范陽未至周昌期死並和德治後爲突厥所請執送周人遂死蜀中

〔戊〕魏太建十年周宣帝贊宜政元年

春二月周大將軍王軌救彭城獲陳將吳明徹

吳明

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遣王軌救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

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

水即泗水

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怙懼

蕭摩訶言于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

然吾屬皆爲虜矣明徹奮髯曰寡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

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摩訶復

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據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舉

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此良圖

吳薄堅城
而敵人急
其歸路受
則腹背受
則腹背受
然明勢胸
無成見胸
爲鎖靜再
阻摩訶突

圖之舉直
至水淺膠
舟束手就
縛所期爲
長算遠略
安在難略
懣而死豈
足以蔽其
辜哉

也。然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馬軍宜在前，不可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蹙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于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字季英，汝陰人。周羅

喉、字公布，尋陽人。全軍得還。

周主開明徹被執，即日召張敬甫，以爲鄧暉，委軍，明徹憂憤而死。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其制以阜紗全幅，向後覆髮，仍裁爲四腳。

夏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太子賈立，字爲立。以鄭譯爲內史。

中大夫。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諸軍伐之，以疾留雲陽宮，詔停諸軍，驛

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朔

殂。字武皇帝，諡曰高祖，葬孝陵。太子卽位，卽遲奢欲，曾無戚容。謂其杖疾，大罵曰：「死賊！」超拜鄭譯

爲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葬。詔議卽吉，樂運以爲葬期。既促，

事訖卽除，太爲汲汲不從。

周主賈殺其叔父齊王憲。周主以齊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

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

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

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矣。」周主不懌，由是疏之。乃與

以君盟臣
衰周弊政
陳宣無道
強盛及羣
而登及羣
臣陵道見
他日將險
不執欲以
此深消其
逆謀乎願
防不能誠
後數誠昇

于智

子

鄭譯等謀密使智告憲有異謀遣孝伯召憲入殿伏壯士執

之憲自辨理周主使智證之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歎曰死生有

命甯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于地遂縊之

平字嗣以死自誓執無撓勢強信誠制自
禮之哭拜而去 李嗣字文紀通海魯人

閏月周立后楊氏

秋七月周以后父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初周內史王軌嘗言于高祖

曰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堅父忠臨
普六茹氏貌有反相高祖不悅曰必天命

有在將若之何堅聞之懼深自晦匿齊王憲亦言堅相貌非常恐非人下
疑以問來和刑案附堅對曰隱公正是守節人耳

齊和字孔
齊長安人至是堅以后父故有是命

九月陳主及其羣臣盟 陳主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字子壽
主弟二子

爲王官伯盟百官自幸婁湖誓衆分遣大使頒下四方以相警戒

〔己〕陳大建十一年
齊命開大象元年春正月周作刑經聖制 周主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

爲太重除之又數行赦宥由是民輕犯法既而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

人規諫欲爲威虐懼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離于正武

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纒踰

以主盟之
任後此樂
刀抽研未
必非載書
隋之厲也

年卽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日夜不休多聚美女增置位號遊宴

沈湎旬日不出于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周主八失

其一事多謂不參事精其二采女實宿儀同以上

女不許輒嫁其三一入詔宮數日不出所置位號多取宦者其四五利未幾更置前制其五高祖詔雖爲構今乃遺影省屬其六藩賦下民以奉佛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號卽治其象限獄責之證其八元象垂滅不能

終布政若不革茲入周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

巖治子君山歎曰賊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

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

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二月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周主之在東宮也高

祖虛不堪承嗣御之甚嚴王軌因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

事後又因內宴持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及周主嗣位

鄭譯等用事魏謂之白知及朝有所說曰吾嘗在先朝實中社稷至計今日之事誰可知矣此州按

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軌之先爲元軌

宇文孝伯譯吐谷渾之役事具此因言將鬚事周主遣使殺軌元雖不肯言譯正中

下之望周主爲使他日周主託

以齊王憲專護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于

天君代而有天
不敬天未而
克享天文位
者字天發
乃以天元
自稱妄比
上帝往不
上慢能悖
于天怒以
殲滅邪
速起不
尹疇不
其病不
言為天
言哉之
則失之
矣

社稷爲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惟命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辜是所甘心周主大慙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家

周主賚傳位于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天元傳位驕侈彌甚所居稱天宮自比上帝其服車

諸君倍常制以禮樂禮樂飲食羣臣朝者致書三日請身一日不令人有至高上之大罪官名犯者皆收之遊戲不節晨出夜還公卿以下

常被楚撻每撻人皆以百二十爲度罰之天杖其後又如至二百四十后妃嬪御亦多杖背于是內外恐怖人

不自安周主闡仍居東宮號正陽宮

冬十月周主賚復佛道像 天元與二像並坐大陳雜戲令士民縱觀又

百官宮人外命婦大列妓樂作乞寒初戲乞寒亦曰臘寒西域之樂

十二月周取陳江北大地 周行軍元帥韋孝寬侵陳克壽陽及廣陵遂取

陳江北大地南北交臂三州及呼山陽陽平壽州歷陽沛北廣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臨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 晉州據要今安慶府是隋平賀郡故城在今

鳳陽府懷遠縣馬頭宋郡故城在今鳳陽府懷遠縣沛縣南沛郡故城在今泗州天長縣北泗東魏郡今魏州全郡無是南梁陳郡故城在今鳳陽府壽州泗州東魏郡治壽陽今泗州府城縣是餘注俱

凡 周大業二年春三月周主賚立五后 先是周天元立妃朱氏吳人爲

子陳大業二年 天元帝后已又改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天左皇后

爲

與天元皇太后楊氏凡四后至是將立五后以問小宗伯辛彥之

人欲道

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博士何安

字樓風西城人

曰帝譽四妃虞舜二

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天元大悅免彥之官以陳氏爲天中太皇后尉

遲妃爲天左太皇后

道下朝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又五朝載婦人自詠左右步

夏五月周主贊殂楊堅自爲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周天元昏暴滋甚

楊后父隨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召堅

欲殺之而不果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

堅龍顏以上有五柱人明日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傾心相

結及是天元不豫小御正劉昉

博陵郡人

素以狡諂得幸與御正中大夫顏

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入臥內欲囑以後事而瘖不能言昉見周主闕

幼沖以堅后有重名遂與譯及御飾大夫

上周更

柳裘

字茂和世

夫韋譽

京兆人

御正下士皇甫績

字功明安

謀引堅輔政

堅不報請助曰公苦高

乃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祕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

馬事之儀不從昉等偪之儀速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沖阿

衡之任宜在宗英趙王

名振字豆

合膺重寄公等奈何欲以神器假人

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

堅節度堅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令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疆

按周記治合川故城在今西寧府境伯堅

郡守于是

乃發喪

上宣帝世葬定陵

周主入居天臺

葬行高臺太后永石爲帝太后時元朝遷三后並爲尼

以楊堅爲假黃鉞

左大丞相百官總己以聽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

字子真

置左

右潛令部伍仗衛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叱之堅乃得入賁遂典丞相

府宿衛以鄭譯爲長史劉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內史下大夫高穎

字昭元勃海蓀人

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引爲司錄時漢王贊

字乾侯高麗子居禁

中劉昉飾美妓送贊說之歸第曰待事甯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

年少庸下從之

堅奉宣帝高祖之政更爲寬大斷略舊律作刑書要領而行之特優節後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測以

人事卜之符兆定矣孤夫人亦謂堅曰謹虔之勢必不得下龜之

獨孤夫人信之女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相州討楊堅堅遣韋孝寬將兵擊之堅

以迥位望素重必不附己召之會葬而以韋孝寬爲相州總管迥知堅

將不利于周室謀舉兵討之集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

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于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糾合

義勇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

令

天元時高王成被誅及堅棄政
悉隨王在外生變因勸入朝

堅以鄆公章孝寬爲行軍元帥以討迥

迥弟書

子育州進營助勳表選其書尋復從迥于是迥及勳所統皆從之衆數十萬迥遣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兵營所居天下精兵處陸勳之歸迥穆深推之堅使穆子高柱友襲心穆使深率騎斗于堅曰願欲應迥汝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國家富貴數十人破國有誰竟不能扶幟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

得已亦州于堅謝斗即對斗也李謂
字金才穆少子李崇字永履賢之子

周楊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周楊堅殺趙王招越王盛

字立久突
高祖子

先是周畢王賢

字乾陽
世宗子

謀殺堅事泄堅

殺賢及其三子至是趙王招邀堅過其第引入寢室伏壯士于室後堅

左右皆不得從惟腹心元冑

魏順之子
順之孫

坐戶側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

堅欲因而刺之冑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叱之使卻冑瞋目憤氣

扣刀入衛扶堅趨去招將追之冑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乃誣招與越

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冑不可勝計

周宣王數欲同殿殺堅堅都
督李國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

已而堅又殺陳王純及代王達陳王遠
字訓通京兆涇陽人陳
王純字堪曾突代王達字度斤突陳王遠字爾固突俱太祖子

秋八月梁遣使如周

梁使中書舍人柳莊

字思敬
襄人

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

手曰孤昔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猥蒙顧託當相與共保歲寒耳

時周郢州總管周鳳鳴驍軍兵應相州益州總管王深亦起兵于蜀陳諸岳俱勳梁主與弟深連謀以爲
進可以盡誅周氏退可以密受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至其道堅語且曰歸遲迥發遣已去深雖王說常人

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其當覆滅，諸公必移周鼎，莫若保境，急民，以觀其變，端主勝之已，而誰能以乘奔馳，王僅爲豫容，所敢發，高阿邪，益爲豫將，善并斬之。一州本西魏安州，後周更名，今湖北安州府是。山南，漢沔之地，在終南太華之南，故曰山南。王，懷字敬，萬雄之子，敬字懷，敬之子。

周尉遲迴兵敗自殺。先是周韋孝寬引軍壁于武陟，隋縣，今開河與尉遲

迴隔沁水。

出山西沁州沁源縣羊頭山，流至武陟縣入于河。

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字季詢，密啓丞相

堅云：總管梁士彥等並受迴金，堅憂之。與李德林謀欲遺腹心一人往

監諸軍，使觀情僞。劉昉譯皆辭。堅不悅。司錄高穎請行。堅大喜，卽遣

之。及是，穎至軍，爲橋于沁水。迴子魏安公惇軍沁東，布陳二十餘里。麾

兵少卻，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卻，鳴鼓齊進。軍旣度，穎命焚

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迴卒十三萬，勝于城南。迴弟勳帥衆五萬自青州赴

等軍不利而卻。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字仲樂，忻之子。曰：事急矣，吾當

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

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迴

擲弓于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迴起兵六十八日而敗。孝寬分兵悉平關

東，勳走青州，追獲之，以

其初有誠款，得不之焉。

冬十月甲寅朔日食。後周書北史俱不書朔。

十二月周楊堅自爲相國進爵隨王加九錫。

〔辛〕陳太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二月以後隋高祖文帝稱聖開皇元年是歲周亡隋代凡二國春二月周楊堅稱皇帝。是爲隋文帝本

謝曰周以開齊不從齊禮乃去走庚季才勸隋王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李穆盧

賁亦勸之于是周主遜居別宮隋王卽皇帝位。後周自恭帝至靜帝亡時周

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隋皆有之。初隋主與周殺下大夫榮建緒有異許

西齊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公此言亦僕所聞及卽位來朝隋主謂曰卿亦海否曰臣位非徐廣情

頓首建緒主曰朕雖不曉書卿亦知編此言不誦要勢之女聞隋受命自投堂下進爵太息曰慎我不爲男

子叔男兵之患及登陽公主捷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通唐公李淵載下大夫

隋改官名。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于是置三師

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大尉司寇及尙書。設今左右僕射門下。設納言給內史。設祕書。設內

侍。皆官五省御史。主彈劾都水。主作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大常光祿衛尉宗正太

國子左右衛等十二府。皆軍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

勳官。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皆有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特進左右光祿金

將軍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爲納言。已而改度支尚書爲度支

既知預政
之漸不可
開則所爲
方盤而進
及使官非
伺政獨非
杜難之長
乎至于德
納讒言廢
孤立安得
辭其過邪

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右僕射判民刑
工三部御史中丞判鴻臚寺及鄠水瀛

隋修廟社 尊考爲武元皇帝 廟號太祖 妣呂氏爲元明皇后 社稷並列

于含光門內之右

隋立后獨孤氏 后家世貴盛 而能謙恭 雅好讀書 言事多與隋主意合

甚寵憚之 宮中稱爲二聖

隋主每臨朝 后輒與方設 而講五經 乃此使官 侍問主 故有 隋 失 隨 李 匡 諒 通 朝 同 反 雖 有 司 矣 幣 用 禮 百 官 之 奏 命 于 皇 后

請依古制 后曰 婦人 攝政 或從此 爲滿 不可 謂其 道也 那 有 崔 長 仁 后 之 中 外 兄 弟 也 那 公 嘗 斬 隋 主 以 后 故 欲 免 之 后 曰 國 家 之 事 焉 可 顧 君 兵 仁 竟 魚 死 府 主 亦 恐 焉 此 之 矣 不 且 德 任 但 借 外 戚 后 兄 弟 不 過 將

軍制

隋立世子勇 爲太子 諸子皆爲王

廣 一 名 英 第 二 子 即 煬 帝 爲晉王 俊 第 三 子 爲

秦王 秀

第 四 子 爲越王 諒 第 五 子 爲漢王

隋廢周主闡爲介公 改封周太后楊氏爲樂平公主 初劉鄭矯詔以隋

主輔政 楊后雖不豫謀 然以嗣主幼冲 恐權在他族 聞之甚喜 後知其

父有異圖 意頗不平 形于言色 及禪位 愈憤惋 隋主愧之 改封樂平公

主 欲奪其志 公主誓不許 乃止

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

虞 慶 則 京 兆 龍 陽 人 勸隋主盡滅宇文氏 高穎 楊惠 主 附

族 子 後 更 名 輔 亦依違從之 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 隋主作色曰 君書生不足與

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隋徵蘇威字無忌為太子少保威少有令名周宇文護盪以女妻之威見

護專權恐禍及己屏居山寺以誦讀為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

軍辭疾不拜隋主為丞相高頴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

受禪遁歸田里頴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豫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

太子少保追封綽為邳公以威襲爵尋兼納言度支尚書初蘇威在四輔以國用不足為征稅

法頴重賦而頴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論曲禮之誠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始

賦也吾從朝使爾主從之誠警言于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慎謹學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須多為行

夏四月隋放散樂禁雜戲

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闡諱日周

秋九月隋鑄五銖錢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齊天保初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後周保定初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並

鑄中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鄆中有赤熟背熟背亦生錢

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

每一千重四觔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不如樣者沒官銷毀自是錢幣

始一民間便之

讀孝經一
卷足以立
身治國威
言是矣然
周威父即
周威乃辭
周威而致
身于慕周
之隋室移
孝作忠之
義安在隋
文比之商
山四倍此
特用以自
文而已

與劉防
贊成隋禪
未幾會不
誅夷留世
旋踵不道
爲不道之
臣戮朝爲
不孝之鬼
二語尤足
令國奸
膽寒心破

隋上柱國鄭譯有學除名。譯以上柱國歸第。先是譯辭監東府主簿流之數官自

以被疏陰呼道士醮章祈福婢告以爲巫蠱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

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于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于朝

冬十月隋初行新律。初周法比于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穎鄭譯及

楊素裴政字繼去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于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

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去梟輶鞭法非謀叛無族罪始制死刑二

法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五至五十又制議臣

請請于減減有可原贖贖以刑官當官當其罪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囚酷

法考原不得過二百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仍不爲

理聽詣闕伸訴自是法制遂定使府主覽刑部典獄改論至萬以律命書教蘇威及牛弘

里仁安定編編人本姓

隨以梁彥光字修之安爲相州刺史房恭懿字敬賢爲海州東魏置今刺史初

彥光爲岐州魏郡今陝西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爲天下

最隨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郡自齊亡安冠士人多歸入關植工商梁戶移

法因目彥光爲善館驛生聞之免彥光官查光請復舊之彥光復舊者若稍思備治而甘言其柔也

豐令房恭懿改爲三輔之最。每朝謁，隨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死，分立四可汗。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

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于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以大

邏便母賤，菴邏實貴，竟立爲嗣。大邏便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

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之子可汗國人共迎立之。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

山。在北菴邏降居獨洛水。亦在北稱第二可汗。沙鉢略以大邏便爲阿波

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

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略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先是周與突厥和親，以王孫

公主嫁其宗，詔置漢日夜諸國，復謂沙鉢略曰：我周之親也，今爾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數乎？乃與高寶常合兵伐隋。隋主瑒甚憂，命突厥則頰并州屯兵以備之。

〔壬寅〕隋開皇十四年春正月，陳主項俎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是

後主叔陵性苛刻狡險，爲揚州刺史，與新安王伯固字華之，世密圖不軌。陳

主不豫，太子與叔陵及長沙王叔堅字子成，陳並入侍疾。陳主殂，太子哀

哭俯伏，叔陵抽剗藥刀斫之。中項悶絕于地，柳后來救，又斫之。叔堅手

搃叔陵奪其刀，叔陵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惟伯固單馬赴之。叔堅白柳后，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奔隨，臺軍邀斬之。伯固亦爲亂兵所殺，太子卽位。註：陳主曰：李宜皇帝，高宗葬觀音殿。

隋以晉王廣爲河北行臺尙書令，蜀王秀

先封越王，以爲越州，後封爲越王。

爲西南行臺尙書

令，秦王俊爲河南行臺尙書令。

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三子分洩

方面，盛選僚佐，以王韶

字子相，太原晉陽人。

李雄

字毗盧，西高邑人。

李徹

字康遠，明總晉王府軍。

事，元巖爲益州長史，韶、雄、巖俱有骨鯁名，徹前朝舊將，故用之。

魏家世以學業自通。

陳書：韶，其兄子，任職之，雖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然雖不敏，願襲前志，但不守卒旬耳，非是隋主謂韶曰：吾兒更事未多，爾才誠文武，吾無北顧之憂矣。

陳遣使請和于隋。

先是隋僕射高穎督諸軍侵陳，及是陳高宗殂，嗣主

新立，遣使請和于隋，高穎奏禮不伐喪，隨乃詔穎班師。

夏六月，隋作新都于龍首山。

注見前。

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

遷都，隋主夜與威及高穎共議，明旦庚季才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

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

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隋主愕然謂穎威曰：是何神也？乃詔穎等創新都于龍首山。

〔癸卯〕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隋開皇三年春二月己巳朔日食。

陳以毛喜爲永嘉內史。陳主之卽位也，病創不能執事。政黃決于長沙王叔英已而

創愈，置酒自慶，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旣醉而命毛喜。召與喜事也時山陵初

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陳主已醉，乃升階陽爲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

中。陳主醒謂江總曰：喜實無疾，但欲非我所爲耳。欲殺之不果，以爲永

嘉內史。

三月，隋遷于新都。隋新都成，命曰大興城，徙都之。今西安府隋大興城也。唐曰京城。唐書地理志京城前直于午

谷或枕龍首山左臨灃岸右抵灃水

隋減調役，弛酒鹽禁。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歲爲二十日，調絹爲

二丈，周末權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

隋詔求遺書。祕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卒多散逸。周氏聚書

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爲國之本，莫此爲

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資縑一匹。

李陵名將也張本李以應敵尙且成禽乃謂轉戰三晝夜以當四十萬控弦之衆手皆骨見而逐虜實理之所必無此蓋長掩敗飾功妄言之而輕信之作史者遽據爲奇談耳觀於李充突厥狂于驟勝云可立其矛盾

夏四月隋遣元帥衛王爽

字師仁

伐突厥大破之

突厥數爲隋寇

先品高寶實引

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羅提拔之士四十萬入其城軍入朔州賊行軍總管趙雲與之遇且戰且行轉戰三晝夜凡十四戰五兵成集士卒以雲之手足骨骨見賊氣萬計遂乃解去己而突厥又欲試賊等

七載 治美長 謂宇文 仁代人至是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爲國

安危朕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

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

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于是

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

臨河或北人說 齊宰相世系表

作充等出朔州道與沙鉢略可汗遇于白道

第三省注朔州長 城北有白道道

充言于爽曰

突厥狂于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惟

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略棄所

服金甲而遁其軍無食粉骨爲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幽州總管陰壽

字通三 武成人出盧龍塞

詳見

擊高寶甯突厥不能救寶甯爲其下所殺和龍悉

平

秋八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隋罷郡爲州

兵部尙書楊尙希

詳見

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

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吏既衆資費日繁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宜存要去閒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以爲請隋主從之罷郡爲州

隋沿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隋主以長安倉廩尙虛詔西自蒲陝蒲州注

州後周置今陝州後周置今陝州東至衛汴衛州後周置今衛州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于

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西魏置今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

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隋杞州隋書卷之四十四刺史和千子免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

御史柳彧字幼文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而定天下及

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千子爲杞州刺史千子前任趙州

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千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

涖衆非其所解若令刺舉所損殊大隋主善之千子竟免或見隋主勅于聽

頌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英君德盛於勞勞子業賢逸乎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懈發覺乃至營建細小之

事出給經義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所忘食夜分未寤動以文符空勞郡縣顧察臣實少誠慎謹

國大事非臣下所能欺詔者與請詳決自餘職務貴成所司兩主嘉之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

〔甲〕隋正統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人主一日
二日萬幾
政要所關
安同巨細
惟不急之
務職有司

存耳倘高
語而陰啓
名而陰啓
國政將奚
賴焉柳武
之宮所謂
知其不一
知其二者

隋頒甲子元歷 前華州刺史張賓儀同三司劉暉所造詔頒行之

二月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 初周遣長孫晟字季英送千金公主于突

厥突厥留之竟歲晟因悉知其山川形勢部衆彊弱及還上書隋主請

密運籌策以離諸部晟以爲哈跋之子攝而位下外名相國內陰已彰漢之弟處股後

一臣攻無備而合朝並使玷厥欲合河波又引處羅遣突厥使攝而位下外名相國內陰已彰漢之弟處股後

則隋主省書大悅皆納用焉道太僕元壽遣頭賜以銀頭使至引帶沙鉢略使上

丹注見前 由是諸部果相猜貳晟復縱行反間達頭阿波與沙鉢略遂連

兵不已阿波與沙鉢略不相親善時爲攝將道使謂曰攝國阿波兵勢不計今攝國日勝

波給之道使攝兵入朝沙鉢略聞之遂襲破北牙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

是達頭請降于隋 至

夏六月隋作廣通渠即漢漕渠故道隋復開之今渠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

詔宇文愷字安樂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漕

運通利關內賴之

秋九月隋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隋主不喜辭華故有是詔治書侍御史李

三編傳命文詞遂成風俗江之齊梁其弊則其說一類之奇爭一字之巧遂爲累厭不出月露之彩使案登

用也今朝廷雖有去詔而州縣仍感弊風朝仁孝之行者不加收尚工經海之勞者卒送天朝將加保察
盜推助又晉士大夫將伐于邇無復康恥乞明加舉勳以懲風勸善以其與漢示四方 李周守士慎願

人第三題請曹魏
太龍高祖魏魏

隋與突厥和親 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爲隋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

改姓楊氏爲隋主女隋更封以爲大義公主

沙鉢略遣使致書自稱從天生女突厥
天下寶蓋天子沙鉢略可汗爲主從

曰大隋天子始嘗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帝知大有善意既爲沙鉢略
帝發今日親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書女使書沙鉢略也 于是遣僕射虞慶則

往使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坐見慶則稱疾不能起長孫晟曰

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但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

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于首既而大慙與羣下聚哭慶則要以稱

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

爲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馬千匹以從妹妻之

冬十一月隋遣使如陳

隋主遣薛道衡

字元明汾陰人
陳之孫

等如陳戒之曰當識

朕意勿以言辭相折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

臺址在今江寧
府故縣城中

陳主起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

間皆以沈檀爲之金玉珠翠爲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

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花卉陳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

此倉義倉
在官之有
官之義在
在官之有
官之義在
官之義在
官之義在
官之義在
官之義在

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

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尙書孔範字法登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

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

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

夕達旦以此爲常張貴妃名麗本吳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姿媚入主顏色殊佳意于政事百

官罷朝貨賂公行人臣有不從者而得之于皇大臣皆從氣詭計孔範與孔貴增皆爲兒姪陳主惡其過

失每有嘉事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山是難遇德運衰亂計從範臣有諍者範以舉斥之中官舍人施文

舉爲太子東宮大被親幸屬所善汝客唯學承明徐哲雙懸景等有其能陳主皆強用之貴貴苛碎承

舉無厭國市之稅歲入數十倍士民怨陳主大悅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自陳主曰姑將起自行

任匹夫數耳自是將帥繼有過失即害其兵分配文武由是文武解體以正疆域

隋頒五禮 禮部尙書牛弘所修也

夏五月隋初置義倉 工部溫造作史安詳書食貨志作工部尙書長孫平字道均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社有社

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梁主歸殂太子琮字正立 歸孝慈儉約境內安之此等切處會

秋八月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子入朝于隋 突厥阿波可汗裒張詰胡皆

在官不為
得吏能
在民不為
保耗食
虛于民食
有裨耳故
無拾治人

附號西突厥沙鉢略既與阿波有隙又為達頭所困復畏契丹遣使告
急于隋請將部落度漠南隋主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服賜之車
服鼓吹沙鉢略因擊西突厥破之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屈膝稽
顙求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綽

字立學北地靈州人

綽先事陳主于東宮負才使氣

人多怨之及是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綽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綽下獄綽

于獄中上書

略曰夫君人者事上帝下民者事君道統未明承反日奸忘食是以澤被區宇廣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識知虧小人在削宜覽時感思宜如仇讐

觀生民如草芥使宮中諸卿半馬餘政樂自注流離無歸野蠻胡公行所職慎神怒

書奏陳

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

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

吳興守陳主好學能文以無謂朝大市令

年謝于聖宮悉于酒色嗣七期而不出拜三節而嗔軒老臣宿時食之草莽酒使陳主升之朝延今

隋築長城

隋主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

今靈夏府靈州朔方縣

築長城東

距河西至綏州

西魏靈州今陝西綏德州是

綿歷七百里明年又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

東緣邊築數十城以遏胡寇

大隋始大
率外兼遠履且言渾其之在年僅隋始大
類域前爾其未語與時事位安四丙立同
此史聞者親通國谷由年有七歲陳年梁

〔西〕

隋玉麟四年開皇六年
隋後主察度運元年

春正月党項羌

西羌別種羌國在
西戎析支之地

請降于隋

秋閏八月隋殺其上柱國梁士彥字文忻劉昉初士彥討尉遲迥破之

代爲相州刺史忻與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皆忌之以譴去

官昉亦被疏遠俱懷怨望忻欲使士彥于蒲州起兵己爲內應士彥之

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隋主隱其事以士彥爲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

彥忻然謂昉等曰天也隋主因其朝謁執而詰之遂皆伏誅

家貨物
以爲戒

隋主
命百官
射三

冬十月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納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

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于隋邊吏請以

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被殺復立其少子鬼王訶訶復懼誅謀帥

部降隋遣使請兵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

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

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卽稱朕心鬼王旣

欲歸朕朕惟教鬼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鬼王訶乃

止

〔丁未〕 陳祿明元年開皇七年 春二月隋開揚州山陽濱 注見前

突厥沙鉢略可汗死弟莫何可汗處羅侯立 沙鉢略死遺令立其弟葉

護 突厥名 處羅侯處羅侯與沙鉢略之子雍虞閭相讓者五六遂立是為

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

阿波之衆以為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禽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

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

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高穎亦言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年明

莫何死兄子額伽施多那部藍可汗立

夏五月乙巳朔日食

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為莒公 後梁自中宗睿至廢亡凡三主合三十三年 隋徵梁主入朝

梁主發江陵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 字摩訓許州陵人新蔡縣人 將兵戍之梁主叔父巖

字巖 弟瓚 字欽文世宗子 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于陳九月陳荊州刺史陳慧

紀 字元方 引兵至江陵巖等驅文武男女一萬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

國遣高穎安集遺民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冬十一月陳臨平湖 注見前 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

開陳主惡之乃自賣于佛寺爲奴以厭之

初陳高宗瑒遣主遣使赴粵請姓名領首陳主答之益疑陳主不悅已而問取陳

之放于高類對曰江北田收幾晚江南水田早熟益彼收獲之際敵士馬聲言捷報彼必屯兵守粵發其
農時彼既聚兵我無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益懼之頃我乃濟師江南土語舍多茅
竹路邊皆非地實當密遣人因風縱火誘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才力俱盡矣南主用其徒陳人始困
及陳受晉盟等降南主益驚謂高類曰我爲民父母豈可觀一衣帶水不拯之于乎命大作帳館人請密之爾
主曰吾許願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
榜于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

〔中〕

陳明八年

春三月隋下詔伐陳

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谿壑

之慾劫奪閭閻驅迫內外窮奢極侈俾書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辜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二十惡寫詔三十萬紙徧諭江外

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尙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 隋置淮

南行省于壽春以晉王廣爲尙書令遂有事于太廟命廣及秦王俊清

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

後周郡隋改縣今屬江甯府

俊出襄陽素出永安

廬州總管韓擒虎

字子威東吳人始之子

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

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高類

爲元帥長史王韶爲司馬軍事皆取決焉

陳周郡中縣通海曰江東可克乎王韶曰克之勢吳晉江東分王三百餘年復與中國

合今此戰將用一也。主上善儉勤勞，取實荒淫，雖修二也。圖之安貧，在務守任，彼以江流爲相，惟事時。酒爾靡訓，任變救爲大將，若一天之用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益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

東王治海分之間，分無而力割，強之則守此而失彼，因也。靡卷之勢，奉在不疑。

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爲上流節度。陳以

周羅暉督諸軍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

在今宜昌府東，南臨北。

銜枚

夜發，擊破陳將軍賊昕，悉俘其衆。遂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

陳之鎮戍相繼以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陳江中無一鬪船，上

流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護軍將軍樊毅言于僕射袁憲

字德章，若正之子。

曰：京

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併出金翅。

舟名。

二百緣江上下，以爲

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爲然。文慶客卿白陳主曰：此是常事，

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隨主臨江，間謀驟至，憲等

奏請再三。文慶曰：元會將偪，南郊復邇。今若出兵，事便廢闕。由是議久

不決。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

何爲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陳主以

爲然，故不爲深備。奏枝縱酒賦詩不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七

隋起文帝開皇元年辛丑至恭帝開皇末
二年己卯凡四帝三世共三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 姓楊氏名堅小名加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世孫元壽

司馬國父忠元壽之仕魏及周以功封隨國公事具母呂氏生帝于馮翊般若寺有

別前彭白世管每嘗抱帝忽見額上出角臨觀起大周天和中襲爵隨公及靜帝立

以太后父秉政自進爲王遂移周祚滅梁并陳而一天下

〔己〕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自高

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采石

戍主馳啓告變乃內外戒嚴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施文慶

爲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入白下即白石堤已而賀若弼拔京口以救書

分道宣諭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于是弼自北道擒虎

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即壽山晉王廣使總管杜

彥字與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尙

餘十萬人陳主惟書夜嘯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蕭摩訶以弼懸

隋文以不
試得國失
再傳而比
之適足比
諸非呂能
除非順時
應運麟角
者也時
奇徵殆鍾
伐獲故智
史家據以
傳信隋矣

主三十五
合三十三

軍深入壘塹未堅請出兵掩襲不許任忠自吳興入援言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勿與交戰請給精兵一萬徑掩六合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陳主又不能從明日欬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奏曰請作一決當爲官

勒石燕然陳主從之使魯廣達陳子白土岡

在上元縣東即陳山前

任忠樊毅孔範

蕭摩訶諸軍以次而北互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

馳下勒陳以待蕭摩訶初無戰意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弼更

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

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令出募入更戰

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至石子岡

在江都縣南亦曰長陵

忠遂迎降引擒虎軍趣宮

城自南掖門入陳文武百司皆散走惟僕射袁憲在殿中陳主遑遽將

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

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于井

一名淵陽井在景陽殿內既而軍人窺井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

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

沈后思盡如齊太子深年十五開陽而也會人孔伯熹侍側軍士叩關而入深安無勞之軍士咸欲獻壽

護衆人
國士之言
已爲後世
易節視顏
者所藉口
善心既傷
宗國淪亡
受爵何爲
者

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

在上元

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

甲而臺再拜慟哭遂就擒

入隋後未幾得與不豫而卒

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得叔

寶恥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己不果越

二日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沈客卿及陽惠郎徐哲暨慧景五人皆

爲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高頴與記室裴矩

字弘大

收圖籍封府庫資財

一無所取聞者賢之廣以賀若弼違令先期收以屬吏帝驛召之且詔

廣曰平定江表弼與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別詔褒賞

廣之子建崇也高頴先入廣使人馳告之命留

張麗華曰昔太公望所以領已此豈可謂也斬之廣頴之變色曰晉人云無嫌不難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頴

以許善心

字善老高陽北朝城人

爲散騎常侍

先是陳使許善心入聘帝留之遂伐

陳至是帝使以陳亡告善心善心衰服號哭于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

三日敕書唁焉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易服垂泣再拜受

詔又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惟獲此

人既能懷其舊君卽我之誠臣也

陳水軍都督周羅喉降

初羅喉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相持逾月陳南

康內史呂忠肅據巫峽黎巖緩鐵鎖橫截上流以遏隋船竭其私財以

之開法本與
封建井田
相代表世
殊代異古
法不可大
尚規仿者
況欲規仿
其末事乎
與州郡中
正一轉其
爲弊壞非
親割斷不
平而己仕
官遇避本
籍亦勞不
得不然初
非古今人
不相及也

充軍用。楊素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既而

隋師屢捷，忠肅棄柵而遁。復據荆門之延洲，素大破之。于是巴陵以東

無復城守者。及建康平，諸城皆解甲。羅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

然後詣俊降。上江皆平。王世積開縣人在蘄口蘄水入江之口在蘄州西移書告諭江州

豫章諸郡皆降。是月將軍宇文述拔吳州城，刺史蕭震、東揚州刺史蕭

二月置鄉正里長。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

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治民，爲害最甚。

上竟用威議，乃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里長之名始此。

陳湘州刺史陳叔慎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起兵長沙，敗死。楊素之下荆門也，遣別

將龐暉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

置酒會僚吏，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于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

遂興侯正理諱宗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

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

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于龐暉，暉入

叔慎伏甲執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

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涌、武州

漢南陽郡，後魏改期州，今湖南常德府是。

刺史鄔居業

鄔氏，晉鄔大夫之後，以邑爲氏。

皆舉兵助之。隋刺史薛胄

字祖元，汾陰人。

將兵適至，擊之。叔慎遣陳正理、樊通拒

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陳馮魂以嶺南降，陳地悉平。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

洗氏爲主，詔遣柱國韋洗

字世機，靈之子。

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璿據南康

拒之。洗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

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洗。洗擊斬徐璿，嶺南

皆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册洗氏爲宋康郡

宋置，故城在今廣東肇慶府江縣。

夫人。衡州司馬

任瓌字道忠，之弟子。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所

部來降。瓌棄官去。于是陳國皆平。

得州三十郡，一百餘縣，四百餘里，遠近城邑宮室，更以石頭城置府州。

夏四月，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帝坐

廣陽門觀，引陳叔寶于前，使納言宣詔勞之。內史令宣詔，責以羣臣不

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

帝給叔寶器，叔寶願得一官。帝曰：「叔寶全無心肝，敢而以陳氏子弟多恐其在京，或爲非，乃分置遠州。」給田幾畝，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進楊素爵爲越公。

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

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

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于是進

擒虎上柱國有司勳擒虎士卒淫于陳寔金此不加封邑高頴爵齊公從容命頴與弼論平陳事頴

曰弼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弼論其所處從上之謂之御批

投陳孔範等于邊裔先是晉王廣戮陳五佞廣文未知孔範王瑳王儀

俱俱人沈攸之武康之罪故免至是始暴其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

以陳江總袁憲等爲開府儀同三司以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爲開府

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帝謂袁臣曰平陳之初我操不能任聖叔受人榮誅兼當重寄不能

權院衛國乃云無所用力與江演納肝何其速也見加羅城之許以富貴羅網泣對曰臣竊陳兵等遇

奉朝論亡無節可祀得免于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可陳數語常侍京鼎躬于周遇帝而吳之謂曰

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問天老夫當委質于公矣及歸重資田宅或問其故應曰江東王氣盡于此

矣正是召爲上儀同三司任聖叔志小字聖演納肝衛體公爲快所殺盡食其肉而舍其肝似說便測自

出其肝而納公之肝也章龍字超傳載之孫

詔除毀兵仗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

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

秋七月羣臣請封禪不許

八月以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

初名暹命襲子後改封魏王

爲司空

今使南書及通鑑雄貴

寵特盛與高類盧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屬帝陰忌

之以爲司空實奪之權雄乃杜門不通賓客

冬十二月詔定雅樂 帝踐阼之初杜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

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

旋相爲宮

一皆以宮聲爲首

各用七聲

宮商角徵羽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

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爲十二均

七音之外又有五均共成十二律

八十四調

每律七音

共成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

鍾磬例皆有八七音用七更立其一故以爲應聲

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

一千二百黍爲黃鐘之律

時人以音

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說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

恥不逮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妥又

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

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上

悅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

爲五夏

謂夏商周漢

二舞

文舞武舞

登歌

升歌堂上

房內等十四調賓祭

十二律旋相爲宮乃旋
鍾呂自然則
之理未嘗有
專用一宮
可以備大
成者何妥
本不精樂
律經思過
抑巧合以
旨其短然
隋飾其躬爲

性逆亟亟
正雅樂不
亦証世且
自懸乎

轉移得俗
不實政是
圖而盈樹
屬廊與病
民難處刺
史尙可爲
乎其去惠
不知政者
壤幾何焉
備無識與
爲盛事與
何異扣槃

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
梁陳舊樂請加修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
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字和清吳興武康人及虞世基字茂世參定。

以辛公義

道州人

爲岷州

刺史

岷俗畏疫

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

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

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

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

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

後公義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錄盜賊問十餘日

處事終不遺問或謂曰公事有程何自若公義曰刺史無他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耶安難于

〔庚〕十年春二月以李德林爲湖州刺史德林恃才好勝同列疾之由

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數與蘇威異議高穎常助威上多從威議

初帝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高阿那拔店店人訴水高兵強奪兵田所爲威出矣德林詎謂自入上由

虞慶則等奉使關東還奏鄉正專理詞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帝令廢

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爲不可然始置卽停朝成暮毀非帝王設法之

義自今羣臣于律令輒欲改張願陛下卽以軍法從事不然紛紜不已

帝怒大詬曰爾欲以我爲王莽耶面數其罪出爲湖州刺史

巴郡涪林楊州

隋以河內郡置今河南懷慶府是

殺楚州

隋以山陽郡爲楚州今江南淮安府是

參軍李君才于殿內

帝性猜忌不說學既任智

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鹹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殿廷捶人痛楚不甚卽命斬之高頴柳彧等諫不納頴等乃盡詣朝堂請罪帝不釋乃令殿內去杖後李君才言帝寵高頴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因復置杖未幾怒甚又于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夏五月詔軍人悉屬州縣

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

元魏之末兵制有六坊北齊六府

南征北伐居處無定今可悉屬州縣其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仍罷緣邊新置軍府

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不役其身取其贖正法至六十并除其庸

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平之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

疏緩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

殷新定之民當以鎮

靜爲要法
取之誦是
不能化俗
適足滋擾
當時文弊
之爲害若
此

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于是越州

浙江紹興府

高智慧蘇州

蘇州府

吳郡今蘇州府

沈元愴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

執縣令殺之曰更遣使僞誦五教邪詔遣楊素討之

素討江東諸將殺之

往高麗所擒道兵三十人防之素帥舟師自揚子津

今曰揚子江

廣江郡

入擊賊元愴敗走追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

艦被江子總管

隋將也

來護兒

兵後云邑護兒字崇善江郡人

以舸數百直登

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燄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走

保固越

素遣總管萬守帥索二千兩發海攻保固越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年

京兆杜陵人

素追智慧泛海奄至泉州

唐齊州府

賊衆皆散素分

兵追捕賊黨執送智慧斬之江南遂定

番禺

南越郡今廣州府

夷反遣給事郎

人

裴矩討平之以馮盎爲高州

刺史洗氏爲譙國夫人

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

州覃洸中流矢死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軍事又詔裴矩巡撫嶺南

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擊斬仲宣別將進至南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

盜會三藏等合擊仲宣仲宣衆潰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毅騎

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爲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定上以矩爲民部侍郎拜益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册洗氏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

先是夫人遣其孫馮敏特兵攻廣州留不讓夫人大怒遣使執馮敏州刺史及馮平留敏等即并制史

〔文〕十一年春二月以劉曠爲莒州後周置治東莞今沂州府沂水縣是今莒州金大定中置刺史平鄉

今國順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

羅高頌薦之故有是命

辛巳晦日食

秋八月殺滕王瓚字振生帝母弟初帝微時與瓚不協帝爲周相瓚恐爲家禍陰

欲圖帝其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亦與獨孤后不平帝命出之瓚不

可至是從幸栗園在及安南遇鳩暴死

〔壬〕十二年秋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尙書盧愷字長仁除名何妥與蘇

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與妥議樂復不同議者以威故同夔者什

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謂夔生所屈邪遂奏威

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等共爲朋黨帝大怒威免官爵以開府就

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得罪者百餘人

白周以來遺無清濁及愷攝事部與薛道衡等類則士流咸涉朋黨之詞以王楊兩求賤上曰

蘇威德行者但爲人所誤耳命復道衡既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事不聽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類如此又爲餘條備欲使有無相踰民部侍郎耶那茂以爲類迂不急於與罷之茂嘗爲靈州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至與請加罰利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與又非得耶那益其說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論之以冀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耶那字蔚之恆山新市人

壬申晦日食

八月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踏駁罪同論異

故有是命

冬十二月以楊素爲僕射與高穎等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楊素性疏辨高下在心惟頗推高穎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以下蔑如也其才藝風調優于穎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則不如穎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爲宰相及素爲僕射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穎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毀之何也弼曰穎是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

古制不能
復於後世
亦其勢使
然也舒限
節之說且
難見諸施
行況際季
屬測敏之
後乎因地
以均田裕
少人衆思
衣食貧者
未明而富
者先困適
足以病民
耳且古者
入口授田
百畝而積
民每丁所
得稅五之
一饋粥不
贈與何足
之家給人
足

詔免河北河東功

兵受田計畝爲功以其調

減田租

有司言府藏皆滿無

所容積于廊廡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上乃詔曰帝積于人無藏府

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遣使均田

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

河東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

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五〕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

宮址在秦郡雍縣

詔楊素營仁壽宮于岐州

之北素奏宇文愷封德彝

名倫以字行

爲土木監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宮

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推填阡谷覆以土石因而

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

十五年三月宮成帝幸之見刑政壯麗大怒曰楊素欲害我天下人

對石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給當節此也宜

禁藏讖緯

秋七月戊辰晦日食

詔議明堂制度 帝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木樣

帝命有司度地立之諸儒議久不決乃罷

突厥突利可汗請婚許之 帝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

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爲詩敘陳亡以自寄

有 余本皇家女飄流入胡廷一
明謂成敗宜地宜權權之句

帝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溺惑都藍可汗

是 突厥英何可汗死兄子繼
繼而立是爲都藍可汗

頗爲邊患帝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私事

廢之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

可汗 之子染干號

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帝使矩謂之曰能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

利遂諧公主于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

晟曰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

可汗 有隙故欲依倚國家雖與爲

婚終當叛去今若尙主承藉寵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疆而更反後

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

徙兵少力弱易以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爲邊扞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

干許尙公主

唐所

十七年七月突利來過女少翁之太常教習六帝製以宗女安義公主今欲難聞耶
焉改特厚其禮令長孫晟說之使帥東南徙用度斤舊疆度斤即都斤山是江蘇

〔甲〕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 協律郎祖孝孫

江陽

從陳陽山

漢郡今廣
州連州是 太

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牛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

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

教荒無奇
策惟本周
官散利薄
征之實
力措施
不致徒
濟致耳
文乃使
中就食
陽與梁
移民河
無負至
助乘與
是乘與
人好行

以配七音而旋相爲宮之法由是著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帝猶

記何妥之言不聽于是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

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民間所造繁聲先禁工馬寶常妙曲

聖體洪不及時人所好竟難不行及是聖體病實常開之說熱池曰淫
厲而冥天下不久盡矣實常竟殞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爲

六月始給公卿以下職田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卿錢收息取

給工部尙書蘇孝慈後風以爲官司出舉興生謂此後舉實煩擾百姓敗

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于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

生與民爭利

關中旱饑秋八月帝如洛陽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

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食殆將一期八月帥民就食于洛

陽敕斥候不得驅迫男女參廁于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

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

冬閏十月詔高仁英齊武成帝第六子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詔以齊

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

款實當待宴賦詩曰日月光天維山河壯帝居太平無口稱願上東封步及出帝目之曰此取傳不由酒以
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弼弼欲濟不之賞弼雖至口見啓在牀下

未開封
可笑也

劉氏女曰：臣三歲而不長，字文氏，非以重誠其族于前日，言外之意深矣。

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賁坐民饑閉糶，除名。皇太子為言賁有佐命功，不可棄。帝曰：「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此輩行詐，願命于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昉譯為謀，賁為反覆。自為難信，非我棄之，眾人見此，謂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死于家。

〔乙〕十五年春正月，帝東巡，祀天于泰山。以歲旱，謝愆咎也。禮如南郊。

三月
還宮

夏六月，鑿底柱。注見前。

焚相州所貢綾文布于朝堂。

秋七月，納言蘇威免。威以十四年七月為納言。尋復其位。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

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冬十月，以韋世康世康之兄為荊州總管。世康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

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揚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爲之。

〔四〕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秋八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五〕十七年春二月，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甯蠻。南甯，本漢寧州，後改甯州。漢書：寧州，後漢書：寧州，後漢書：寧州。

梁元帝三書曰：南甯蠻，梁元帝也。今依其說改。平之。初，梁睿平王謙，夷獠皆附。惟南甯州酋帥爨震

爨震，東甯曰鳥，西甯曰白蠻。不服。睿上疏乞因平蜀之衆，略定之。帝未之許。至是，乃以

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在今姚安府姚州南。漢書地理志：蜻蛉，即今姚安府姚州南。漢書地理志：蜻蛉，即今姚安府姚州南。

過諸葛亮紀功碑。碑在姚安府姚州南。漢書地理志：蜻蛉，即今姚安府姚州南。度西洱河。即瀾滄水。注見前。入渠濫川。

在大理府境。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

降。獻明珠徑寸，于是勒石頌隋德。萬歲請將其酋長爨翫入朝，翫賂萬

歲萬歲舍之。已而爨翫復萌王秀與萬歲受賂，殺生造惡，萬歲于是除名。

桂州梁書：平蠻四。桂林府。亂，遣軍討平之。以令狐熙字長之，子長之。爲總管。桂州隸帥李光

任作亂，遣周法尚討斬之。上以夷越數反，以令狐熙爲桂州總管，許以

盛一錢一瓜皆抵死而行旅之戒心如故是峻法固不足見其奸徒耳趙縉刑時未聞彼言匡弼而於來死晚爭

便宜從事承制補授熙平部大弘恩信其浮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脇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于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更多寄治于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焉

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

克舉故有是詔于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爲幹能守法爲懦弱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卽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懷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乃爲停之

六月廿日生長此時必有雷震或則天而行有不可道殺之象固來職官幹盡免徒囚惟職無實帝怒知斬之時又因帝帝捕安入風結就矣他小入再捕日說有死罪三不能別取掌回使國天刑一也因不

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意本妄實本入三也帝意輕會重區行在共命臨解酒及二命孟曠因免死罪

天子世時在江南作亂摩回當從樂結固神上命結退結日臣外議未決不致退帝乃釋之刑都待郎辛曾

常衣結理帝以爲謀殺之結日法不當臣不敢奉詔帝以其引結斬之厚曰帝殺臣不可殺實至朝常服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情可命乃釋之帝以結誠直前後實爲萬計與大理相蘇

夏四月頒新歷 初張賓歷既行劉孝孫字元信及劉焯字士元信並言其失

賈俱名平學治皆原請而結守注俱爲結願 結字元方河東人嘗出官名蘇者等監丁有之

執其意不
過市恩沽
實非異能
賈欽恤而
成明允者

竇方有寵，劉暉附之，斥罷孝孫等。後竇卒，孝孫復上其事，詔直太史累
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輿櫬詣闕，下伏哭，執法拘而奏之。帝以問何
妥，妥言其善，使與張胄元諱人校竇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
素等奏，太史奏日食二十有五，皆無驗，而胄元所刻妙中，孝孫驗亦過
半，于是上引孝孫、胄元等親勞之。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歷，帝不擇
又罷之。孝孫已而楊素、牛弘等復薦胄元，歷術，帝令素與術數人立議
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與胄元辨析之。暉一無所答，胄元
通者五十四，拜太史令，令參定新術。至是，歷成，頒之。暉等除名。

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

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爲并州總管，奢侈好內，

其妃進毒。

魏妃氏，弘農女，性妬，與
俊好，內子瓜中進毒。

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

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尙誅

管蔡，況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卒不許。

久之，俊疾不能起，詔使李表問計，帝謂其使者
曰：「我戮力創業，作觀靈寢，汝爲吾子，而欲敗之。」

不知何以貴汝，汝惟恃疾，益冀逢幸，帝吳之數聲而已。俊子浩，崔旭所
生，庶子曰邁，馮保，皆與二子得晉有間，不合承嗣，帝從之，國遂廢。

冬十二月，殺魯公虞慶則。

先是，桂州人李世賢反，帝遣虞慶則討之。

時

將擊人，請行帝，慶則曰：「位居宰相，請乃上
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恐懼，請行。

慶則以婦弟趙什住爲長史，什住通于

慶則愛妾恐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行帝聞之禮賜甚薄及慶則平桂州還至臨桂嶺在潭州今湖南長沙府是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得其人攻不可拔

什住入奏事因告慶則謀反按驗坐死拜什住爲柱國時宜孫公王世儉爲涼州總管其時情是前事

謂有明史補之亡抵世儈不納等語因上疑告世儈等今蓋人相其面有惡言世儈坐死及李壽爲上大將軍

吐谷渾弒其可汗世伏之子先是吐谷渾夸呂可汗死子世伏立遣獻

方物帝以光化公主妻之至是國內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主遣使陳謝且請依俗尙主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午戌〕十八年春二月高麗寇遼西遣漢王諒將兵討之謂友益曰高麗始此先是

高麗王湯卒湯位密之孫開皇初封高麗王及開陳亡大齊治兵候子元嗣帝使拜爲

遼東王至是元帥靺鞨即古靺鞨兵地法見前萬餘人寇遼西營州注見前總管韋沖

魏字世神擊走之帝聞而大怒以漢王諒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高穎爲

諒長史巴而威軍山建渝開羅水潭筑那不羅軍中總發元亦遣使

夏五月禁畜貓鬼蠱毒厭魅野道者獨孤后之弟延州西魏置今陝西延安府是刺史

隋有婢事貓鬼能使之殺人會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貓鬼疾也上意隋所爲令高穎等雜治之具得其實詔隋夫婦皆賜死后爲

之請曰。隋若盡改害民者。妾不敢言。今爲妾身。敢請其命。隋弟整亦詣闕求哀。于是免隋死。詔自今有犯者。投四裔。

〔紀〕十九年春二月。遣楊素等分道伐突厥。都藍可汗未至。都藍擊突利可汗敗之。夏四月。突利來奔。諸軍遂破都藍及達頭部。先是突厥都藍

可汗聞突利可汗尙主。賜賚優厚。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乎。于

是朝貢遂絕。亟掠邊鄙。突利伺知。輒遣奏聞。至是突利奏都藍欲攻大

同城。在今吳興武康縣天德軍城西南唐書地理志云。元後徙屯永濟關故大同城也。詔以漢王諒爲元帥。高穎出朔州

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字貴公。華陰人。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

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突利部落散

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玷厥。晟知

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在今大同府西北。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舉。以問。弟之曰。陰法

近耳。突利大懼。投誠。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

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穎

使柱國趙仲卿。洛陽人。別之子。將兵三千爲前鋒。與突厥都藍戰。大破之。突厥復

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穎大兵至。合擊之。突厥

敗走追奔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于是更爲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

秋八月除左僕射高穎名

獨孤后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迴女孫

沒宮中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穎楊素等追及扣馬苦諫帝告之故穎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解還宮后流涕拜謝穎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穎父客甚親禮之至是聞穎謂已爲一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穎曰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穎曰長幼有序其

可廢乎后知穎不可奪陰欲去之

會帝令選東宮衛士入上殿穎奏曰若選取者恐驚

代公不須仍選舊屬穎子表仁聖太子女故帝以此言防之穎夫人卒后請爲之娶帝告之穎謝曰臣今已
考退朝惟齋居讀佛經而已語塞非所願也帝乃止既而愛妾生男帝聞之喜后不悅曰陛下何復信高穎
邪始陛下欲爲穎妻而穎心存愛妾而欲陛下今其許已見矣帝由是疏穎伐達之夜帝以漢王謀
年少少委軍事于穎穎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選泣于后曰兒幸免爲高穎所害帝聞之懼不平

王世積誅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云于穎得之有司奏穎與世積交通

賀若弼字文弼

字公輔，吳興武康人。

薛胄斛律孝卿

太安人。

柳述

字深之，等明，穎無

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穎遂坐免，以齊公就第。頃之，穎

國令

有制，王公

言。穎子表仁謂穎曰：「司馬仲達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

今遇此，焉知非福？于是帝大怒，囚穎，鞠之。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

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穎，天下其謂我何？于是除名爲民。

穎初爲僕

之曰：故富貴已極，復有一所類其備其備之類由是常恐禍及，幸是數語，雖恨色，先是子黎酒，元特貴

子帝曰：懷柔能試，試感感性，皆可付託，我惟高類耳，帝初簡之，皮類得謂帝深賞之，善甚，懼而準，元等疑

九月，以牛弘爲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

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

名博，以字行，涇陽人。

鑑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

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于斯

爲最。

冬十月，以突厥突利爲啓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處之朔州。突厥歸啓

民者，男女萬餘。帝命長孫晟于朔州築大利城。

在今歸化城，四

以處之。時安義公

主已卒，復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晟奏請徙五原。

注見

以河爲固。于夏

勝之間。

夏州，魏置，故城在今榆林府。勝，今勝州。多斯左，魏後魏。

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

令處其內，使得畜牧，帝從之。又令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啓民防達頭。凡此諸語，皆史高祖等分道經略，來出塞，都監為其下所殺，趙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兵革最請。這始于部下分道招慰，帝從之，年四月步迦犯塞，詔營王廣等擊之，也。萬歲出塞，與步迦遇，遂開轉爲難，候騎報曰：史高祖也，步迦懼而去。萬歲馳追，天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而還。

〔中庚〕二十年春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赦出之。弼復坐事下獄，帝數之。

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冬十月，廢太子勇為庶人。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

之，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帝素節儉，而勇服用侈靡，嘗飾蜀鏡，帝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為先，乃

能奉承宗廟。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

后意，其有它，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長甯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

自矯飾。後趙有子皆不實，后由是數稱其賢，大臣用事者，皆傾心與文帝及后，每道左右至廣所，廣必與焉，其厚禮之，性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屏殿，美庭于側室，備老服者，安以綬，給事左右，屏插，改用律考，故絕樂器之結，不令拂去，隨地帝見之喜。由是帝與后愛廣，特異諸子，廣自揚州入

朝，將還，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恆畜

廣寢稿主 聖矯飾希 寵隋文不 覺隨其術 中而獨孤 之愛廣惡 男則以勇 寵昭訓而 多男廣使 後庭不其 子隱中其

妬嫉險刻
之心遂使
儲位中移
國祚不享
隋之天下
亡於廣而
實亡於獨
孤然隋人
受制始人
調常不振
殆亦自亡
而已耳

盛怒欲加鳩毒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
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
治何故復于汝發如此意我在尙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
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
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
立廣矣廣問計于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
上意者惟楊素耳素所與謀者惟其弟約字基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
約圖之廣大悅多齋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
陽不勝以所齋金寶盡輸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
耳約驚問故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曰公兄弟當論用事有年矣朝廷爲足下家所屬時者可
謂嚴嚴又勝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于秋政主上一旦滅華臣公

耳約驚問故述因道廣意

亦何以取此哉今太子失受于皇后主上素有廢立之心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藉大功臣永並骨體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矣約感之

約遂白素素

聞之大喜後數日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
是也阿廢字小大孝愛眼地伐常欲潛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

遣素金使贊帝廢立帝使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
變帝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芥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

廣又令段達

武威姑

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于是

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脇威告之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

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

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帝不應命姬威

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嘗命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

期促矣帝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于是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

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奏元旻嘗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之

題云勿令人見帝乃執旻十月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

勇及諸子列于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爲庶人勇再拜泣下舞蹈

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遂詔元旻唐令則鄒文騰等誅戮有差移勇于內

史省賞楊素物三千段

初勇嘗宴宮臣唐令則白得預宴歡極擢爲洗馬字嗣起白勇曰令則

不爲殿下之輩郭臣請速治其罪郭曰我欲樂耳君知多事橫逆起出至是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

無敢對者綱曰竊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到白言之乎

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

鳴咽帝慘然其久曰李綱我非爲無理然我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注雖更得正人何益綱對曰臣之所

以不被表任者其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新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具疏案也自古

國家立政綱斷不傾危綱陛下深留聖意始發悔帝不悅罷朝左右

皆爲之股慄會向書右丞統有司請人帝推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殺太平公史萬歲。萬歲伐突厥還，楊素忌之，奏寢其功，會廢太子萬歲。

方與將士在朝堂稱冤，帝問萬歲何在，素曰：「謁東宮矣。」帝以爲然，召之。既見，帝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帝大怒，令左右操刃，殺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天下共冤惜之。

十一月，立晉王廣爲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廣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

許之，以宇文述爲左衛率，郭衍字虛文，太原人爲左監門率，亦豫奪宗之謀也。

帝囚故太子勇于東宮，付廣掌之，勇頻請見上申冤，廣遏之，不得聞。

帝初之寬，陳也。天下皆以爲得太平，監察御史房產，謂曰：「主上無功，何以非取天下？」諸子皆謂：「秦不仁，帝自伐，與天下。」

禁毀佛天尊及神像。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故有是詔。

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帝之弟入朝。智積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

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

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以王伽河間人爲雍州刺史，令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

亦奉公遣
王師燭情
于譽遠爲
唐時縱囚
者濫賜歌
陽修著論
惜未推本
及此

南陵北陸
日道自有
常行而景
卽隨之以
好言禮祥
而賞諛荒
再若此與
何異工役
加課其妄
近不待言

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謂曰：卿輩自犯國刑，以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援卒，前語謂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卻，謂或前或却吾當爲汝受死，遂舍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于是悉召流人，宴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其何遠哉！乃擢伽爲雍令。

〔辛〕仁壽元年春正月改元。

先是太史令袁充

正字德賢

表稱隋興以後

晝日漸長，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于舊三寸七分。謹案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竊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爲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

二月乙卯朔日食。

夏六月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廢太學及州縣學改國子爲太學 詔以學校生徒多而不精惟簡留國

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劉炫字光國河東景城人上表切諫不聽

尋改國子爲太學

冬十一月祀南郊 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

造而獻者不可勝計散騎侍郎王邵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衆歌謠讚禪帝德佛書曲加注尚書益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實鳴鐘磬王邵字君

晉太原晉陽人至是郊祀板文備述以報謝云

以馮盎爲漢陽太守水或州大梁初改魏郡仍爲州今潯州或無是潮成潯州隋改潯州今潯州府封川縣是太守 潮成潯州今爲州屬

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討之帝敕

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卽遣盎發江嶺兵

擊之事平除盎漢陽太守

〔壬〕二年春三月突厥入寇楊素擊破走之 突厥思力俟斤力人突厥斤突厥大臣之稱

等南渡河大掠啓民人畜而去行軍元帥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

六千餘里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寇鈔

秋八月皇后獨孤氏崩 后崩太子對帝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

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取肥肉脯鮓置

唐吉既習
擇地之術
乃誌害子
之言非亂
君父深筆
何所當絕
惡而痛絕
之類曲若
稱述且若
豔其前知
者然可謂
好奇而不
衷於理矣

竹筓中以蠟閉口衣襖裹而納之

冬閏十月詔修定五禮 詔楊素蘇威與牛弘等修之

葬獻皇后 徐昭文考晉獻上編文字考隋高祖紀仁壽二年冬閏十月葬獻皇后于泰陵並加文字蓋文為高祖之驛楊帝即位後始以後從高祖葬稱曰文獻廟後漢之例先列明德皇后是也葬時

高祖現存安得即以其葬加之則 帝令上儀同三司蕭吉 字文休梁長沙王懿之孫 為皇后擇葬

地得吉處云卜年三千卜世二百帝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然竟從吉

言 吉謂告人曰皇太子遺宇文左非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今卜山陵今我早立蓋以富貴相輔吉謂之曰彼四載太子歸天下然太子傳政所必亡矣昔前論云三千者三十也二百者二

其謫之

十二月廢蜀王秀為庶人除治書侍御史柳彧名配懷遠鎮 唐書地理志營州有懷遠鎮營州治

柳彧注 先是詔徵益州總管蜀王秀還京師 秀容貌魁偉有龍氣好武藝在益州頗著

為後世除令楊素奉其罪而罷之帝遣使秀還 及是秀至帝不與語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帝曰頃者秦

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于是付執

法者開府慶整 慶氏齊大夫慶之諱以字為氏 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

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

謂羣臣曰當斬秀于市以謝百姓乃命楊素按獄治之 太子素作與人握手釘

王太子名暹之華山下楊素殺之又云秀安逃罪 乃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秀嘗從

治書侍御史柳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

文博晉人好學能文彧與之秀遺

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以夙憾

彧嘗以小過送彧命彧治之彧治彧奏彧以

奏彧以

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

久之貝州刺史彧遣使上書曰彧以天

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處人得罪已久當無奉心報陛下且君父之怒順天性之德各封小國顯其所功若

能通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按廷制非時實奏當國楊素曰或惡憂我家幸此亦至誠也于是彧入朝太子

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

楊素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

見弟

向書判朝諸子世王法親則也廣善實我

遣忤者誅夷附會者進擢朝廷靡然莫

不畏附大理卿梁毗

字景和安

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今楊素幸遇

謂其幸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謀所進

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爲禍

始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

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

寵弄權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

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帝乃釋之其後帝亦浸疏忌素

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

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爲伊州

隋說今河南府臨縣是

刺史。于是吏部尙書柳述遂益用事。參掌機密。素深惡之。

〔文〕三年秋龍門王通

字仲淹河南東龍門人

獻策不報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

能用。罷歸。通遂教授于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饗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于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囹也。五文反。囹。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囹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考隋書王通無傳其

行事略見于唐書王敬王勃傳。通之弟。勃。通之孫也。通避所稱。多米于杜

說文中子世家。然據中說唐初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按陳叔

說。杜淹。晉通弟子。附書爲徵事。敬所傳何竟不爲通立傳。或曰。王敬書。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按陳叔

熱誠。並誌之以備考。

突厥啓民可汗歸國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

鐵勒別部在額洛河北

等

十餘部皆叛降于啓民步迦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于是盡有步迦之衆

〔子甲〕四年春正月帝如仁壽宮

秋七月太子廣弑帝于大寶殿

在仁壽宮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

侍郎元巖于嶺南

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

門侍郎元巖

考隋書元巖傳巖爲王帝長弟也巖與帝同母又巖一子巖

皆入閣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

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宮

人悞送帝所帝覽而大恚帝所寵宣華陳夫人

陳高女

且出更衣爲太子

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

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

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敕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追

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左庶子張衡

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

陳夫人聞變脫衣色唯燒太子於小金盒遣使者請夫人夫人以爲地無地者

之方同心結也夫人悲而即坐不肯改葬明日發喪即位會楊約自伊州來朝太子遣宮人共備之方拜使者其夜太子殞時

遺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

凶問追封勇爲房陵王不爲置嗣除述嚴名徙之嶺南

今嶺南公主與述嚴絕

贊表請與述嚴絕而卒
大恩公主憂憤而卒

貶許善心爲給事中袁充奏皇帝卽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以爲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宇文述惡善心諷御史劾之左遷降品二等

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殺之諒有寵于高祖爲

并州總管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乃

言于高祖以突厥方強宜修武備于是繕治器械招集私人殆將數萬

諮議參軍王頰反書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

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及高祖崩帝卽位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

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制玉爲符作麟形并璽益三總常用

後惟東四州郡備守用之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晉陽倡言楊素反

將誅之遣諸將分道四出余公出太谷蓋其出海口前臨出并陽署署兵曹裴文

安爲柱國與紇單貴北姓單貴名王昭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羃其

反離風作離部惟胡人著之以離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頗有

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帝以楊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帥衆討諒

素先以五千騎襲蒲州紇單貴敗走王翊以城降素兵攻蒲州紇單貴亦走素追擊之連破其軍不戰而潰素遣使攻代州總管李崇指守月餘帝

遣州刺史楊素臣救之趙與素來以相與臣相之裴州後周齊許黎等今衛輝府許黎是史氏字世休嘗之子字黃字道興天水休宜人楊素臣代人本姓許諱交與突厥戰死高祖以愍死諡其子

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屯據高壁在平陽府霍州石縣東南布陳五十

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在平陽府霍州東南緣崖谷而

進馳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

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頰諫曰楊素懸

軍深入士馬疲斃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阻

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頰謂其子曰氣候不佳

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

窮蹙請降頰自殺羣臣奏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爲民竟以幽死所部吏

民坐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蕭后甚相愛重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代天子

傳大綱及其晚節迥相猶是五子曾不以齒終

冬十月葬泰陵在乾州武

史臣曰高祖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乘五機運遂至斯舉權傾南邁則金陵失險關北指列舉于欽蓋于是躬節帥平擒賊倉庫實注令行開處二十年間天下晏如也然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于暮年此風愈厲又推奸符帝嗾于大道驅師之責惑邪臣之說弱龍精付託失所派父子之道開兄弟之隙縱其毒孽驅伐木焚埃土未乾子孫爲戰懼

十一月帝如洛陽章仇太翼章仇本李氏因避仇遂加仇爲李仇氏太翼字協昭河間人後羅姓虛兵言于帝曰陛下

本命通鑑作西命李簡書揚帝紀則益元年立爲翼王時年十三益年歲在辛丑是則翼帝乃己丑生非西命也通鑑有誤但己丑亦非本命太翼傳不載其事未知何據雍州

爲破木之衝雍州西位故曰破木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帝以爲然遂

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

塹龍門注見前達上洛注亦見前以置關防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

長平注見前汲郡隋書唐改衛州今河南衛輝府是抵臨清關在衛輝新鄉縣東北今曰臨清關度河至浚儀漢縣故城在今

開封祥符縣襄城注見前達于上洛以置關防

陳叔寶卒贈長城公

以洛陽爲東京大業五年又改東京爲東都

煬帝

〔五乙〕大業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

廢諸州總管府

立晉王昭爲皇太子

二月以楊素爲尙書令。敕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彩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并州有功者立于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詔賜資有差以素爲尙書令。

詔天下公除。

謂已成服除之曰公除

惟帝服淺色黃衫鐵裝帶。

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詔楊素營東京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

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敕將作大匠宇文愷與內史舍

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在今河南府立陽縣西北發江嶺之間奇材異石輸之洛

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

開通濟渠。

即開溝也。注見前。

引泝水。

謂高臨南出爲泝水。今故道已爲黃河所奪。

開邗溝。

注亦見前。

置離宮造龍舟。

詔曰古者聽采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

省風俗遂命尙書右丞皇甫謐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

達于河復自板渚

在開封府把水縣東北水經注河水經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漕口。

引河入泝引泝入泗以達于

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溝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

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

萬艘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

夏四月劉方

安人

大破林邑

詳見前

還卒于師

先是羣臣有言林邑多珍

寶者乃令劉方爲驩州

漢九真郡南蠻驩州今爲安南國地實字

道行軍總管經略

林邑至是方出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度閩黎江

占

城國北齊時林邑改號

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

覆其上與戰僞北林邑逐之象多顛蹟以弩射之象卻走蹂其陳因以

銳師繼之林邑大敗引兵追之過馬援銅柱

南越志曰南郡有屠實道是漢立二銅柱以表漢界

日至其國都梵志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爲之刻石紀

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于道

五月築西苑

在洛陽西苑亦名芳華苑

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

瀛洲諸山高百餘丈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注海內緣渠作

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凋落翦綵爲

花葉綴之沼內亦翦綵爲荷菱菱芡色淪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設

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

曲于馬上奏之

秋七月廢滕王綸

字叔卿

衛王集

字文寶

徙之邊郡綸集俱于開皇中嗣爵

綸以父瓚故每不自安及帝卽位與集時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

求福或告其怨望呪詛除名徙邊

八月帝如江都上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

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

翔螭舟制度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有漢以來鳥首

羽翬鳥波玉繩道覆元覆板黃龍等名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士八

萬餘人其總縱以上九千餘人而之殿前皆以錦綵爲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有平乘黃龍等名

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

者一州至百舉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棄埋之

契丹寇營州遣謁者隋書百官志大開朝改內史有通事舍人為謁者章雲起京兆萬年人以突厥兵討平之

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章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

授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

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突厥

名官犯約斬以徇于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

突厥不相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

印比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七 隋書

洩事實者斬契丹不爲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虜獲甚衆以女子及產畜亞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擢爲治書侍御史

鐵勒叛西突厥自立爲莫何可汗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爲莫何可汗處

羅侯所虜事具國人立執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

立號處羅可汗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爲鐵勒所

困鐵勒知奴達極族羸最多有與骨回羅及吐蕃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

物又忌薛延陀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于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

斤契苾歌楞爲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啞爲小可汗與處羅

戰屢敗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

之

〔丙〕二年春二月新作輿服儀衛詔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

稠字桂林安兄子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

日月星辰皮弁以漆紗爲之大抵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

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注見前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

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投于地時人或稱以爲瑞

夏四月還東京 二月上發江都 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

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以上文官乘車在朝并服佩玉武官馬加珂

生海中之色
白用爲編飾

戴幘

山幘也
于幘也

服袴褶

也

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秋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

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

弘爲吏部尙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與世基之子

矩參掌選事而與奪之筆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黜陟任意

太子昭卒 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仍少留不許拜請無數昭

體素肥因致疾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也

楚公楊素死 越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

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爲楚公意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

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

八月封孫佺爲燕王侗爲越王侑爲代王 皆元德太子昭之子也

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 置洛口倉于鞏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

千窖置回洛倉于洛陽北七里城周十里穿三百窖窖皆容八千石

徵天下散樂。初齊高緯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及高祖受禪牛弘定樂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前世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于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課京兆河南製其衣錦絺爲空。帝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

始建進士科。

隋書北史俱無建立進士科之文惟唐書裴絳傳云進士起于隋大業中然亦不言年月故通鑑不載科目以設科之始特爲增入但紀于太子昭幸之下楊業卒之前未知何據

考楊少師大業二年七月甲戌太子英乙亥始崇英兩日相連恐其間無暇建科取士也今因改輯于是年之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八

隋

煬帝

〔下〕大業三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正月朔旦大陳文物突厥

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大悅

三月殺故長甯王儼

故太子勇之子

及其弟七人

初雲定興

故太子勇之子

坐媚事太

子勇與妻子俱沒官爲奴婢及帝卽位聞其有巧思召之使典營造時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大喜兄事之薦使監造兵器因謂之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甯兄弟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請處分帝然之乃鳩殺長甯王儼及其七弟

蓋成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

夏四月詔頒新律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

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于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有司臨時迫脇以求

濟事不復用律令矣

故謂對製徒預律令牛弘問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也百倍于前誠則不濟其故何也徒曰古人委任責成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帶

府吏掌要日而已今之文德恒虛復治難練不實則萬里道阻百年審案故雖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繁厥此之由弘曰曷齊之時今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遺實處何也徒曰往者州惟置綱紀罪重守丞縣置今固已

夏商尚質
至周文勝
已難如夏
商之舊蓋
運會使然
倘執省官
省事之說
有案不須
重校覆治

則釋文弄
法者乘之
矣不懲澄
清吏治之
本但知是
古非今自
號寬政者
徒養奸耳

改州爲郡

其給具賤則長官自請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橫券之迹皆屬考功
官官不如者寧官寧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更定官制

改上柱國以下官爲大夫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祕書

爲五省增謁者司隸臺

謁者臺掌受詔申典
司隸臺掌諸巡察

與御史爲三臺分太府寺置少

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爲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爲十六府廢

伯子男爵

六月詔爲高祖建別廟

初高祖受禪惟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帝卽

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許善心等奏請爲太祖高祖各立一

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帝謂柳晉

字順吉瑛之
瑛晉與瑛同

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乃詔爲高祖建

別廟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帝北巡次榆林郡

卽歸州
注見前

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

車駕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過雁門

本代州大業初改郡
今仍爲州隸山西

太守邱和

洛陽人

獻食甚精至馬邑

卽朔州
注見前

太守楊廓獨無

所獻帝不悅以和爲博陵

卽定州注
亦見前

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

長孫晟欲
示諸蕃使
重未嘗不
可以設香
之乃設香
草詭詞時
其口給殊
失誠待遠
人之道

食競爲豐侈。至榆林遂欲出塞。騎兵徑突厥中。恐啓民驚懼。先遣長孫

晟諭旨。

啓民奉詔。召所部酋長咸集。晟欲令啓民殺除孽。示諸部以明誠。重乃指劍前。曰。此程。啓民。雖。呼。之。曰。練。不。善。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使。皆。自。歸。除。以。表。王。敬。之。心。今。牙。內。驚。駭。

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信。曰。奴。之。罪。也。遂。許。所。佩。刀。自。刎。謝。其。貴。人。先。歸。部。爭。效。之。于是發榆林北境。東達于薊。開爲御道。長

三千里。廣百步。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

帝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

胡駭悅。帝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秋七月築長城。

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

隋書地理志。定遠郡。

大和縣。有紫河。大和故城。在今歸化城西北。

蘇威諫不聽。

明年七月。發丁男二十餘萬。築之自榆谷而東。

檢令注見前。

殺太常卿高穎。尙書宇文弼。光祿大夫賀若弼。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

高穎諫不聽。退謂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

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

患。宇文弼私謂穎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

可汗太侈。並爲人所奏。帝以爲誹謗朝政。皆殺之。穎有文武大略。明達

世務。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穎所薦。及死。天下莫

不傷之。

免內史令蕭琮僕射蘇威官

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與賀若弼善弼既

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于家未幾卒蘇威以諫築長城故亦坐免

八月帝至金河

在古雲內州東南西流入黃河

幸啓民可汗帳

車駕發榆林沂金

河甲士五十餘萬旌旗幡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諸胡驚以爲神帝幸啓民廬帳啓民捧觴上壽王侯以下袒割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予甚厚

帝還至太原嘗嘗漢文運上太行關直道九十里至濟南幸御史大

夫張衡宅詔其三日乃還東都濟源府無今屬河南懷慶府

冬十月以裴矩爲黃門侍郎經略西域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

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訪諸商胡以其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

入朝奏之

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四傾以去經橫所互將三萬里發自單鳩至于四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晉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四傾即今東西疆一名龜茲山在今龜茲府旌州西

南延袤千里外野荒涼敬悅西蕃供香高昌備注俱見前

矩因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帝于是慨然將通西域

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致張掖引至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

統內外疆域而西並
謂從西傾
以去縱橫
將三萬里
其詞未免
誇大蓋由
彼時惟訪
自商胡非
由測步安
足爲實據

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

〔或〕四年春正月開永濟渠

即今衛河亦曰御河源出河南壽州府靈門山東北漢合濟渠源謂水逕直隸山東之大名東昌河開諸府界至天津府會白河入海

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

引沁水即古少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平顯山東南流逕岳陽沁水區域諸縣界至河南懷慶府城

引沁水入黃河考沁水本自入河此言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二月西突厥入貢

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母向氏本中國人開皇末入朝

處羅之父泥利泥向氏更嫁泥利之弟鬱質特勤與俱入朝

遂留長安至是裴矩在燉煌聞處羅思其母請

遣使招懷之帝遣謁者崔君肅

肅帝紀作崔君肅齋詔往諭處羅甚倨受詔不肯起

君肅責之

曰突厥中分爲二每歲交兵且數十歲莫能相滅今君民舉其部將率野折爾入臣天子欲借兵大國共滅可汗天子許之師出有日矣願可汗母向夫人懷西國之誠且少守關矣

哀新加謝罪請使使召可汗令入內國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借倨如是則夫人爲陛下必伏尸都市而臣將應大國之兵實東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然

之命情一歸罪臣使社稷爲安乎

處羅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

汗血馬

漢書云其善長射逐所慕大駝東走帝遣使與向氏親至玉門關

三月倭國入貢

倭王於阿每名日多利思比孤遣帝書

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詔鴻臚蠻夷書無

禮者勿奏

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濟送海王國使其王四濟相見與語大悅道使還清來貢方物

帝如五原遂巡長城

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

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

夏四月齊王長史柳謩之

字公正

有罪除名

初元德太子卒齊王暕

字世勳

次當爲嗣帝爲之妙選僚屬以柳謩之爲長史且戒之曰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鍾卿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暕寵遇日隆驕恣不法私納柳

氏女

齊平公主嘗言柳氏女美帝久未答遂以暕

又違制攜伊闕令皇甫詡入宮又

與妃姊元氏婦通

暕妃韋氏早卒與妃姊通召相工

日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

不得立乃陰挾左道爲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暕左右數人賜元氏婦死王府僚皆斥謩之亦坐除名暕自是恩寵日衰

冬十月赤土

扶有別種節今暹羅國也在占城西南

入貢

帝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

屯田工部

外夷

常駿請使赤土帝大悅令賚詔往賜其王駿汎海百餘日入境月

餘乃至其都

曰暹羅

其王

性剛強氏名

居處器用窮極珍麗遣子入貢

〔已〕五年春三月帝巡河右河回武威夏四月遣兵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

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先是裴矩說鐵勒擊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遣

使求救帝遣將迎之吐谷渾畏隋兵盛不敢降帥衆奔雪山

雪山在吐谷渾之西也

元和志天露山一名羅漢山在拓縣西北拓縣故城在今四川龍安府疊溪營

其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詔皆置郡

縣鎮戍至是帝西巡將復擊吐谷渾伏允遁去遺其名王詐稱伏允保

車戎真山

在今青海西北

詔大將軍張定和字遠明高年人等追討皆爲所殺惟衛尉卿劉

權

字世明京兆人虜千餘口而還帝至燕支山

注見

高昌王麴伯雅

金城人其父羅爲國人所立死伯

雅伊吾吐屯設突厥監伊吾官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于道左帝復令武威張掖

士女盛飾縱觀以示中國之盛衣服不鮮者郡縣督課之吐屯設獻地

數千里帝大悅置西海

治伏侯城在今青海西

河源

治赤水城在今青海南

鄯善

即鄯善故城在今安西府庫車縣西且

末

即且末故城在今新疆吐魯南

等郡謫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大開

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進表矩銀青光祿大夫

先是帝嘗謂矩等

子有巡守之禮而江東諸帝多滯留矩全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及將西征先命妻矩說高昌伊等

等國增以厚利使來謁于是至者傾集矩所嚴距在塞外者數百四京城北轉輸與矩計固是百法

先因交四方是冬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

在今甘肅西

山路險險風雪晦冥士

卒多凍餒死妃嬪或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冬十一月以裴蘊爲御史大夫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多脫漏戶

口奏令閱實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

家代輸賦役是歲進丁二十四萬口六十四萬帝謂百官曰前代無賢

目為誹謗
而高類殺
誣為悖逆
而道衡殺
實則殺道
衡怒其情
報其誅頭
華也為妖
色之故展
轉仇其臣
固不獨空
梁燕泥之
息才耳

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擢授御史大夫

裴蘊何會所欺罪者則
顯成其罪所欲者則

從蘊與自後大小之說
皆付蘊重昔由其口

殺司隸大夫薛道衡

道衡以才學有盛名嘗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

藻之義也

薛蘊與蘊同王也百萬物
失其性于取古之武王

將罪之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人曰

向使高穎不死令決當久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

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庚午〕六年春正月盜入建國門

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

儀作

自稱彌勒佛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于是都下

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于

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

為常

謂蓋請入都市交易許之先命鑿飾店肆珍寶充積人物華盛均客過酒食店者悉令出入
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酒不取者則寄寄為款其賜者願受之見以檢者謂曰中國

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市人想不能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

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

孟大

單字文選內史等部齊世其為史大夫裴蘊光緒大夫郭哲皆以顯秩有述者止裴蘊待衛者故取也
野晉勳帝五日一現前日無效高祖親自勸告為也帝臨朝嚴重發言可畏而內存憂色日子不中感裴

伊敦蘇王侯公顯，千中左右字文昂，及高祖徵師，爲一宿衛，尼道士女官爲一宿衛。帝與諸宿衛及一宿衛相連，酒醴清影，無所不至。蕭瑄弟之子字文昂，服之甚。

遣兵攻流求。

今日魏城在東海島中直福祿者。

殺其王，虜其衆以歸。

先是，帝遣羽騎尉朱寬

入海求訪異俗，至流求國而還。至是，復遣寬招撫流求，不從，乃命虎賁

郎將陳稜

字長威，江人。

發兵汎海擊之，斬其王，邊刺兜，虜其民以歸。

三月，帝如江都。

除榆林太守張衡名，以王世充

字行恭，本西華人，姓友氏，父收從母更嫁王，兵困晉其於。

領江都宮監。

初，帝

營汾陽宮。

在今山西忻州靜樂縣，晉山上有天池宮，謂之。

張衡進諫，帝意不平。

謂侍臣曰：「我自謂由其計，當令我有天下也。」

出爲

榆林太守，已復敕督江都宮役。衡聞薛道衡之死，以爲枉，楊玄感

漢之

奏之。王世充又奏衡頽減頓具，帝怒，除名爲民。以世充領江都宮監。

充世

性通非，有口辨，帝敬幸江都，能詞，後顏色爲阿諛，由是有隙。

冬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

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

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

弘弟，嘗嘗射弘，弘下車，弘自。弘其妻，弘曰：「已知之矣。」

穿江南河。

即今海運河，自杭州通江，入大江。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巡

會稽也。

〔辛〕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徵天下

下生蛆
其人當已
久死安能
立水中不
息且僅云
什三四平
史官張大
其詞所謂
紂之不義
不如是之
甚爾然廣
之罪其實
存于紂矣

兵會涿郡。先是帝幸啓民帳時，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以見

帝，帝納裴矩言。

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爲罪國，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覲見，啓民率國從化，可因其志，使入朝，帝從之。

敕使者還語

高麗王元入朝，久之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至

是遂下詔討高麗。帝御龍舟入永濟渠，赴涿，敕幽州總管元弘嗣

路編

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

者什三四。又敕河內、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

注見

供載衣甲

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

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舻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

天下騷動。

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

冬十月，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

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

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

半，耕稼失時，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

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

小車

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

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得漁百姓窮困于是

始相聚爲盜鄒平

注見前

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此山東之長白山也在今濟南府長白山縣

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煽動避征役者

多往歸之平原

水澤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爲州屬濟南府

東有豆子飢

即今城水沽在天祚府東

羣盜多匿其中

有劉霸道者家于其旁喜俠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

北人謂舅長者也

賊漳南

縣屬宋魯故城在今東昌府

人竇建德少尙氣俠膽力過人會募人

征高麗建德以選爲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饒勇選爲征士安祖

辭縣令怒笞之安祖殺令亡抵建德建德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

安祖將之入高雞泊

在東昌府縣西北

中爲盜時節

注見前

人張金稱聚衆河曲

作河漢清河之清

蓼

注見前

人高士達聚衆清河

此清河郡

自稱東海公往來剽

掠獨不入建德間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已至河間

聞難亡歸士達頃之安祖爲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

人傾身接物人爭附之

謂三寶曰寶

〔壬〕八年夏六月帝至遼東

即遼東平攻城不克

先是遣諸軍分道擊高

麗

帝遣合水令侯莫陳之賀曰事機在速疑測無功謀下與行法或未完信誤誠謂若軍部此命許許

可克如不時定，疑其秋霜兵糧必竭，非上流也。帝許不聽。合水信無。左十二軍出鏤方。漢無今宋改安化，今爲甘肅慶陽府治。廣實字行，驚等才之子。及文提北海人。

樂浪。漢郡，注見前。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漢縣，注見前。在今朝鮮國平壤府西南。黏女康反，蟬音同。襄平等道。

總集平壤。高麗所都。注見前。凡一百一十二萬人，餽運者倍之，連營漸進，御營六

軍後發，首尾亘千餘里，至是諸軍度遼水。注見前。敗高麗兵，遂圍遼東。

遼水，高麗兵阻水拒守，師不得濟。將軍步賊秋白請爲前鋒，道浮橋以濟師，橋未成，賊厚大，賊賊秋白而敗，戰死，將軍拔橋，賊高麗兵大敗，遂乘勝連圍遼東城，軍無度，遂引道，要那可汗及高昌王，對伯羅，賊處以懼之，命尙書衛文昇，其兵，遂圍遼東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久不下。

下也。帝親親之曰：今者，事民伐罪，非爲功名，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必三道相知，凡事進止，皆與共聞，雖至是，遼東固守，帝命諸將攻之，又於諸將，高麗若降，即宜物納，不得縱兵，城內城中，賊賊將，將不效，赴先令，馳奔，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懸出，相戰，如此，再三，帝統不悟。

將軍來護兒，以水軍攻平壤，敗績。秋七月，宇文述等九軍大敗于薩水。名一

薩水，注見前。而還。來護兒帥江淮水軍，由海道至高麗，去平壤

六十里，敗高麗兵，乘勝入其城，遇伏大敗而還。宇文述于仲文。字大武，實之子。辛

世雄，衛文昇等九人分出諸道，會于鴨綠水。即今鴨綠江，在吉林島南，源出長白山，西南流，與朝鮮分界，至鳳凰城東南入海，通典，江即古馬魯水也。高麗皆此爲天險。西人馬皆給百日糧，重莫能勝，述令軍中遺棄米麥者

斬，士卒皆于幕中掘堊埋之，纔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軍見隋兵有饑

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三十

薩水，注見前。

薩水，注見前。

薩水，注見前。

薩水，注見前。

薩水，注見前。

薩水，注見前。

薩水，注見前。

一日夜行四百里與度遠三十萬及遺惟二載千餘皆記載者過甚由辭此固盡師老糧盡所為敵乘其致然究其價敗之由皆以將多而事權不一兵衆而紀律不一是以復濟不可復止如九節度之於河陽荷秦之於澶水皆

里而營高麗又遣使詐降曰若旋師當奉高元朝行在述等以糧盡而

平壤城堅勢難猝敗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諸軍皆潰將

士奔還一日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

人及還至遼東惟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帝大怒械繫述等而還

九月帝還東都誅慰撫使劉士龍諸將皆除名字文述素有寵其子士

及尙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龍

以謝天下此是于仲文受密旨若高元及其大臣乙支文德來者必殺之會文德來許仲文將

復字文述官爵詔曰兵糧不繼乃軍吏失于支料非述罪也于仲文受密

山東大旱

殺張衡 衡既放廢帝每令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詔

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

殺之

一四九九年春正月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驍果

命代王侑留守西京以刑部尙書衛文昇輔之

靈武白瑜娑兵起賊帥白瑜娑劫牧馬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

賊

三月濟陰

注見前

孟海公起兵據周橋

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

海公衆至數萬見人稱

引書史輒殺之

後漢公爲豐縣所據

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

字長榮太原人

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

命民部尙書樊子蓋

字華宗江人輔侗守東都

齊郡

即齊州注見前承張須陁

擊王薄等破之

擊王薄等破之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

北海

本青州大業初改郡今山東青州府是

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

本瀛州大業初改郡今爲府屬

格謙渤海

本滄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爲州屬天津府

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

萬人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與賊戰輒敗惟須陁勇決善戰

將郡兵擊王薄大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邱

須陁擊之賊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須陁未暇集兵

帥五騎與戰敗圍之百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

陁乘勞擊破之郭方預等合兵攻陷北海須陁曰賊謂我不能救吾今

速行破之必矣乃倍道進擊又破之

齊郡人關士信年十四從須陁擊賊濟水上賊始布

以略陳朕莫敢近欲略引置左
右每戰須應先登士信爲副

夏六月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玄感驍勇便騎射喜賓客蒲山

公李密

字玄暉一
字法主

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

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

免密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與語大悅謂玄感等曰汝等不

及也由是玄感與爲深交

玄感時或侮密密曰若決機兩陣之間唯嗚呼使敵人實信密不
如公願讓天下賢博各申其策公不知密玄感笑而服焉 胡三省

曰李密
始此

素恃功驕倨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及素死謂近臣曰使素不

死終當族滅玄感知之內不自安且以朝政日紊乃與諸弟潛謀作亂

至是帝命玄感于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

等謀故爲逗遛欲令諸軍乏食弟郎將玄縱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

召之皆亡還

萬石並從幸遼東
所執船于黎陽人

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趨平壤玄

感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玄感入黎陽大索男

夫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于倉所以懷義爲衛州刺史

時已改州爲郡
州不用朝命也

元務本爲黎州刺史河內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

元務本
唐禕

在襄陽玄感謂曰爾夫肆虐陷諸城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爾意如何元正色曰尋公苟誅我
爾棄古無比公之兄弟皆棄我矣我親帥義兵以誅無道爾意如何元正色曰尋公苟誅我
元感

密爲玄感
畫策以入
薊爲上取
長安爲大
及提兵經
營大業柴
孝和勳以
早定關中
徐洪客勳
以先去不
夫又皆不
能自決若
唐高祖初
入關之計
據險養威
卒能混一
區宇所見
同而所用
異雖曰天
命豈非人
事哉

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梢

也舟人

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

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

兵以救兆民，何如？衆皆踊躍，乃勒兵分部。唐禕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

遣召李密及弟玄挺，密至，玄感大喜。

玄感聞計于密，密曰：天子遠在遼東，公出其不意，且入關，視其咽喉，高麗聞之，必歸其後，不過旬日，東

魏皆驚，其來不難則獲，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大，密曰：關中郡城所在，今帥衆行而西，經城而攻，五取長安，天子雖遠，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大，密曰：速取東都，以據四方，但恐唐將告之，先已固

守，若攻之，百死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大勢去矣。玄感曰：不然，今百官未口，並在東都，取之先足，聽其心且經城不攻，何以示威？今之下計乃上計也。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人

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爲備。

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踰邙山南

入，玄感自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

遣河南令達奚善善代將兵五千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開善將兵八

千拒玄挺，善善兵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將十餘騎馳入

宮城，餘皆歸于玄感。玄感每嘗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金，富貴非所圖也，今不顧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感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羅軍門，自效者日

數于立感盡銳攻城，樊子蓋拒守，玄感不能克，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

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冢，示士卒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玄感屢破之，

衆至十萬，文昇衆寡不敵，死傷且盡，猶進與玄感決戰，會玄挺中流矢

死立感軍少卻

帝引軍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楊立感。先是帝度遼水，遣諸將擊高

麗，攻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于大道，高與城齊，使

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車，樓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立感反書

至，帝大懼，引蘇威入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立感粗疏，必無所

慮，但恐因此寢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立感所，益憂之。夜召

諸將使引軍還，資械委棄，衆心悔懼，無復部分。高麗覺之，然疑其詐，三日乃出，吳道融終不殺傷。帝遣

宇文述、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立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立感圍東都，召

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

腹之疾，高麗猶癬疥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

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護兒使其子龜舉與時帝已敗，護兒救東都見其子至甚悅。

秋七月，餘杭劉元進兵起。帝發三吳兵征高麗，兵多亡命。聞元進舉事，

至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

楊立感引兵趣潼關。八月，宇文述等追之。立感敗死，殺其黨與三萬餘人。

立感欲稱尊號，李密曰：「今雖頻捷，而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尙彊，天

下

智積計能
之宜明
協機叛
辰守仁設
疑于豐
城以綴其
東下亦此
意

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乃亟欲自尊乎？玄感笑而止。感

得章福嗣委以心管，不專任李密，密所親曰：趙公好反而不欲歸，吾願今爲趙矣。屈突通等引軍屯河陽，李子雄謂玄

感曰：通若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煬衛失援，元

感然之。樊子蓋知其謀，數出擊營，玄感不得往，通遂濟河，玄感分爲兩

軍，西拒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子雄勸玄感直取

關中，開永豐倉，在華陰縣東北，亦曰渭水倉。以號召三輔，玄感遂引兵而西，玄感至弘農太守

欲直取關中，其計若成，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禽，元感軍至，皆散，登城宇文

述、屈突通、衛文昇來護兒等，追及之于闕鄉，玄感一日三敗，乃與十餘

騎奔上洛，自度不免，命弟積善斫殺之。帝使大理卿鄭善果等至東都，推玄感與諸

多則相策爲變，其不盡如誅，無以示後，由是殺三萬餘人，玄感之關東都也，謂倉賊百姓，至是凡受業者皆

既之玄感所善文士，王胃亡命，抽得諱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健落葉流否？

帝死，命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迴意轉，復能作此留守，帝以弘化留守元弘嗣、斛斯

以唐公李淵爲弘化，今甘肅慶陽府是。留守，帝以弘化留守元弘嗣、斛斯

政河南之親也，斛斯政與隋主感通，謀從帝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

爲留守，淵御廣寬間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淵忌之，未幾說誅行在所，知遇疾，未訊其

隋初三帝曰：高祖事始比。

吳郡朱燮

晉陵

管崇兵起

燮爲崑山縣博士

燮本選俗道人
歷經史職知兵法

與數十

學生起兵民趨之如歸崇隱居常熟

蘇州府

羣盜相與奉之帝命虎牙

郎將趙六兒屯兵揚子崇遣人襲破之收其器械軍資衆至十萬

冬十月遣將軍吐萬緒

吐萬代北狄人
字長緒鮮卑人

擊劉元進十二月破之管崇敗死詔

徵緒還遣王世充代將元進燮皆敗死

燮崇共迎元進爲主據吳郡稱

天子帝遣吐萬緒魚俱羅

下都人

渡江擊破之元進結柵拒緒與燮崇等

連營百餘里緒又破之斬崇然百姓從亂者益衆賊敗而復聚勢益熾

緒以士卒疲敝請待來春進討帝不悅魚俱羅亦以賊難驟平潛迎諸

子于洛帝怒斬俱羅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

討元進頻戰皆捷元進燮敗死餘衆降散

世充與薛舉約以不殺歌者聞之無益略
盡世充悉統之凡三萬餘人山岳餘寇復

衆爲盜勢
日甚

杜伏威起兵掠江淮章邱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祐俱亡命爲盜伏威年

十六勇冠賊中共推爲主

下都前海潮亦聚衆爲盜伏威使公祐謂之曰我與君勢分力割
不足敵爾若合而爲一則敵之有餘矣君能爲主吾當從君自漢不

堪宜來相許
實即帥衆降之

伏威轉掠淮南校尉宗顥討之伏威引入葦中因風縱火

顥衆皆燒死

〔甲〕十年春二月徵天下兵伐高麗三月帝如涿郡秋七月次懷遠鎮高麗遣使請降詔復徵天下兵伐高麗百道俱進三月帝發高陽士卒在

道亡者相繼七月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敝

來護兒至卑奢城并曰卑奢城在今奉天府海城縣項自東萊海道經高麗之平壤必先由此高麗舉兵迎戰護兒擊

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

詔護兒還八月帝在道部賜帥楊公稱帥共八千人

冬十月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

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於邊陲野皆以高麗爲念劉焯備以爲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

十一月祀南郊大風有事于南郊帝不寤于次詔且備注萬玉即行禮是日大風一獻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離石注見前胡劉苗王兵起苗王劉淵之裔也起兵旬日衆至數萬王德仁

亦起兵據林慮山衆數萬按德仁歸王世充林慮山注見前

十二月齊郡孟讓兵掠盱眙王世充擊破之讓寇掠至盱眙衆十餘萬

王世充羸兵示弱民皆結堡自固賊無所掠漸飢分兵轉掠南方世充

伺其弛備出擊大破之讓遁去

伺其弛備出擊大破之讓遁去

以張須陁爲河南討捕大使 齊郡賊帥左孝友擁衆十萬須陁討降之

威振東夏故有是命 孫觀賊攻須陁月來十餘萬軍觀與須陁遇之相持十餘日觀盡將退而將士

羅士信及妻叔寶請行于是須陁臨別月悉追之士信叔寶等至其樓樓門閉二人超而升殺數人斬

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三十餘樓明月間之奔還須陁圍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麻連去明拔河兩後爲王

世充所殺秦叔寶名曠以字顯應城人

〔乙〕十一年春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 帝好讀書著述自爲揚州

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

乃至捕博鷹狗皆爲新書無不精治共成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嘉則殿

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 即柳 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

三萬七千餘卷納于東都修文殿又寫副本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

千觀文殿爲書室十四間每三間開方戶垂鈴帳上有一殿供戶外地中臨觀帝幸書室宮人執香爐前行殿側則飛仙下收機部上八殿及殿前皆開帝出則垂閉如故

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 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魏刀兒自稱

懸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 後須拔拉幽州中流失死刀兒爲竇建德所殺

殺郟公李渾 渾之子 夷其族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

及是有方士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李姓帝以郟公李宗渾族彊

盛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疑其名應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大

懼數與渾等屏人私語。宇文述故怨渾。

先是渾等與宇文述相惡，述殺之，而求授于渾。渾等對，許成帝，國賊之半，後不與述大恨之。

遣郎將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等，雜治不得狀。述誘敏妻爲表，誣渾欲因度遼襲御營。立敏爲天子，持入奏之。遂殺渾敏及其宗族。敏妻亦燒死。

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

等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于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百段。

夏四月，帝如汾陽宮。

以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以淵承制黜陟，討捕羣盜。

淵擊賊帥母啜兒破之，尋又擊拜敬

營北

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之民入寇，帝入鴈門，始畢圍之。九月，乃

解。初，突厥啓民可汗死，帝立其子咄吉世爲始畢可汗。

是時以始畢部衆漸盛，請拜其弟叱

吉設爲兩面可汗，以分其勢。叱吉設不敵，始畢聞而怒，突厥之臣史國胡悉有智謀，短咄吉之始畢，由是不問。至是，帝巡北邊，始畢帥騎數十

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突厥引騎急攻。矢及御前，帝大懼，抱趙王杲帝第而泣，目盡腫。乃親巡將士，謂之曰：努

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又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有官以次增益由是衆皆踊躍晝夜拒戰又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

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舉義軍定興說之曰將軍欲舉兵關天子必謂我貪財不能赴援故也宜盡期引兵往今數十里不能夜則狂敵相應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

從之唐太宗事始此

帝遣間使求救于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諸

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帝遣騎追躡得老弱二千餘而還

冬十月帝還東都帝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平

楊玄感殺人尙少也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蓋以爲不宜

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

帝性各官賞功平楊玄感應授勳者多乃其置或授正第當武宜等經據城仁果等奉誠立信等尉自正六品通判一限將士守關門者

萬七十八人至是得勳者幾千五百人一限得第一勳者遣一限先無衣秩者止得立信尉無勳者四限遣一限又議伐高麗由是將士懷怨

詔江都更造龍舟楊玄感之亂龍舟皆焚詔更造數千艘制度更大于

舊

東海李子通據海陵

漢縣今揚州府泰州是

子通先依賊帥左才相羣盜皆殘忍而

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與杜伏威

合已而反襲伏威伏威敗而復振子通奔海陵收兵得二萬人

城父朱粲兵起粲始爲縣佐史從軍亡命聚衆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

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轉掠荆沔以南

〔西〕十二年魏主林士豆太平元年春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朝集使不

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三月宴羣臣于西苑上巳帝與羣臣飲于西苑水上命學士采古水事

七十二以木爲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能成音曲是晉樂風陵宮于郡東南則十二里天孫散東

鄧州之制而奇麗送之風陵注見前

夏五月丙戌朔日食既 是夏帝于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百斛夜出遊

山放之光徧巖谷

除納言蘇威名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

對曰臣不知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山今近在

汜水隋縣今屬開封府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又昔

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頃之帝問以伐高麗事

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

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釋威出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

許多賊帝曰老革裴蘊言老兵也多奸以賊脅我蘊知帝意遣人奏威昔典選濫

威諫樂長城及言天殊不愧老下多盜狀臣忠懇乃殊不憚不字文述子至委蛇不字文述子充靈則晚李密王世充掃地所節行百里者半九十

授人官案驗獄成詔除名爲民

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江都龍

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

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屬吏朝

臣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杖殺之遂啓行命越王侗等

總留後事

帝以時留別立人曰我
夢江都符征遼亦曰終

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于建國門上

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

西京斬之至梁郡郡人邀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

有又斬之

冬十月許公宇文述死

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于東宮帝

寵昵之及卽位以爲太僕少卿從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

帝怒將斬之旣而釋之賜述爲奴述卒帝復以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

及爲將作少監

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陁擊之敗死

楊玄感之敗李密被獲旣而

亡命

樊子流欲送密及王仲伯等詣高祖密等悉出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且此金並付公幸用相所使
非許請防禁漸地密請進市酒食每宴飲唯彈克夕使者不以爲意至曉而欲防守者皆醉密遂逃

去往依郝孝德及王薄皆不之禮密困乏變姓名口謂聚徒教授郡縣

疑而捕之密亡去韋城前魏元帝故城在今衛輝府清縣翟讓爲東都胡三省注當作東郡東郡本

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

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卽破械出之讓遂亡命于瓦崗在

魏爲羣盜同郡單雄信唐書作賈州濟陰人驍健善馬槊娶少年往從之離狐漢縣故

爲鄉里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本宋州大梁初改郡今河南歸德府是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

以自資讓從之往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時又有外黃王當仁

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邱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既亡命往

來諸賊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今人

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其人乎由

是漸敬密密察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讓悅密說讓

取天下讓遜謝不敢當有李元英者自東郡過來經讓許求訪李密云斯人當內附來人間

其故元英言此來民間語曰林李于孟后曉揚州城花開裏其語

密通許讓李于孟通亡者李氏之子也其語注法許者密也既與密通謀委身事之乃陳密已而

五行志城李于孟作城臨陽山宛轉花林裏言李密自關城山而來也與此不同今并附錄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密因說讓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

肥充然後與人爭利于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徙張須陁爲滎陽通

守以討之須陁戰死不勝其勇所敗其來欲去密止之分千餘人伏林間須陁死

部兵號泣數日不止詔以裴仁基字維木河東人代領其衆徙鎮虎牢乃令密遣牙別於解

曰今春糧租足意欲回向瓦崗公若不往讓從此別矣遂東

十二月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士弘擁衆十餘萬北自九江大江州

九江府是南及番禺注見前皆爲所有

以李淵爲太原留守擊甄翟兒翟兒見別傳破之甄翟兒攻太原將軍潘

長文戰死詔以淵爲太原留守以郎將王威高君雅副之將兵討甄翟

兒遇于雀鼠谷在今汾州府介休縣西南水經注汾水南經雀鼠谷上羣山身下臨絕壁信亦謂之雀鼠谷淵衆纔數千賊圍數匝

淵子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于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注見前詔罷義

臣兵丙史郎虞世基以帝惡盜賊匿不以聞由是盜賊徧海內帝皆弗

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美臣討根金稱堅壁不戰金稱日引兵

金稱易之義臣乃約日與戰而遣將與金稱出營入擊其營金稱引退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

敗退去清河郡丞楊善會食殺之高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悉以兵授建德會張郡太守郭詢將兵來

討建德諸士達守糧庫自備精兵詐降于詢即襲殺之金稱餘黨俱歸建德義臣乘勝討之建德謂士達

倉庫本以
爲民隋氏
儲蓄不爲
不多乃不
以救民困
而轉以資
盜劫如羅
薛舉武周
既藉此激
怒其衆而
李密之起
以興洛將
祖之王以
永豐坐使

高會誌曰：海公未能破賊，通自營大兵，其至矣。宋與義臣果破士，遂斬之。兵皆潰，遂與百騎亡。去賊破賊，行收兵，運平原，爲士建羅，兵惟大提，先是，羅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關建，建普送之。
由是隋官多有以城降者，軍經，兵至十餘萬。
人，補善會字敬仁，華陰人，郭詢，河東安邑人。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世基對

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擁兵不少，久在關外，此最非宜。帝遽追義

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治世傳：即此，亦謂起，始世基及御史大夫姜瓖，順興，羅要，四方皆變，不爲義，開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請付有司，詰正其

謂大理卿鄭善果，奏雲：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帝至江都。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

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

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

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始采樹皮葉，或搗藁煮土而食之，甚至自

相食。而官倉猶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爲帝簡閱江淮民

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遣江都通守王世充擊河間格謙，斬之。謙黨高開道，洛州人收其衆，掠燕地，

謙擁衆十餘萬，據豆子甃，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高

開道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虎賁郎將羅藝，字子延，京兆人起兵涿郡。初，帝謀伐高麗，器械資儲皆積于涿

隋文數十
年會計心
力一朝
盡非千古
切要乎

郡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不能拒，惟蕪破賊甚多，將作亂，先激怒其衆，曰：「吾輩討賊，素有功，城中倉庫山積，而留守官不肯散施，將何以勸將士？衆皆憤怨，遂殺郡丞，起兵柳城。」注見前懷遠即懷遠並歸之，蕪自稱幽州總管。

〔丁〕十三年

恭帝維統元年，長樂王寶達丁丑元年，魏公李密元年，定攝可汗劉武周天寶元年，煬王正帥鄭水隆元年，秦王薛舉泰興元年，王爾統鳴舉元年，是歲并楚凡八國。

春

正月，光祿大夫陳稜討杜伏威，敗績。

先是，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

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將宿衛精兵討之，往往克捷。至是，稜討伏威，堅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大破之，遂據歷陽，自稱總管，分徇郡縣，所至輒下。伏威常遇死士五千，復遇甚厚，有攻戰，令先擊之，戰罷，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竇建德稱長樂王。

建德爲壇于樂壽，本漢樂成，隔更名，明書。故城在今河南府靈寶縣。稱長樂王。

魯郡徐圓郎兵起，圓郎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人。

二月，馬邑校尉劉武周

河間景城人。

朔方郎將梁師都

夏州人。

各據郡起兵，武周

驍勇任俠，太守王仁恭

字元貴，上邽人。

厚遇之，使將親兵屯閭下，武周與仁恭侍

兒私通，懼事泄，謀亂，乃與郡中豪傑斬仁恭，開倉賑貧，收兵萬餘人，遣使附突厥。師都亦殺郡丞，據郡附突厥。

翟讓、李密據興洛倉。

即洛口倉，在鞏縣。

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公，略取河南諸郡。

李密說翟讓襲興洛倉。

密曰：洛口倉多糧粟，若與取以圖寶之，自萬之衆，一朝可得，然後收召四方，引氣氣運，誠憚天下不足定也。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能也。

之命盡力從事，乃與密共謀興洛倉。

越王侗遣郎將劉長恭帥步騎一萬五千討

密，而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密讓大破之，威

聲益振。

時東都人若以密爲賊，則盜米，烏合易散，爭求隱匿。安軍解州，賊鼓甚盛，長恭使讓于石子河，西密讓選賊地分爲十隊，令四隊伏道下，以待仁基六隊，讓于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意

疑之，讓先數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俱長大敗，死者什五。六，石子河在鞏縣東南，師古石泉水也，亦謂之玉仙河。

讓于是推密爲主，號魏公，稱元

年，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拜讓司徒、單雄信、徐世勣皆大將軍。于

是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

衆至數十萬，乃廣築洛口城居之，遣將略地，河南郡縣多附。

三月，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

武周取汾陽宮，獲隋宮人，賂突厥始

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遣以狼頭纛立爲定楊可汗。武周卽皇帝位，改

元。

武周開臨潼門，紅雲陣，李密率力拒守，秦國出擊武周，密破之，然密外無救，遂遣使詣江都，不報。李密以心死，臣少知密敗，故伏流涕，莫外左右，皆圖百餘口，食盡，校尉殺密，意以降。

梁師都自稱梁帝，引突厥寇邊。

師都略定雕陰。

今陝西

弘化。

注見

延安。

本通州大縣初改郡
今陝西延安府是

諸郡卽皇帝位國號梁始畢亦遣以狼頭纓號爲大度

毘迦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地

即河套

攻破鹽州郡

本通州大縣初改郡
今陝西延安府是

密夏府靈州節
花馬池營也

流人郭子和

涇城人

起兵榆林突厥以爲屋利設

突厥營名謂郭興
兵者曰屋利設

子和自稱

永樂王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以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

解事天子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爲屋利設

子和設
降唐

姓字

夏四月金城校尉薛舉

金城人

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

舉驍勇絕倫家

資巨萬交結豪傑雄于西邊金城令郝瑗募兵數千使舉將之以討羣

盜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劫瑗發兵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

賊帥宗羅喉羌酋鍾利俗各擁衆歸之舉兵大振以仁果爲齊王少子

仁越爲晉王羅喉爲興王未幾盡得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

李密攻東都入其郭

密以孟讓爲總管使夜帥步騎入東都外郭燒掠

時裴仁基以虎牢降密密以爲上柱國

其子行立裴勇多其勇亦自爲上柱國密又得
裴叔實反擊賊之密以裴叔實爲上柱國

遣讓與仁基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東

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率衆屯回洛倉攻偃師金墉皆不克還

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燃布以爨

見注

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

米入城分兵爲九營以備密汝陰淮陽

見注

降密密復據回洛倉段達

等出兵拒之敗走密遂移檄郡縣數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

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此言帝之罪也言盡之子工文等罪連所費此之子高祖高祖曰

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詣江

處恒雲郡李密圍洛倉者帝在關之密引

爲上元宮城隋縣故城在今泰安府東平州

都奏曰李密圍偃東都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

決沒因歎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

所言善達何緣至此帝乃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催運善達遂

爲羣盜所殺自後人莫敢以賊聞

世基嘗說法密皆爲帝所殺受密官賞其門如市會

人討密帝既而世基不調走避密爲指實顯

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初淵娶于竇毅生四男建

成世民元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

漢東宮實千牛乃名

柴紹

字紹是

世民聽明

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晉陽宮監裴寂

字元真晉州人

陽令劉文靜

字暉仁武功人

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

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陰與計大事文靜曰今天下大亂羣盜萬數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以什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

也

一民恐淵不從知淵與寂有奇乃出私饋數百金與

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等

將兵拒之不利恐并獲罪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帝以淵等不能禦寇遣使者

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及早定計淵然之密部勅將發

會帝遣使馳驛赦淵淵謀稍緩

帝遣使元吉命下朝

東放淵還廷未發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

人侍淵及是文靜謂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爲宮監而以宮

人侍客公死可耳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
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以上爲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恟
恟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
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
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皆稟節度今
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
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
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字德一劉弘基字弘基等各募

兵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柴紹于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

淵有異志謂武士護字信世并州文水人曰順德弘基皆背征征西三侍侍

唐書紀傳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護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

紜威等乃止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

宮城外自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司馬劉政會字政會入告威

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與弘基順

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勅兵爲備

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于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東都遣兵擊李密大破之密退屯洛口 帝命將軍龐玉將關內兵援東

都柴孝和說密使翟讓守洛口裴仁基守回洛而自帥兵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密曰此誠上策但昏主尙存從兵猶衆我兵皆山東人誰肯西入諸將皆出于羣盜留之各競雖雄如此則大業隳矣遂不果會密爲流矢所中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兵與戰大破之乃棄回洛奔洛口

已而密帥衆向東討天假于平
謂東都兵大敗於後取回洛

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 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静勸李淵與突厥相結淵從之自爲手啓遣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坐受寶貨亦惟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

此可謂掩耳盜鈴然偏于時事不得不爾

此語突顯道使至太原以馬千匹爲五

饋馬而食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益事也

淵乃遣劉文靜報之以請兵私謂文靜曰

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盜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爲患

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藉之爲聲勞耳數百人之外無所川之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西河郡不從

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

此軍士新募建威無與之調甘苦悉數加以勇先之說

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

野鳥爲鸞

亦其

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

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

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淵開倉賑貧應募者日衆淵分爲三軍

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淵以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

唐儉

字茂手晉也

溫大雅

字廉壯

爲記室大雅與弟大有

共掌機密武士

張道源

字道源

爲戶曹姜善人

司功參軍殷開山

字開山

爲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劉瑊及王

長諧

高平人

姜寶誼

天水人

陽屯爲左右統軍。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

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爲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

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諮議。

秋七月。李淵引兵至霍邑。

本按漢永安郡。前更名今平定。自霍州是。

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將軍屈

突通。將兵拒之。李淵以子元吉留守晉陽。帥甲士三萬西行。誓衆移檄。

諭以尊立代王之意。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屯

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

劉文靜至突通。見始舉可汗。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

帝將兵。欲爲亂。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協力同心。誠子成。隨。推。幸于牧野。得。密。意。自

此。漢。中。平。帝。崩。諸。王。各。據。一。方。天。生。靈。民。必。有。司。牧。今。爲。牧。非。子。而。謂。老。夫。年。逾。知。命。顧。不。及。此。就

按曰。軍。食。乏。糧。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兩久不止。淵中軍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

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尙彊。未易猝下。李密

奸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

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禽。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累。武周與突

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彼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以救

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

密自恃兵

強。爲子陽

主與子陽

非。乃光武

類。乃光武

以。正。高

公。孫。高

以。孫。高

元。遠。其。年

意。不。同。而

之。不。同。而

後。一。撥。耳

太。宗。初。興

定。興。之。墓

年。甫。設。旌

旗。以。爲。先

令。以。爲。先

聲未歇年
復定先入
成陽大計
而一時宿
將無能及
者知足以
料敵斷足
以成功賊
難英姿殆
所請天授
非人力也

隋煬帝
驕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從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
寢不得入號哭于外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
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
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
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
兩既露淵趣霍邑與宋老生戰斬之遂取霍邑淵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廷威世民
曰老生勇而無謀以乾統之理無
不出其固守則誰以承吾後恐其左右與安敢不出我乃引兵進使建成世民以數十騎至城下華
軍士皆向時而登遂克之軍士疑奴應賊者不得與其人同而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功何有
宜從水動便登霍邑也民中軍士欲解者皆投五品官遺詞或說以宜大誦淵
曰隋氏吝惜勳賞故失人心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宜不降于用兵先沒志之唯人

武威司馬李軌

字處則
姑臧人

起兵河西

自稱涼王

軌家富任俠薛舉起兵河西

軌與同郡豪傑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

爲人所虜不如相與併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爲然

遂公推軌爲主軌乃結豪民及諸胡起兵稱河西大涼王

同事者欲說諸官
分其賞故曰今

徵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寶此舉甚其乃止薛舉帝將擊軌與軌將李蒙戰敗復欲奪軌之地軌
曰天若不許我當其去此國終爲我不若其無成隋之何益乃縱之宋蒙前有河西玉部之

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

注見
前

舉稱帝立其子仁果爲太子遣仁果將

兵取天水徙都之

仁謀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性貪而好殺克天水徙都召富人割鵝之肉
以饋其賈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才略足以辦事然背虛無思其當覆我國家

涿郡留守薛世雄

人號關中

擊李密竇建德襲破之遂圍河間世雄行

至河間建德士衆懼皆南遁聲言還入豆子毓世雄以爲畏己不復設
備建德謀還襲之帥敢死士二百餘人先行令餘衆續發約曰夜至則
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大霧咫尺
不辨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前擊之世雄遁歸涿郡慙恚而死建德遂圍
河間

八月李淵克臨汾

今山西平陽府治是

絳郡

注見

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

城

本漢臨晉郡更名今屬陝西開州府

淵克絳郡得通守陳叔達

字子禮高宗之子

禮而用之至龍門

注見

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馬二千至淵喜曰兵少馬多君將命之功也

河東戶曹任瓌說淵自梁山

注見

濟河指韓城然後鼓行而進據永豐

倉以規長安淵悅以瓌爲招討大使先說韓城下之

九月以江都婦女配將士曉果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

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乃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

士所取

李密遺徐世勣取黎陽倉。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

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若

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先是武陽水魏州大業初改郡今直隸大名府是郡丞元寶藏以郡降

密，密以爲魏州總管。寶藏使其客魏徵爲密謝密，密以徵爲參軍，寶藏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寶藏召與寶藏密愛其文辭，故用之。魏徵字

元貞，魏州曲城人。至是，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

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寶建德、朱粲之徒

亦遣使附密。華山道士徐洪客獻書于密，以爲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無功，可成功勳，密雖

洪客竟不出，莫如所之。

王世充、韋霽之子等救東都，合擊李密于洛口。王世充等帥兵赴東都。

越王侗使劉長恭、龐玉等帥兵與世充等合擊李密于洛口，詔諸軍皆

受世充節度。江都郡丞通慈明向東都，爲海所覆，帝厚禮欲降之，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關，乃與立感舉兵，偶脫羅網，得有今日，惟圖反噬，求除高貴，密慈因之。」

明說防人帝驚水使亡走帝表江都，反致害東都，論賊形勢，爲密將所覆，密只義而釋之，出營門，猛殺之，密之克洛口也，魏山府郡將張季珣固守不下，密攻之，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無之一無懸然，賊疑見密不

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殺之。」

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先是馮翊本漢左馮翊，西魏曰開州，大業初改馮翊郡，今陝西開州

太守蕭造字宜豐，侯降于李淵，淵留兵圍屈突通于河東，自引軍西，至

是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字士則等受其節度世民

率劉弘基等諸軍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冠兵其子志實安樂

孫無忌孫見淵子長春官西諸道而用之冠兵兩縣今東昌府冠縣是安樂西魏縣唐書故城已而柴

紹妻李氏及淵從弟神通各起兵以應淵關中羣盜悉降于淵宋顯仕太

兵曰郡公舉兵令發行則不可留此則及曉奈何李氏曰君等速行我一婦人曷以留君等遂行李氏

然別至數家焚棄從者神道亦在長安亡入帶縣山中起兵以應淵李氏使其奴萬三寶說關中羣盜歸淵

冬十月李淵合諸軍圍長安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

疾獨將軍陰世師武城人郡丞骨儀本天竺人奉代王侑乘城拒守淵如永

豐倉勞軍賑饑進屯馮翊世民營于涇陽漢涇陽縣在今平涼府涇州中勝

兵九萬李氏將兵萬餘會世民與榮紹各置府設軍子軍有衆六萬南渡

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畧扶風本漢古扶風魏置岐州大業有衆六萬南渡

渭水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注見軍令嚴整秋毫

不犯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命建成選倉上兵趣長樂宮世民帥

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此漢長安城在今西安府西北延安上郡本敷州大業初改隴陰皆

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月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不報命諸軍進圍城

蕭銑

後魏宣帝嘗孫之孫

起兵巴陵

注見前

自稱梁王

巴陵校尉董景珍

郡人

雷世

猛旅帥

大魏中改鄭督爲旅帥

鄭文秀徐德基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爲主景

珍曰吾素寒賤不爲衆所服羅川令

隋書楊帝紀作羅川令羅漢也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

蕭銑梁

室之後請奉之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召募得數千人自稱梁王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

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李淵命諸軍攻城約

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奔散

惟侍讀姚思廉

名簡以字行號爽都尚書宗之子

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

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而立庭下淵迎王于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至閣下泣拜而去淵還舍于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祖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

馬邑郡丞字瑋家與淵有隙淵將斬之瑋大呼

謂公與漢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舍之世民因召置毒於城少頃
唐無有文武才焉其勇健遠處每曰可與當將帥之時者獨此子耳李靖字處師三原人

李密誘翟讓殺之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爲大家宰以奪密權讓不從

讓兄弘曰天子汝當自爲汝不爲者我當爲之讓但大笑不以爲意密

聞而惡之乃與房彥藻與房等謀置酒召讓密曰今日不須多人密左

右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曰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讓許之乃

引讓左右盡出獨密麾下壯士蔡建德立侍密與讓較射讓方引滿建

德自後斫之并殺弘儒信徐世勣走出爲門者斫傷王伯當詞止之單

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密乃大言曰與君等起義本除暴亂司徒專行

貪虐陵辱羣寮今所誅止其一家諸軍無與也命扶世勣置帳下親爲

傅創讓麾下欲散密單騎入其營慰止之使世勣雄信伯當分領其衆

讓既忍殺死之日無哀之者
然密將佐皆有自臨之心矣

李淵立代王侑爲皇帝尊帝爲太上皇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爲

唐王世子世民爲秦公元吉爲齊公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置

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又以李綱爲丞相府司錄

專掌選事竇威字文舉之子爲司錄參軍使定禮儀謂國府車以爲勳人自用不足凡歸大
夫劉世龍等皆以爲今歲師教萬在也

屈突通守志頗堅但自引決遂不
至視顯事仇甘心盡力爲千古
潛忍失足者口實慷慨殉節易
難誠不刊之論

十二月唐王淵追諡其大父爲景王考爲元王夫人竇氏爲穆妃

薛舉侵扶風唐王淵遣秦公世民擊敗之舉遣其子仁果襲破扶風悉

并其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世民逆擊大破之

事詳前編自古有之聖賢雖曰陛下失則輔亮之言又何憚也事亦預之曰稱以此試輔等耳 精爽字希明魏人

屈突通降唐唐遣招河東通守堯君素不下通與劉文靜相持月

餘通勢日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忍負乎每自摩其頸曰

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被虜乃留桑顯和鎮潞關

而自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顯和卽以城降文靜遣竇琮等與顯和追之

通結陳自固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

與汝爲仇讐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

去欲何之衆皆釋仗降軍士執通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尙書賜爵蔣公

遣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相見俱泣下通勸君素降君素曰君爲國

大臣奈何負國生降更爲人作說客邪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

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是冬河湟太守蕭瑒以鹽州唐王潮遣李季舉張道源張志山南山東降附者三十餘州又遣使徇巴蜀下之河湟木南收州

大業初改郡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是蕭瑒字時文瑒之弟李季舉張道源父兄子

王世充襲李密敗績先是王世充與李密戰于洛北敗績已又戰于石

子河世充復大敗至是東都米斗三千人餓死者什二三世充謀襲倉

城密知之世充軍士有亡降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爲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襲將士不知其故密謂

宜速備之乃命郝孝德王伯當孟讓勒兵分屯城側以待之其夕世充兵

果至伯當擊之斬其驍將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戰不勝越王

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侗以兵七萬益之明年正月世充擊密于洛北敗之

前後不一密帥敢死士襲之世充復大敗密乘舟逃歸金墻峽賊兵三十萬陳于北郊 孟上春門益王侗

使段達取津州之途望見密兵盛懼而反走軍潰津死于是僞將柏谷河陽河內俱降于密賈贛韓等並遣

使奉表勸進密曰東

都未平未可議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八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九

隋

煬帝

〔戊〕大業十四年帝即位之二年 李暹年 蘇林士 魏定揚等 諸元俱 已見前 帝即位 唐高祖等 建元 俱載 三月以後 並不具列春正月唐王淵

遣世子建成秦公世民救東都以齊公元吉爲太原道行軍元帥

三月字文化及弒帝于江都立秦王浩 帝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

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惟恐不足帝仰視 大文

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煬帝且共樂飲耳因引蕭沈辭又引鏡自照曰 好頭顱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實應宮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

欲保江東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

思歸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直閣裴虔通等共謀亡去因轉相招引日夜

結約郎將趙行樞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智及大喜曰今天實喪隋

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

行樞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爲主乃悉召驍果諭以所爲夜于東城

集兵得數萬人德戡使虔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與左右

十餘人拒戰而死德戡遂引兵自玄武門入先是帝遊驍驍宮奴數百人圍玄武門 門之始使以備非常至是化及等

調目泥隋 書北史舊 文于是年 正月即分 注義甯二 年蓋二史 特以義甯 已奉煬帝 爲太上皇 故用義甯 大業年 豎耳若綱 之立既斥 之于不 君之列於 楊帝之 又並不加 以太上皇 之稱則安 得從乎 通之 業十三子 正月覺書 義甯元年

雖疾惡之
義究乘統
繫筆例今
折衷書法
于一是年
之例三月
以前大書
大業十四
年而以義
甯二年附
注四月以
後分注義
甯二年而
以恭帝例
及唐高祖
附後義例
庶無矛盾

結帝所信司宮魏氏使婦
隨給使出外編撰進得入

帝聞亂易服逃于西閣。虔通等入永巷問陛下安

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帝下閣勒兵守之。至旦

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既至德戡等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

相。虔通偪帝出宮化及見之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言與之于是

引帝還至寢殿。虔通等露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

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于矢刃女弱

填于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

實負百姓至于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邪。德戡曰

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爲亦

爾。德彝赧然而退。帝受子昭王果年十三在側說歸不已虔通斬之血服御服欲于是令

狐行達引帝縊殺之初。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化及既弑帝欲迎

立之衆議不可乃殺之及齊王暕宗戚無少長皆死。惟秦王浩素與智

及往來得免。又殺處世甚與種來頗兒等臣甚弟世有抱世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

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爲帝居別宮以兵守之令發詔畫赦而已化及之

入朝堂也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

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

唐王之入關也，范學瑜之弟仲瑛，爲上落令，死之，范是仲瑛婦。

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

字文化及發江都。

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如煬帝，以少主浩

付尚書省，令衛士守之，遣吏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下令欲還長安。

奪人舟楫以行。

化及將參孟才等與許瑨那將沈光謀曰：「吾僕受先帝厚恩，今爲首事，何面目觀息人開光泣曰：『是所望于將軍也。』乃與孟才相合，舉道帥所將數千人，將以應。

化及將沈光等，其部下皆謂死無一降者。

及至彭城。

而馬揚與道行福等亦魏公密兵據魏殺化及等，洩化及殺之。

鞏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遂引兵入東郡。

吳興太守沈法興

武康人，子起兵據江表十餘郡。

法興聞字文化及弒逆，舉

兵討之，得精兵六萬，攻餘杭。

本錢塘，開皇中曰杭州，大業初改曰餘杭，今浙江杭州府是。

毘陵、丹陽。

注俱見前。皆

下之，據十餘郡。

夏四月

隋恭帝義寧三年，唐高祖神武皇帝李淵武德元年，夏王竇建德王元年，漢王李軌安樂元年，楚王朱粲昌運元年，是歲三月，隋煬帝亡，四月，發井陘，林士弘，魏定，楊暉，薛

部，秦，漢，晉，魏，凡十二國，隋煬帝，隋恭帝，亡。

唐世子建成、趙公世民

世民子三等還長安，建成、世民引兵至東都，城中

多欲爲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

不受，將還，世民又曰：「城中見吾還，必來追躡，乃設三伏以待之。」段達等

是年三月隋亡矣明
恭帝一
出
於王世充
等舉以不
成君之例
雖與漢更
始同至唐
高祖于五
月受禪然

其得統終
不可同日
漢高且恭
帝弒而立
東都不可
謂非正故
別起義例
于前年大
書紀年作
隋於夏四
月但分注
紀年自己
卯至癸未
始作隋法
按之書法
三月前與
綱目異前
條已著其
說四月後
與綱目同
復揭其義
于此
唐王自爲
相圖禪
隋恭仍沿
碑晉以來
惡道雖極
以文斯問
以九錫歸

果來追遇伏而敗世民遂置新安宜陽二郡法見分兵守之而還

梁王銑稱皇帝 梁王蕭銑卽帝位置百官徙都江陵修復原廟引岑文

本字義仁爲中書侍郎委以機密又使張繡徇嶺南郡縣多降于是東

自九江西自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五月唐王淵稱皇帝 先是唐王淵自加殊禮創置上殿號稱不名王以書數郡縣于

兵亮音道已而復爲相國總百揆或加九錫王淵厭謂曰此語諛所當其孤衆大政則自加九

之或曰他代所行亦何可德王曰後漢諸武各因其時夫隨夏商之至是隋帝侑禪位于唐

唐王卽皇帝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尙黃廢帝侑爲鄜國公而選用其宗

室前曰近世以來時運不前代觀其莫不勝喪喪亡之效

唐罷郡置州以太守爲刺史

隋越王侗稱皇帝 東都留守官聞煬帝凶問奉越王侗卽位段達王世

充爲納言元文都爲內史令共掌朝政

唐定律令置學校 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律令行之置國子太學四門生

三百餘員郡縣學亦置生員

六月唐以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爲納言竇威蕭瑀爲內史令

之有司而
其迹究不
可掩幾於
色取行遠
奕奕大
蕭瑀之弊
業不即宜
行未免矯
任通正損
事能前
後通相
合置事勢
緩急於不
問經從中
阻隔浸假
而玩禍廢
弛為患滋
甚且以明
廷綸結而
亞下得操
其行止亦
違承令之
義明季封
必非濫觴
於此也
有唐創業
秦王寶象
其謀以寶
功承大統

唐主待裴寂特厚羣臣莫及稱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

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毀之瑀終不自理

嘗有欲稱不時宣行唐主實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使宣敕親前後相違有而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舉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勸察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瑀之欺實由于此唐主曰瑀用心如此吾復何事

唐立四親廟 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會祖天錫曰懿王祖虎曰景皇帝

廟號太祖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爲后 諡妃竇氏曰穆皇后每

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 郡好大九州之一中國在 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

五帝造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且爲感生帝既出春秋元命龜造王之王去聲 明堂 宗祀也 以元帝配

唐立世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 宗室封王者八人

唐以永安王孝基 唐主備父弟 爲陝州總管 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

之兵

唐以孫伏伽 貝州武城人 爲治書侍御史 萬年縣 後周置今曰武安與西安府治 法曹孫伏伽

上表 略曰所以稱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於陛下知得之之易而未知得之之難也 宜

其所領儀又百餘款繼亡國淫聲近大營于民間借婦女裝飾以光枝衣五月五日立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神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選擇其人而門風不墮無行樂等好者

請以聖色遊獵爲事者不可近自古骨肉 唐主省之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

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且當晉陽初起時已久而許為太不為宗社長俗備而用遠計而致骨肉豈生自伊胎成後世同明洪武之非不悔者乎前因漢惠事為引其端并詳著其義類于此

魏公密敗字文化及于黎陽奉表降隋 東都聞字文化及西來上下震

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以拒化及元文都盧楚西以

為然使琮齎敕書賜密化及引兵北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勣畏其軍鋒

西保倉城化及渡河分兵圍世勣密壁于清淇與化及隔水而語數之

曰卿本匈奴皂隸世受隋恩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天地所不

容將欲何之化及默然良久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乃

盛修攻具以偪倉城世勣擊敗之密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

上表乞降請滅化及以贖罪隋主册拜密太尉封魏公俟平化及入朝

輔政元文都等在于和縣于上東門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賜爾其志欲何為耶文都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已而化及食曹引餘衆北趨魏郡世充知其無能為國運籌

留徐世勣以備之時蘇威亦謂密將物盡心盡之感初不言密帝顯顯惟再三舞前稱不圖今日復見聖明時人鄙之

秋七月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為僕射魏公密如東都不至而

復 李密每戰勝輒使告捷于隋隋人皆喜世充獨曰文都輩刀筆吏耳

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軍父兄子弟前後

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噍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懼謀因世充朝

伏甲誅之段達以告世充世充夜勒兵襲含嘉門文都入奉隋主御殿

文遠可云
不悅宿儒
乃明知世
充殘忍而
子密敗引
樓不即之
身遠避是
榮利者莊
前此之莊
言激論特
預料密能
難容故無
道及知其
充不往容
遠至所見
下拜地謂
五亦長樂
老亦人之
效

閉門拒守世充攻太陽門得入殺盧楚使段達脅隋主出文都殺之及其諸子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謝曰文都等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遠異深積猜嫌迫于救死不暇聞奏乃被髮爲誓詞淚俱發隋主以爲誠以世充爲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移居尚書省使兄世惲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隋主拱手而已密將入朝至溫聞變而還

何謂東國子傑徐文都故嘗受道者也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都曰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圖後效則老夫豈能遂其願願盡力若爲弊車乘危進利則無所用也夫矣密頓首受教或疑密謀計文都曰世充亦吾門人也其人雖私必有異圖將軍前計必不諧矣世充未暇不可入朝也世充既入東朝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得見密而歡王公何也文都曰魏公君子也龍容贊士王公小人也龍殺收人安得不拜徐文都名曠以字行李暉五世孫

長樂王建德定都樂壽 初建德攻河間隋郡丞王琮拒守歲餘不下及

聞煬帝凶問琮帥吏民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乃請降建德退舍待之琮言及隋亡建德亦爲之泣諸將請烹之建德曰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爲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以琮爲瀛州刺史于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于建德僞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目爲謀主定都樂壽備置百官

八月秦主舉卒子仁杲立。先是唐秦王世民與秦主舉戰于高塘。城名在

鄆州長武縣北

敗績。郝瑗因言于舉曰：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

然之。會病卒，仁杲立，居折墘城。

仁杲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敬心待將，雖瑗舉而死，由是深遇。折墘城在今平涼府涇州。

唐立李軌為涼王。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從弟。軌

大喜，遣弟入貢，遂拜軌為涼王。

已而軌自稱帝。

隋人葬煬帝于江都。隋江都太守陳稜求煬帝之柩，略備儀衛葬之。

江都宮四突公堂下。

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眾降唐。密開洛口倉，羣盜就食者近百萬。

口東都降者日以百數。

口無防守，文身取者，謂之密。密開洛口倉，羣盜就食者，近百萬。如白沙密，蓋謂其開倉曰：此可謂是食矣。開倉曰：此以是為水，是以食。

為天，今民強其而示者，以所天在此。故也。一旦來應，民皆執其為大難也。

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

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邴元真守洛口。

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

魏仁恭謂密曰：世充恐東而至，洛下必無可恃。知兵三萬，皆河內兵，以備東都。世充謂我且使軍知。

此謂我有餘力，設與命之必矣。密以爲然，故與謀將欲戰者什七八。密又恐而從之，親與密言于其東。鄭頤曰：世充志在死，期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必謂道而驅之，實不勝矣。頤曰：此老生

之常情耳。密輕世充，不設壘壁。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

秣馬，食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其士卒皆江淮剽勇。

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衆大潰馳回洛口邴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單雄信亦降密自度不能支帥輕騎奔虎牢王伯當亦棄金墉保河陽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時黎陽以圖進取諸將曰兵新失利衆心危懼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衆咸曰然從密入關者二萬人于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于隋

唐行戊寅歷 曰馬道士傅仁均所造也

隋宇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 宇文化及兵勞日蹙兄弟酣宴尤智及曰今所向無成負弑君之名天下不容必將滅族豈不由汝智及怒數相鬪閱其衆多亡化及歎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于是煬殺秦王浩稱帝于魏縣國號許

冬十月壬申朔日食

唐以李密爲光祿卿邢國公 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比于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及至長安乃拜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

秦王用兵
始以持重
姜銳繼以
深入赴機
前勝屢戰
不爽雖英
略天授然
者不說靜
兵家言女
若脫鬼狡
若復不者
此道外

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

開皇中置大業初改南陽郡唐仍爲州今屬南陽府

刺史呂子臧

潯州人死之

子

臧與撫慰使馬元規

安陸人

擊朱粲破之言于元規曰粲新敗危懼併力

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則爲患深矣元規不從既而粲收
集餘衆兵復大振自稱楚帝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日
坐公死矣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
乎帥麾下赴敵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

十一月唐秦王世民破秦兵秦主仁杲降還至長安斬之

唐主遣秦王

世民伐秦至高墉仁杲使宗羅喉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

世民將請擊世民曰我軍新敗士

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用強以待之

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

世民乃命梁實營于淺水原

一名淺水原在鄆州長武縣東北

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

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喉併兵
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陳羅
喉軍潰世民帥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
進圍仁杲仁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

諸將皆賀世民曰大王一戰而勝通會步兵又

無攻具直道而下乘皆以爲不克而爭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驍外寇將悍卒吾待出其不意破之
斬獲不多若賊之則皆入城仁杲雖而用之亦尋克也急之則散歸隨外攻推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

世勣不以地
李密顯見
志節唐公
宗所云公
不負李密
誠非虛語
樓子立武
後事乃漢
無依阿毫
暮年門戶
計重登爾
易操非獨
廉議有餘
實方不足
太宗之負
己矣

吾所以克也。兼管悅服。世民聞稱亮名。求訪獲之。引為文學。唐主使李密。因世民于幽州。其自恃也。專功名。其密主招有餘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世民曰。真英主也。不知是何以定禍亂乎。

世民

還至長安。唐主命斬仁杲于市。并酋黨數十人。

仁杲。安子。據魏。西凡五年。滅。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

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為祕書丞。乘傳至黎陽。勸世勣早

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人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

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今宜籍郡縣戶口十馬之

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勣無表。既而聞

之。歎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純臣也。賜姓李氏。

長樂王建德。改國號曰夏。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又有得

立圭以獻者。建德羣臣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乃改國號夏。

文心五異。

唐以秦王世民為陝東大行臺。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

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信之攻

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

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

家。未嘗不歎歎。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

家。未嘗不歎歎。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

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

由是怨望，及行本降，賊遂逼。諸將皆以知事覺伏誅。

行本拒守二年，糧盡援絕，乃出降。志士新之，懷恩上久或論賊不下，臣主戰論議之。

唐以羅藝為幽州總管。初，字文化及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

為煬帝發喪，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二子皆劇賊耳。唐公乃

吾主也，遂奉表降唐。唐以為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均亦皆授

以官爵。藝司馬溫彥博，名大前，以字行，非州郡人。贊其歸唐之計，唐徵為中書侍郎，與

兄黃門侍郎大雅，字康弘。並居近密，與建德帥衆十萬寇幽州，數用萬均計，以爲兵阻水爲難，伏百騎於城旁，建德中計，擊之，建德大敗，引兵還。

已而唐賜藝姓李氏，又屢敗夏兵。

唐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曷娑那獻大珠，唐主曰：珠誠至寶，

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城北突厥道，珠及曷娑那可汗，唐主小許久之，城北突厥使者殺之。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先是密言于唐主，請收撫山

東，與賈閔甫偕行。賈閔甫，大開會，賈當遣兵，深和之，遂以告王伯當。伯當曰：天下事在公堂內，耳常因請收山東，以自衛。唐主許之，羣臣以

為不可，唐主不聽。以王伯當為副而遣之。密既出關，長史張寶德上封

唐史列傳
雖以密為
巨擘然觀
其擒衆自
高時既不
能自規建

登至一經
敗期徐世
勳輩猶己
拒守而已
顯然沮喪
北而降唐
又以差伍
終以忘身
于一朝之
悉反覆失
據若此歟
陽修稱爲
實非定論

事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更受節度

密謂買闢南曰姑放百遺恐無生理不若收兵

何國南曰明公既已委實復生異圖雖破桃林兵豈暇集一檣報請請復相容爲明公計不若且聽朝命以

明厚無異心密曰唐使吾與終懼則列吾何以堪之聞南曰吾輩雖受命之後人皆謂明公寬恕忘本今

日誰肯復以兵委公者大福不再願聽之密大喜揮刀欲擊之聞南奔

密遂斬使者入桃林

縣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

人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

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

及伯當傳首長安世起兵凡六年而滅李世勣在黎陽唐主遣使以密首示之世勣

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舉軍縞素葬之密素得士心哭之

多嘔血張後相降于唐後爲王世充所殺

高開道據漁陽自稱燕王署置百官有衆數萬張後相降于唐後爲王世充所殺

唐以李素立趙州高邑人爲侍御史唐六典侍御史從八品上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

命殺之監察御史六典監察御史從八品上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

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主

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主

口惠匪人
不遇婦人
之仁雖一
時人受其
恩久則底
憂畢露且
難信之秋
世充素為
猜忌竊程
秦說寶窺
漸將解體
而妄冀以
甘言要結
文其逆謀
此與新莽
真之與恭
邪邪何

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唐主曰要而不清又擬祕
書郎唐主曰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隋唐

〔己〕隋恭帝開皇二年唐武德二年唐王世充假明元年王世充法與孫元吳王子通明政元
年唐高祖崩煬帝繼位并建夏定漢唐師都除統凡七國再建年以法分據諸國侯十六國之例非
國政元嗣位後首俱不備列春正月隋王世充殺總管劉孝元獨孤武都王世充之敗李

密也隋主以為太尉尚書令使開府備置官屬于是世充盡取隋朝顯

官名士為太尉府屬杜淹字執禮戴胄字元緒相州安陽人皆預焉世充高祖朝政設三府十府外上書陳事者日

以百數十人悉引見殿前人人自喜然終無所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

步軍總管劉孝元與武都從弟機等謀召唐兵使崔孝仁說武都為內
應武都從之世充皆殺之

淮安本顯州大雅初改郡今在臨海府臨縣楊士林擊朱粲破之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

間每破州縣食其積粟將去悉焚其餘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

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于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于餒于是諸城堡

相率叛之淮安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粲旁郡響應粲大敗奔菊潭水漢縣

名故城在今南陽府內縣西北有唐改郡為士林帥漢東四郡降唐唐以為顯州州從唐縣

道行臺

已而錄時唐信以為疑王使欲騎常侍段嗷勞樂嗷醉戲曰聞卿好做人人作何味嗷曰嗷醉人正如糟糲嗷怒罵曰狂賊入朝為一頭奴耳復得戲人乎樂烹食之遂屠嗷渾奔王世充

設世充欺無新于洛水上士庶譟其機擊其尸氣

二月唐定租庸調法 其法以人丁為本田則有租身則有庸戶則有調

損益歷代之制而定之

丁謂詳後按租取于田即粟米之征庸取于丁謂力役之征調取于戶即布縑之征也

唐置宗師 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徭役每州置宗師

一人以攝總別為團伍

夏王建德破宇文化及于聊城

注見

誅之

宇文化及誘海曲

注見

諸賊

帥王薄等共守聊城寶建德謂其下曰隋為吾君吾為隋民化及弑逆

不可不討乃引兵趣聊城與化及連戰大破之生禽化及先謁隋蕭后

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執智及與其黨集隋宮而斬之以檻

車載化及斬之襄國

此德每克城得寶財悉以分將士將食盡悉舉飯食曹氏不衣絨綺婦妾皆

中及東郡者聽之王薄等皆歸建德

唐以宇文士及為上儀同封德彝為內史侍郎 初唐主與宇文士及善

化及既死手詔召之士及與封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

儀同唐主以德彝諂詐不忠罷遣就舍德彝以祕策干唐主唐主悅拜

胡實責備 夫已自絕 子天為何 必又言未 哀其刻蓋 建德人難 不學無術 亂賊之能 誅仲

志既殊為
磊落以視
反顧當何
者願當所
如昌黎何
稱非助
見少良非無

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隋王世充侵唐穀州

隋開皇中置大興郡改新安郡唐復爲州今河南府新安縣是

王世充以秦叔寶程知節

李密取其二

爲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

器度淺狹多妄語好咒誓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至是世充與唐

兵戰于九曲

地名在今河南府宜陽縣水經注洛水自宜陽而東逕九曲南鄭此王幼學釋爲鄭州之九曲誤

叔寶知節以數十騎西

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荷公殊禮深思報效公猜忌信讒非僕託身

之所請從此辭遂降于唐秦王世民以叔寶爲總管知節爲統軍既而

世充將李君羨

武安人

田留安

臨邑人

羅士信皆降于唐

士信初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爲世充所得世充厚禮

之依而得鄭元璽等皆之如士信士信恥之故降唐元璽尋爲世充將杜才幹所殺持其首以祭齊墓

唐以楊恭仁

隋觀王之子

爲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僞民夷悅服

自蔥嶺以東並入朝貢

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夏四月世充稱帝初王世充既殺元慮慮

人情未附猶媚事隋主既而漸驕橫不復朝謁及是召集文武議受九

錫參軍戴胄固諫世充怒出爲鄭州長史乃使段達等言于隋主

平字密已拜大尉自是以來未有降候天下情平諫之未時達曰大尉欲之隋主熟視曰任公達等遂稱詔進世充爵鄭王加九錫

四月世充令長史韋節等造禪代儀稱隋主命禪位于鄭

世充知道段達等入奏隋主曰天命

不常臨王功德蓋顯陰下運唐虞之造隋主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謂神未亡此言不確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疑禪讓善臣或合離高祖既有新言朕復何望世充乃幽隋主于含涼殿雖有三步險

隋主嘗不之知世充遂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奉隋主爲潞國公

隋言顯統年老不任朝議世充

以顯隋代重臣欲以炫耀士民每動過必冠名及受禮之日扶輪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既受而以威爲大師又以段德明爲其子漢王元德師令元德就德明家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對

之這利克不與語 隋德明名元期以字行吳人

夏王建德立楊政道爲鄴公 建德初結好于王世充及聞世充自立乃

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立隋齊王暕遺腹子政道爲鄴公然猶

倚突厥以壯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后建德遣之又傳字文化及

首以獻公主

已而突厥立政道爲隋主別定議

唐遣安興貴襲執涼王軌以歸殺之河西平 先是唐冊使至涼州軌欲

去帝號受唐爵曹珍請依蕭督事魏故事軌乃遣鄧曉奉書稱皇從弟

大涼皇帝臣軌唐主怒乃遣吐谷渾伐之

隋煬帝征吐谷渾可汗伏允奔黨項煬帝立其質子暕爲主不果入會中國取伏允

收逐故地唐主與之連和許以順運之伏允有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唐主遣之至是軌將安修仁之兄興貴仕長安表請

說軌唐主曰軌豈口舌所能下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爲民夷

所附弟修仁又軌所信任軌聽臣固善不聽則圖之唐主乃遣之興貴

郭曉舞昭
稱慶唐主
以大義責
之是矣然
修仁爲軌
信任之臣
信爾其不
相向焉
忠孰甚焉
終身一履
爵以顯之
賞罰之公
安在

至乘間說軌以寶融故事軌不聽興貴乃與修仁結諸胡起兵擊軌
敗被執河西平郭曉在長安細細說修仁曰汝爲使臣國亡而不感既不忠子軌其肯爲我用乎遂移之執是軌至長安斬于西市

自起至唐主以興貴修仁爲左右武侯大將軍

五月鄭王王世充弑隋主侗世充以裴仁基行儼李密敗後仁基父子爲世充所

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尙書左丞宇文儒童等謀
殺世充復立隋主事泄皆夷三族世充之兄世暉曰儒童等謀反正爲
隋主尙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遣人酖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
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

帝

秋七月唐置十二軍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爲名初折關中

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後武德六年

俱廢軍又復之

西突厥遣使入貢于唐初西突厥曷婁那可汗入隋李真國人立其叔

父號射置可汗汗之孫射置既立拓地東至金山注見西至海即今入遂與

北突厥爲敵建庭于龜茲北三彌山射置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

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于石國

胡三省注
張居文庶

之分沿拓折國
漢時大宛北郡

北干泉

其地有雪山
多泉故名
西域諸國皆臣之
統葉護各遣吐屯

監之督其征賦至是入貢于唐

八月唐鄴公薨

諡曰節

唐殺其民部尙書劉文靜 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

下意甚不平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

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遣寂問狀秦王世民

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

今文靜缺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靜才畧過人性復粗險天下未

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卒用寂言殺之

沈法興稱梁王于毗陵李子通稱吳帝于江都 沈法興稱梁王都毗陵

性殘忍專尙威刑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

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子通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卽帝

位國號吳

伏威尋降唐唐以爲和州總管
州北齊以歷陽郡置今州隸江南

定陽可汗武周取唐并州總管裴寂軍潰齊王元吉奔長安 先是武周

取唐榆次

漢縣屬代國之今屬山西太原府

進圍并州元吉拒卻之

元吉時守晉陽

武周又遣宋金剛

寇并州

金剛本易州賊爲裴寂所敗奔武周武周曰宋王雲以軍事金剛欲取晉陽南面受天下武周故將裴寂奔州自進圍并州

介休府置今汾州府介休縣是唐以裴

寂爲總管拒之至是寂爲金剛所敗軍潰自晉州以北城鎮皆沒武周

進逼并州元吉給其參佐夜攜妻妾奔還長安武周據太原遣金剛攻

晉州拔之進逼絳州陷龍門

唐以李綱爲太子少保 初綱以尙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

久之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

罵曰卿爲何潘仁

西城商胡人相竹

長史乃恥爲朕尙書邪綱曰潘仁賊也

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

如水投石于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臺辱東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

勉留輔吾兒以爲太子少保尙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飲酒無節及

信讒慝疏骨肉太子不懌綱固稱老病辭職乃解尙書仍爲少保

唐主嘗

臣以綱及孫汝伽爲第一謂裴寂曰綱以主寵臣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慮心求綱惟綱盡忠款伏

冬定楊將宋金剛取澮州

唐置今平陽府襄城縣是

唐遣秦王世民擊之

宋金綱取澮

州陷之軍勢甚銳。唐主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于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

夏王建德克唐黎陽，虜淮安王神通。

唐主從弟

李世勣降，遂定衛滑齊兗等州。

先是唐以淮安王神通爲山東安撫大使，已而竄建德取唐邢。

今懷州府是。滄

注見前。洛

今廣平府是。相

等州。神通不能拒，就世勣于黎陽。建德又取趙州。

建德執唐管張志昂，懸撫使馮道河，以其不平，降。欲殺之，嗣子榮酒凌救曰：「至是建德進趣衛州，大王使高士興拒，羅羅于基水，繫纜至，與世勣大王以爲何如？」建德憐之，至是建德進趣衛州。

過黎陽二十里，世勣遣騎將邱孝剛值之，與建德遇，擊之。建德敗走，其大軍救之，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及世勣父蓋并魏徵等，世勣走免。數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建德使守黎陽，而以其父爲質，以徵爲起居舍人，遂徙都洛州。

洛州刺史王世充設執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汝殺主，大逆立斬之。」反執首于洛州，吏民感。

後即日降于基，旁近郡縣及徐圓朗等皆附唐王。遣使與建德修好，建德以淮安王神通爲質。

唐以夏侯端

字善人，

爲祕書監。初，唐主遣祕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端傳

檄州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降。會汴毫降鄭。

王世充尙地至滑，淮，毫等州降之。

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從行五日，餒死。

及遇賊奔潰，唯存五十二人。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

逸人爲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除書以

端爲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

官乎？汝欲吾往，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于竿，自山中西走。冒

踐荆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死，爲虎狼所食。又喪其半，端

詣闕見唐主，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唐王復以爲祕書監。時又遣大將

東家漢爲豐建德所圍，不屬竟得還。李公遠守孤城，密不能救。公遠乃留其關，守者行守，病師，其帥輕入，

朝爲世充所獲。世充謂曰：病歸，願臣唐。其說安在。公遠曰：我于杞州，惟知有唐，不知有世充。世充怒，斬之。善行

死亦〔庚〕唐武德三年，武德并楚，其定國縣師都。春正月，李世勣復歸于唐。李世勣欲

歸唐，恐禍及其父，謀于郭孝恪。孝恪曰：「今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立效

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乃襲獲嘉，擊新鄉。

隋收漢於武經，今虜世充將劉黑闥隋收漢於武經，今建德由是親世勣。世勣

因勸建德取孟海公所據曹戴二州，遂臨徐竟，以向河南。建德以爲然，

遣其妻兄曹旦將兵先渡河。世勣會之，世勣謀俟建德至，襲殺之，冀得

其父并建德土地歸唐久之建德不至世勣欲襲曹且營聞已有備乃

與郭孝恪數十騎奔唐

建德軍臣請世勣父班歸曰世勣爲唐臣不克故國忠臣也其父何罪故之明年二月世勣克周梅處孟海公

二月唐改官名納言爲侍中內史令爲中書令給事郎爲給事中

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武周及金剛皆走死先

是世民自龍門渡河屯柏壁

城名在秦州西

與金剛相持民間聞世民來莫不

歸附世民休兵秣馬堅壁不戰惟令偏裨乘閒抄掠

永安王李基等攻賊帥呂崇茂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等

相欽之等李基等將還世民遣段開山遊之于美其川大破之敬德相謂引精騎向蒲州世民自將步騎從間道遊擊又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衆永安王李基唐主從父弟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潁州人

美其川在潁州東北諸將咸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利在速戰我養

銳以挫其鋒俟其糧盡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也

李基謀過師武周殺之

至

是金剛食盡北走世民追及尋相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

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世民曰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

勢取之遂進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

不食二日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

注見前

金剛以衆

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卻世民帥精騎擊之

出其陳後金剛大敗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

注亦見前

降世民得敬德首長使於其前衆

太宗一見
敬德即始
以參列諸
令繼引
營內雖
入以通屢
以爲請不
稍游移其
推心置腹
足以感人
足勝宜食
報之速也

屈突通始
欲爲隋效
死茲復矢
報唐恩正
猶再難之
婦守節後
夫終覺視
顏難言死
辭耳

八千與諸將相參屈突通處其爲變以爲害世民不顧

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欲復

戰衆莫肯從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武

周謀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武周起兵六年而滅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

武周之南寇也其黨范君璋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而圖其足爲長策武周不聽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范君璋馬邑人

五月唐立老子廟

晉州人吉善行自言于羊角山

在今平陽府浮山縣南

見白衣老

父曰爲吾語唐天子吾而祖也詔于其地立廟

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唐主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

屈突通二子在洛陽唐主謂通曰今欲使鄭東行如通二兒何通曰臣昔爲俘囚分當欲死陛下釋通加以恩禮當是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爲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唐主

歌曰宛葉之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此伊闕也俗亦名龍門劉德威

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井州石艾人自洛口斷其餉道黃君漢攻迴洛城大

軍屯于北邙連營以徇之

世充諫于青城宮世民亦遣陳當之世充語水謂世民曰唐帝謂中鄭帝河南世充去當西使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隨之曰

西海或仰皇風惟公固孤聲數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諫之曰事取東郡不令謀好也至暮各引兵還世充宮在洛陽城北大業初所置

已而世民遣王

君廓攻轅轅注見前

拔之于是河南州縣相繼降唐

杜才幹以懷州降世民以管州降世民以榮州降王雄以陽州降世民

王要漢以許州晉來降楊廣隋河間王弘之子管州降以宣城

世充子元應鎮虎牢聞諸

州叛奔還洛陽許毫等州

許州即魏州魏州亦降于唐

時劉武周降許厚相等多叛去魏州降世民

彬之選策
與項羽
秦兵以
存趙以
魏意同
然致德
不致專
爲得鄭
不救鄭
德即不
鄭而唐
彼世充
不移兵
不者哉
爭持亦
不其向

段開山言于世長曰：敵雖勇絕倫，而之恐爲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彼若無憂，豈在尋相之後邪？以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貸。夫一之，此亦事之懷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軍中糧引盡，世民欲遣諸將大呼，相繼推營壁，累天宮兵出圍，世充騎兵逆戰，會風突，逼引兵，世充敗去。世民謂段曰：公何相釋之速也？自是段遇世民，

冬十月，夏王建德圍幽州，高開道遣使降唐。竇建德圍幽州，李藝告急。

于高開道，開道帥二千騎救之。建德兵引去，開道因藝遣使降唐。唐以

爲蔚州唐置今蔚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已而建德帥衆二十萬，復攻幽州，兵已

出其背擊走之。

鄭遣使如夏乞師。初，王世充侵黎陽，竇建德襲破其殷州。注見前以報之。

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徂洛陽，世充遣使求救于建德。夏中

書侍郎劉彬請解仇救鄭。彬曰：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夏

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決，徐觀其變，吾鄭建德從之。

十二月，吳主子通敗梁兵，取京口。杜伏威擊之，子通敗走。襲梁，梁王法興

走死。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敗走吳郡。于是丹陽毗陵等

郡皆降于子通。杜伏威遣輔公祐攻之，子通大敗，棄江都，保京口。江西

之地盡入于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

人。襲沈法興于吳郡，大破之。法興赴江溺死。法興思平，三年而滅。子通軍勢復振，帥

通稱運故
月而已放
知天命人
事原非可
執一論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九 隋唐

其羣臣徒都餘杭盡取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辛〕唐武德四年五月夏五月

春二月唐以趙郡王孝恭爲夔州今以巴東郡置夔州今夔府屬四川

管李靖爲行軍總管

先是唐主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蕭銑靖至峽

州

本隋宜州後周更名今湖北宜昌府是

阻銑兵不得進唐主敕峽州刺史許紹字誠宗安陸人斬之紹

惜其才爲之奏請得免已而唐峽州兵伐梁拔荆門鎮

在荊州府宜都縣以荆門山名黔州

梁開置今四川黔彭縣彭水縣是

兵伐梁又拔其五州四鎮至是靖說孝恭攻取蕭銑十策

孝恭上之詔以孝恭爲夔州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靖爲行軍總

管委以軍事靖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

引擢實以爲質

前魏性猜忌大將軍魏之弟諱作凡事豫被譏景珍論其心罪殊重致遣張繡攻之景珍爲部下所殺繡恃功驕亦魏又殺之由是大臣將帥離心兵勢益解

唐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于穀水

注見前

進圍洛陽

世民奏請唐主進圍

東都移軍青城

即宮城

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一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

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微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

命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

合勞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

合勞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

兵得嚴城
攻且不下
久而積生
信心不參
疑有不見
鮮有或望
于乘中興
太宗既申
合軍志以
堅衆不離
密從不取
曲從不取
執料克捷
有而復成
期能斷非
漫然將受
在外不將
君命之說
也

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

皆疲敝思歸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洛陽

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

乃不敢復言世主亦以此與世民爭世民謂劉弘基曰此充說令所行一城而已實非力

突厥寇唐汾陰注凡突厥頡利可汗論那可汗之弟也士馬雄盛有憑

陵中國之志王世充使人說之曰昔啓民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土宇

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宜奉楊政道伐之以報文帝之恩頡

利然之唐主以中國未甯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

是寇汾陰已而唐主遣使語突厥并許結婚頡利乃遣使加唐求婚頡利請十五萬入雁門寇并州

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禽之鄭主世充降唐兵

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之食死者相倚于道竇建德悉發其衆

西救洛陽陷管州及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于成皋之

東原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

侵地復修前好世民不許世民集將佐議晉漢其錄郭孝恪曰世充窮矣建德將攻之

世民集將佐議晉漢其錄郭孝恪曰世充窮矣建德將攻之盧來助之此天意試滅亡之也宜據武牢以拒之伺間而討之

鄭未滅而夏復來股而退避其鋒前兩寇合從益難措手矣非秦王英斷其不為益廷築室所敗者幾希

胡資以波敬而汾晉善而汾晉藩所非下戰延引能日而世充破不建德仍此老生于常談耳使建德是時果集兵向秦如孫大梁直趨不足未必洛陽以奪特為城下諸軍一諸將所感戰被禽

必矣。鄭瑒奏曰：世充所充實將，將若江淮，雖戰俱乏糧，食故為特。瑒自勝，雖來亦當共其糧。若糧之至，兵則寇合，交輔河北之期，以成洛陽，則戰爭力始。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與鄭大

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自將驍勇東趣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遂入武牢。世民將驍勇五百出戰，建德疑，遂分符使李

民又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掠其糧運。世民遣王君廓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圍州河。地收兵，則關中實懼。鄭國自疑，建德將退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陸以金玉啗世民。建德將欲戰，建德乃謝，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不聽。五月，建德悉眾

出牛口。地名，在開封府汜水縣西北。置陳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

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竄，是無紀律。偃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

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遂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

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率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建德方朝羣臣，召騎兵使拒唐，兵阻朝者不

得過建德揮朝者令退進退之間唐兵已至于是大戰世民帥史大奈

四突厥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于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

大潰建德中槩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禽之世民謂之曰我討世充何須汝事

六年凡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遂囚建

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其子及羣臣三千餘人詣軍

門降世充蓋凡三年滅于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

世民乃入宮城命房元齡收隋圖書制誥已爲世充所毀命蕭瑀等封

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等十餘人斬之世民生於國門不

力欲不亡得乎遂徹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館世民見朝老病不

欲立建德太子爲主發兵以拒左僕射高行行曰我王英武士馬精強一

子唐王世充弟世辯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世充建德之地悉平世民還長安獻俘太

廟赦世充斬建德世充所殺乃建德世充以報父仇請免世充

秋七月唐以蘇世長武功爲諫議大夫王世充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

降唐主與之有舊既至長安以爲諫議大夫世長嘗從世充擊大段食

今日樂于世長曰不滿十旬宋足爲

唐主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野對曰子臣則狂子陛下甚忠晉侍宴披香殿酒闌唐主曰此殿編會之所爲稱唐主曰輪流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設之所爲乎對曰我實不知但見其華侈非與王之所當用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堪其失乎唐主深然之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弊

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釐十粟爲錢積十錢重一兩輕

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置監于洛并幽益等州唐王世充齊王元吉驍三驍張家驍一驍監鑄錢並監鑄者身死家沒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 竇建德諸將居閭里暴橫爲民患唐官

吏以法繩之皆驚懼不安會詔悉徵建德故將于是范願高雅賢等相

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

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卽殺之吾屬皆爲夏王所厚今

不爲之報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爲主吉因相與

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子耕桑不願復起

兵衆怒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屏居漳南諸將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方

種蔬卽殺耕牛與之飲食定計聚衆襲縣據之旣又陷鄆縣建德驚黨

稍出歸之乃爲壇于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唐主詔

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李元通並田人擊之又詔李藝引兵會擊

八月丙戌朔日食

唐徐圓朗以兵應劉黑闥。圓朗初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唐平洛陽，圓

朗請降，授兗州總管。會劉黑闥兵起，圓朗應之，自稱魯王。

唐獨太常樂工爲民。詔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沒，子孫相承，多歷

年所，並獨爲民。且令執事若仕宦入流，從九品以上，爲流內官。勿更追集。

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

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爲之。開府置屬，世民

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

廉、李玄道、字元道，江陵人。蔡允恭、字元敬，汝南人。薛元敬、字元敬，汝南人。顏相時、字雲師，古弟。蘇勛、字懷行，武功人。于志

甯、蘇世長、薛收、李守素、字仲達，衡水人。蓋文達、字敬宗，許敬宗

字延壽，善心之子。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

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閣立本。京兆人。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十大

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府縣多補外官，如補亦出爲州長史，立歸曰如時。

之使參議輔朝，軍中多事，如時則決如時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立歸獨不取。

唐使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

自夔州東擊蕭銑

江州夔州方國通將請於水滸靖曰兵貴神速今善乘江州不備可成禽也

孝恭等拔其荆

門宜都

見前

二鎮進至夷陵入北江

江水至枝江縣百里洲分而為二其出洲北而東流者謂之北江

銑以罷兵

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出見兵拒戰孝恭

逆擊敗走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

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

謂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盡其用奈何棄之謂曰吾願軍深入若或城未拔援兵

日集吾表萬受敵逼退不獲無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楫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視伺動淹旬月吾必取之矣

援兵見舟艦疑不敢

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羣臣曰天

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之故陷百姓于

塗炭乎以太牢告廟下令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縋縵布幘詣軍

門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

李善入城銑將欲大掠善文本曰江南之民道南慮政重以征戰故縋縵以望其

主故羅氏君臣決計歸命此實有所息爾今若縱兵屠掠士民失望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李善稱善遂禁止之羅氏又言城將拒固死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國

安乃忠臣也豈可問之假逆之科乎于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

孝恭送銑長安斬于都市

統建國凡五年而滅

以孝

恭為荊州總管靖為上柱國安撫嶺南

先是靖遣劉洵等討嶺南得五十餘城未還而

桂州總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以靖代之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劉洵字而道江陵人李襲志字重光金城安國人

十一月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

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擊子

唐于割據
諸雄食則
無敢若薛
仁果實往
德果其能
固非能終
為人下者
為非能終
即統之出
時情哀詞
自而迄難
造都市之

人營蓋以絕
亂源勢固
不謂不爾
事者謀大
小信即世
充雖一時
慶貨而終
爲獨孤條
德所非又
安知非明
以精非全
秦王許以
不死之言
不除其德
敵于修德

通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送長安

子通即其唐主釋之

通子通即其

于長安有淮南江東之地等安蜀唐爲其文
縣前皆漢縣今獻縣爲秦州府治縣屬前

高開道叛唐復稱燕王

幽州餽李藝告羅于高開道許之藝發二千人

車數百乘馬千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于藝復稱燕王北連突厥

南與劉黑闥相結恆定幽易咸被其患

久之開道欲歸唐宋吳爲其時張金樹所殺
開道即兵凡八年而滅唐以其地置懷州府

懷州今宜化
府懷來縣是

十二月唐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初黑闥擊破淮安王神通

神通與李藝合兵擊黑闥反爲唐所敗歸幽州黑
闥移書遣劉黑闥將等殺唐官吏以應之已而又破定州執總管李元通

元通不風故走有餽以酒肉者元
通飲醉始守者刀自刎腹腹而死李世勣走保洛州黑闥復追破之半歲之間盡

復建德舊境遣使北連突厥將軍秦武通程名振

歸長安乃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

〔壬午〕唐武德五年漢東王劉黑闥天德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三月唐秦王世

民破之于洛水黑闥奔突厥

黑闥稱王改元都洛州黃道時文武悉性水其
其殺法行政悉歸建德而

攻三月世民進軍洛水上以傷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使其僕

射范願守洛州自將兵拒藝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隄上急擊之

城內地皆震動。范願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兵擊藝于鼓城。

鼓城，今正定府晉州是。

大敗。

洛水人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守之，黑闥引兵攻之，君廓守之，世民遣陳西南高家，以謀誘君廓，君廓來，其後力戰，黑闥謂其

士信乘之入城，黑闥夜發，會大營，故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黑闥去，闥士

信與城生之士信辭色不風，乃殺之。洛水，隋縣，城在今廣平府曲周縣。

世民與藝營于

洛水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李世勣擊斬黑闥將高雅賢，程名振又邀截其運糧，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假洛水上流，黑闥果帥步騎二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率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取水大至，衆遂潰。黑闥與范願等奔突厥山，東悉平。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擊徐圓朗，杜伏威入朝于唐。秦王世民擊徐圓朗，

下十餘城，聲振淮泗。杜伏威懼，遂請入朝。世民以淮濟略定，使淮安王神通及任瓌、李世勣攻圓朗，自引兵還。已而圓朗棄城夜亡，爲野人所

殺。

字子退，開杜伏威入朝，欲往救其衆，遂亡走至豐田，爲吏所獲，伏誅。

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唐。初，盎以漢陽太守從隋煬帝征遼東，及隋亂，奔

還嶺表，據有其地。

或說盎宜救趙陀，得王，盎曰：吾家居此，爲牧伯者五世，豈貴於先人，遂殺之。

至是承李靖檄。

以所部降唐嶺南悉平

十月楚主林士弘卒初士弘爲蕭銑所逼退保餘干

水瀋餘干縣屬江西南饒州府

及銑敗散卒多歸之軍勢復振至是士弘卒其衆遂散

士弘嘗亡七年而亡

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黑闥既奔突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

定州唐遣齊王元吉擊之淮陽王道元

唐主

將兵三萬與黑闥戰敗沒

道元引別將走萬安不傷神輕騎犯陣萬安擁兵不進故敗時年十九秦王世民深惜之曰道元嘗從吾征伐凡吾深入賊陣心必效之以至于此或之流涕山東震駭黑闥盡

復故地進據洛州元吉不敢進太子建成請行故遣

太子中允下瑋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

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耀服海內今劉黑闥敗亡之餘宗不痛其殿下宜自擊之以收功名庶可自安于是太子請行可唐主之起兵督關也皆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

子得性亦以爲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喜酒色淫放秦王多過失皆無世民力名曰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求顯于上世民不事之由是諸妃嬪等變建威元吉而短世民

世民每待宴必太極皇后早終不得見世主有天下或流涕世主不樂諸妃嬪曰陛下春秋高宜相娛樂而

太子意時世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殿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王教與諸

教並行有司莫知所從惟嫌得之先發爲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輸田數十頃世民嫌好求之手教臨之

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嫌好拆于唐主怒以貴世民僅謂妾奴曰此兒久與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王瑋字叔垓蜀人

〔未〕唐武德六年春正月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降唐唐斬

之先是唐太子建成兵至昌樂

昌樂今屬大名府黑闥亡走

太子遣騎將劉宏基追之至饒

之靈力今宜悉稱其尊而忽謙道之則可坐視其難救矣太子從之黑闥食麥來多降黑闥與數百騎逃去

陽黑闥所置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饋之食未畢勒兵執之送詣太子斬

于洛州黑闥利款曰我幸在家鄉
乘高難覽所請至此

林邑遣使入貢于唐 初隋破林邑分其地為三郡及中原喪亂林邑復

國至是始入貢

幽州總管李藝入朝于唐 藝入朝唐以為左翊衛大將軍後貞觀元年藝反
將奔突厥為其下

戰所

夏六月苑君璋奔突厥高滿政以馬邑降唐 初突厥既殺劉武周以苑

君璋代統其衆居馬邑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君璋將高滿政因衆心

不欲夜襲君璋君璋奔突厥引之入寇滿政破之降唐唐以為朔州總

管已而突厥圍馬邑都虞候杜士遠殺滿政以馬邑降突厥會突厥請

和親乃以馬邑歸唐

秋八月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 初杜伏威降唐唐以輔公祏為

淮南道行臺僕射伏威素與公祏友善兄弟之軍中謂之伯父長敬與伏威等已
而伏威浸忌之密奪其兵輔公祏知之陰為舉謀謀殺以自晦及伏威

入朝留公祏守丹陽令王雄誕典兵為之副公祏詐雄誕奪其兵諭以

反計雄誕曰今天下方平定吳王在京師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公祏

水變爲血
事本不經
且安知非
諸將心存
畏怯設此
詭謀以沮
討逆之師
邪孝恭處
以靜鎮一
舉而公祏
授首深得
見怪不怪
之道彼在
坐失色者
能無內慙

殺之詭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于丹陽國號宋唐主詔趙郡王

孝恭李靖等討之李靖將發與薛舉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者失色李恭明年孝恭李

靖攻克丹陽斬公祏傳首長安公祏之反也與唐洪州總管張善安連兵善安欲兗州賊

善安委薛舉將領陸大英執送長安故其刑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考隋自王濬倡亂四方雖

起薛舉位號割據州郡凡一百三十餘人至唐興德七年始俱歸誠惟據師節至貞觀二年乃亡今自大業

七年以後錄其尤著者各具起滅餘或因事附見不備載

再綱目于武德七年以後據師節亦不附注蓋首今依之

唐置屯田于并州突厥數爲邊患并州長史竇靜字元休表請于太原置

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爲煩擾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等相問

難于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

田于并州之境從之

御北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九 隋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九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

唐高祖武德元年庚寅至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凡二十六年十六世內用武后二十一年共二百九十年

高祖神堯皇帝 帝姓李氏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暠七

世孫祖虎仕西魏賜姓大野氏共李樹等八人在周代魏有功皆爲姓魏氏八柱國家父昞周世封唐公

周代魏虎已奉道歸其功封唐公使魏國帝生于長安日角龍高體有三乳隋初襲父爵大業末爲太原留守

會隋亂起兵入關代隋稱帝因始封國號曰唐遂平羣雄而一天下

〔甲〕武德七年開日子是年以唐帶國已盡惟梁師都北附突厥乃正唐統特用大書今依之

春正月置大中正 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

第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元之子爲遼東王 帝以隋末戰士多沒于高麗賜建

武書令悉遣還乃索高麗人在中國者歸之建武奉詔遣還前後萬數

又請頒歷乃遣使册封之

置州縣鄉學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 詔王公子弟皆就學

三月初定官制 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尙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

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

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而太府凡九寺

次

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

總武衛及儀衛各衛皆有左右凡十四門東宮置三師

太師太傅太保三少

少師少傅少保詹事及兩坊

門下三寺

十率府

左右衛

左右宗衛

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

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

階

從一品至正四品六階在四品至從九品正從皆有上下凡二十二階共爲二十八階

爲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

三十一階

從一品至從二品三階正三品至從九品正從皆有上下凡二十八階共爲三十一階

爲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

十二等

十二轉上柱國十一轉柱國十轉上將軍九轉將軍八轉上輕車都尉七轉輕車都尉六轉上騎都尉五轉騎都尉四轉監騎尉三轉飛騎尉二轉雲騎尉一轉武騎尉爲勳

官

夏四月頒新律令 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前已定租庸調法今因均田而又定之

丁中之民

謂十六

給田一頃篤疾減

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

石

新唐志丁歲輸粟二斛

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

式支反絁經

布

新唐志舊所出絹二疋綾絁二丈布加五之

一石三石則三斤

一石三石則三斤

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

新唐志用人之力歲二十日傭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

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

卽磨不格也

更宜乎法

且千餘計

地將何出

給一頃時

然每丁各

井田遺意

均田蓋仿

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

六月慶州

即弘化郡唐仍爲州注見前

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初齊王元吉

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之元吉愠曰爲兄計耳于我何有建成擅募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衛士發幽州突驍三百置宮東諸坊慶州都督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至是上幸仁智宮郎將以甲遣文幹使之舉兵表裏相應郎將至中途告變上怒召建成

新唐志坊州立仁智宮武德七年置

建成懼不敢赴詹事主簿趙弘智

河南新安人

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

罪建成乃詣仁智宮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上怒不解置之幕下以兵守之馳召文幹文幹遂發兵反上召秦王世民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

高祖無卓
立建成即
當有以處
世民及至
文幹誦謀
事發已許
廢建成而
立世民矣
顧乃外惑
依臣內赤
嬰妾淫忍
懷禍難赦
真谷者

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

之易耳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復爲營解于外

上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于王珪韋挺神之子

杜淹並流嶺州即漢越巂郡文幹陷甯州唐仍爲州今屬甘肅慶陽府世民軍至其

黨殺之傳首京師

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

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

上欲從之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奈何爲此以貽四海羞

願假數年之期臣請繫頤利之頸致之關下若其不效還都未晚上曰

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

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耳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奏突厥內寇

上乃改容勞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西魏置隋置幽州唐仍爲州以禦之八月

突厥受盟而還時厥利突利二可汗爭國入寇世民遣于幽州元吉懼不敢出世民帥兵討之

利不能退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使謂世民曰昔往無我與今有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如會大朝世民曰

爾所恃者弓矢耳今穀漸滿時熟俱將吾刀類準利此而不棄將復何待乃遣使賀而突厥大驚

利欲突利不可乃請和親世民許之突利因自託于世民亦以恩意與之與盟而去突利本始驩子也

什餘年
爲可汗使居東

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命韋仁壽

萬年人 檢校南甯州

注見

都督

仁壽性寬厚，有識度。初爲蜀郡

司法書佐，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時西南夷內附，朝

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上聞仁壽名，命檢校南甯州都督。仁

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

注見

周歷數千里，蠻夷望風歸附。仁

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爲刺史、縣令。法令清肅，蠻夷悅服。

各遣子弟入貢。

〔乙〕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爲舒州

注見同安郡

都督

鎮周舒州人也。到

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

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

境內肅然。

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

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

亂，民乏耕牛，至是資于戎狄，雜畜被野。

秋七月，突厥寇邊，詔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績。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

敵國禮。至是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爲書，皆

用詔敕突厥遂寇靈相潞沁韓朔

潞州後周表今山西靈安府是沁州潞州以集靈相潞州韓朔州韓朔州後周表今山西靈安府是沁州潞州以集靈相潞州韓朔州韓朔州後周表今山西靈安府是

等州張瑾與戰太谷

潞縣今屬太原府

全軍皆沒瑾僅以身免長史溫彥博爲

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

山

注見

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虜兵頡利遣使請和而退

後突厥歸

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四〕一九年春二月初令州縣里閭各祀社稷

初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

閭亦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治鄉黨之歡

夏沙汰僧道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

疏曰佛在西域百妖路遠漢譯胡書其

其書以過祖號爲啓三途羅刹六道誘使愚迷妄奉功德不擇科崇輕視聖尊且生死天壽由于自然刑

德成福國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妄云由佛願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惡

矣前漢以前初無佛法若明監造始長年久自立佛號光衣亂稱主權臣位後故虛詐稱佛共妄爲是爲明鏡

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聞則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

三省注釋兵以地獄餓鬼畜生爲三途言爲惡者必因此也又通開佛圖天神地祇爲六道

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

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

釋典謂佛以王太子出家

以匹夫而抗天子

葉不生于空桑

昔有華氏女桑子伊川得葉子空桑中葉爲伊尹說見列子

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

元武門之
事昔人與
惡紛紛惟
我祖御批
斷以高祖
不能早定
大計遂游
致禍太宗
不能委蛇
善全骨肉
相殘固由
其謀之未
或匪禍所
遭之不幸
爲萬世不
判定論書
曰一人元
良平邦以
貞高祖
不傳曰行
此不義聖
人不爲太

是命

之謂矣。瑤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業者，遷大寺觀，庸猥笨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決軍國事。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溫大雅鎮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上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而汝固辭，且建成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

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

勸世民如玄齡言

德政元首以察府多議將欲誘之使爲己用當以金銀爲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對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崩雖積金玉斗如公不移元吉乃罷敬

德于上若殺之世民固請得後又謂程知節山陰縣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設欲召我與秦突利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遂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懷者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謂之于上而逐之

長孫無忌與其舅高士廉

名義以字行齊將軍侯君集

魏州三水人

及尉遲敬德等

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猶豫

同上字義及字世勳者

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

將兵擊之元吉請尉遲敬德等與之俱又悉簡秦府精卒以益其軍率

更丞王暉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饒汝于昆明池使壯士

拉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爲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

忌等請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

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

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僇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

忌亦當相隨而去世民訪之府僚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

衆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

被天下法施後世乎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

字友慎魏州繁水人

自外來見之取

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世民意乃決于是太白再經天傅奕密

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恥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玄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

聽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已聽當俱入參自期治也乃俱入

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

先是張綽好讎知世民欲殺建成欲誘世民入參自期治也乃俱入

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玄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

在大湖宮中

世民使敬德入

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時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內外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匍久之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遂立世民爲皇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太子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

司馬光

太宗欲俟

其先發然

後應之爲

猶愈是不

知太宗此

言姑爲沒

聽漫應之

意耳然使

建成嗣位

則唐室不

久而亡嘗

與隋同轍

太宗立而

延唐家三

百年之基

此許古者

所以爲也

太宗諱也

至支武門

之失德歷

具矣數能

辨又安能

爲之諱哉

魏徵之對

正如陳琳

之對操所

謂不得在

上雖云各

思其主然

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

司馬光曰立編以爲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唐太子以書劣居其有地雖勢盛必不
相容極使高祖有文王之明唐太子有泰伯之費太宗有子職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焉既不繼於太宗雖欲
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誠爲愈也然而
爲幕下所傷遂至唾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誤千古惜哉

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

太子召徵謂曰汝何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

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于嵩州

皆以爲諫議大夫

帝自稱太上皇

廬江王瑗字顯珪太子孫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初上以瑗爲幽州都督又

以其懦怯非將帥才使王君廓佐之君廓故羣盜勇悍險詐瑗推心倚

仗之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使馳驛召瑗瑗心

不自安謀于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爲功乃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瑗曰

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發驛徵兵又召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

君廓以詵代之君廓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衆曰李瑗與王詵同

反汝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城而入執瑗縊之詔以君廓爲

豈得謂之
善處人骨
肉之間者

長孫后讀
書循理恭
順節儉固
足爲賢而
辭議政一
節雖見卓
越視漢明
之尤遠過
宗然以登
不英明豈
不知何難
之意何必
與后議賞
罰哉

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

建武元古之高亡在民間豈更教令猶不自安徵帝者學皆以

豈不得告通者反坐誅就徵宣慰山東詔以便宜從事徵王破州送州縣送前太子于牛李志安齊王

宮基

秋八月太子卽位 詔傳位于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卽位

放宮女三千餘人

立妃長孫氏女爲皇后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爲秦王后奉

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爲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

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

固問之終不對

突厥入寇至便橋即渭橋在咸陽無西南三輔決結長安城西門曰便門門北與橋對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梁師都所部離叛國浸衰弱乃朝于突厥勸令入寇于是頡利突利二

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注見前頡利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

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執失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

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寇全忘大

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執失思力懼乃囚之上與高士廉房玄齡

古者則舉
有射則有
大射則有
自射則有
虎侯後世
積習燕安
不獨味於
詰我抑且
甘於荒禮
大宗手定

不暇
及

兵退蓋謂日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擊陛下不許而歸自謂其能安在上曰突厥之衆多而不
整君臣之志惟謀是求時其違官皆來購我我若醉而歸之因擊其衆伏吳道其前八軍顧其
後之如反擊其然吾即位日漢國家未安一與帝觀結怨無深被試帶而臣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
卷甲箱戈鳴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策滅恢復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

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于顯德殿 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

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

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曰于律以兵刃至御

在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

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爲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

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

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

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

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卽位謂我不能抗禦也

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

躍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

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

兵退

隋亂初政
即引衛卒
習射可謂
深知情要
舉臣曉曉
無譏甚矣

凡臨敵制
勝者皆知
之至我弱
彼強聽其
乘而以其
反擊其弱
所發前非
精於用兵
者不能歷
觀古來名
將每以少
勝多幸視
此為要
太宗英勇
天授閱歷
復多故能
舉以示人
太宗實有
視天下為
一家之不
敢遷官而
宿衛不須

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上嘗言吾自少壯時四方無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吾以吾弱當其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遂奔不遇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前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

定勳臣爵邑 上面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敘未當宜

各自言于是諸將爭功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

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倡舉

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

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

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

遂皆悅服 房玄齡嘗言秦府諸人未通官者皆感 曰王嘗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故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賢以 房玄齡先發其後或謂追秦府舊兵入宿衛

上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求 房玄齡兵之外若無可信者乎按之此意非所以廣聚賢于天下也

置弘文館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書 分其四部曰經史子集以甲乙丙丁為次 二十餘萬卷置弘文

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 字信來 蔡允恭

蕭德言 字文行系出關隴隴關中 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

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上嘗侍臣曰朕與諸帝文辭典博亦知是

對曰人君建國當當道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備帝博其俊才隨於自用故口誦典博之言而身為榮利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遺吾君之師也 上問給事申孔穎達曰臣請以

舊卒以見
王規無私
遠深政
要難房
需之賢且
宋能窺測
論一他無
鑑誠匪而
物來舉照
初不必豫
存妍媸之
見而萬象
自無遁形
人君臨下
亦猶是也
太宗不肯
設詐待人
比之濁流
源而求其
清實至當
不易之論
然未久而
密使賂人
致有斐矩
之諫不宜
登盾若此
失實邪者

卷三十一 唐高祖皇帝

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願諸具陳其義，以對。且曰：非獨臣，臣夫如是，帝王內極神，外當主默，若位居尊極，始雖聰明，以才險人，詐亦拒諫，則下情不達，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
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形，言之豈徒有害于今，亦恐貽禍于後。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納之，願得出入者，覽對愚治道，或深夜方寤，公輩亦當恪勤，顧事則快此意。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誰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彭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長戚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無也，臣無也，漢其派而求其流之決，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願諸賢士，上問佞臣誰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彭以試之，上曰：朕當去者，貴輕薄，得試用，廉吏使萬衣食有餘，則自不為安。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徭役野空焉。上嘗曰：君依于道，道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刻肉以充腹，腹飽而身弊，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當由身出。蓋欲盛則愛廣，愛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怨，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上謂公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謫，國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帝宮室而民怨，報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惡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置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身也。吏受餘詔法，與帝王拘者，得美職，刑身以嚴之，有諸佞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美教之愛，殊而不愛其身也。吏受餘詔法，與帝王拘者，欲而亡國者，何以異于胡之可笑邪？朕與公覽，立誓力相輔，此免為人笑也。上患更多受諫，若使左右試詰之，有司門令史交頡一匹，上欲殺之，其部向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遠之，而受乃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詔追封故太子為息隱王，齊王為海陵刺王，改葬之。後詔復息隱王為

隱太子，海陵刺王號巢刺王。

立子承乾，孫皇后為皇太子，承乾生八年矣。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為縣公。初，上皇欲彊宗室，自三從昆弟以上皆為

王，至是上問羣臣，徧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惟皇子及

兄弟乃爲王。今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其有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十二月遣使點兵。上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爲不可。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卽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謂負欠官物而逃，逋者免也。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旣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復點爲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至于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從之。

以張玄素涇州人爲侍御史。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

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詠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

以張蘊古

涇水人。

爲大理丞。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

其時曰。聖人受命。孫淵亭也。故以一

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肚丸置子內。所居不過容膝。較昏不知。感其難而復其室。羅八參子。所食不過適口。惟狂則念。即其情而推其理。又曰。向改改而開。如察察而明。蓋誠感日而視于未形。雖監臨

塞耳而聽。子無覺。

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太宗文武皇帝。

帝名世民。高祖次子。

方四歲有奇。生見之曰。龍鳳之表。天日之表。其年。魏冠必能濟世安民。當生去高祖使人道之。不見

乃其其

年十八。首勸高祖起兵。初封趙公。進爵秦王。高祖平定天下。皆帝

之功也。建成元吉既斃。高祖立爲太子。遂傳位焉。

〔訂〕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

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

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

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

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

大樞東。東西。用廣之。閣也。

議事。

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

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賜以愧
貪其一事
興漢文一
特蓋太宗
願德保全
解聽耳以
爲一時權
宜則可以
刑則不緩

更定律令。命吏部尙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爲斷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于是有司請改爲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從之。

以戴胄爲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由是無冤獄。

與法無忌執故長孫順德無忌執故

將軍長孫順德受入魏朝，事上于殿庭，賜絹數十匹。大連少卿胡波以爲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賜之，甚于受刑。」如不知其一

二月分天下爲十道。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置州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曰：

關內

關內 雍州 豳州 岐州 豳州 豳州 豳州

河南

河南 滎州 許州 滎州 許州 滎州 許州

河東

河東 晉州 絳州 絳州 絳州 晉州 絳州

河北

河北 冀州 定州 趙州 定州 趙州 冀州 定州 趙州

淮南

淮南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隴右

隴右 涼州 涼州 涼州 涼州 涼州 涼州 涼州 涼州

江南

江南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以蕭瑀爲左僕射

初瑀與德彝有隙

德彝與瑀爭于上高以爲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爲僕射德彝事已定瑀至上前德彝反之由是有隙

時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疏瑀而親德彝瑀不能平遽上封事論之由是忤旨會瑀及陳叔達忿爭于上前皆坐不敬免官至是復以瑀爲

左僕射

上與侍臣論周秦多租瑀對曰封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租始秦滅之得天下豈開立心則與上曰公知其一去知其二則得天下增德仁義秦得天下猛與詐力此德彝之所忌瑀

也蓋取之或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也稱謝不及

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爲右僕射

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

功上委以心腹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

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

九月庚戌朔日食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

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

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

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

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

盎入朝會諸酋長反盎討平之其功前設賞賜不可辭也

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

青州人

案獄青州

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

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

止坐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

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

當以仁恕爲主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爲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

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

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孫伏伽爲諫議大夫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曰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

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社稷生民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爲

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爲

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爲諫議大夫

上諱采英諡高祖臣進見於失舉擢上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

自知其過必借忠臣苟其君也誠自賢其臣何諫顯言者既失國臣豈能保全如隋煬帝陵世基者亦足以觀矣公蒙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

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

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

魏州魏城人

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爲便唐初

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州府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皆

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材銓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

時關中米貴始分八千石

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併省之留文武總六百四十

三員

徵隋祕書監劉子翼字重規州字小心常不至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

責之李百藥字重規林州字重規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

母老不至

以李乾祐長安人爲侍御史郇注見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

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

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以乾祐爲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蓋有同異殿

中侍御史張行廣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有東西之異示人以睦上善其言厚賜之張行廣字據立定州饒豐人

鴻臚卿鄭元璿還自突厥初突厥既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九與薛

後滅薛延陀部有之說薛延陀姓一列姓氏回紇先曰改乾亦曰烏乾至隋始稱回紇姓龜茲羅氏都播亦曰都波南接回紇骨利幹居海北多濫

葛亦曰多覽葛同羅在薛延陀北僕固亦曰僕骨在多羅葛東拔野古或爲拔俄同東鄰姓思結在延陀故牙渾

在薛延陀北斛薛處多愛奚結處間阿跌亦曰阿跌契苾在焉耆白霫居鮮卑故地等十五部皆

居磧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

民大饑鴻臚卿鄭元璿使還言于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

厥民饑畜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子戊〕二年春正月，長孫無忌罷。

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

示之曰：朕于卿洞然無疑，故以示卿。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內爲之請，上乃許之。

置六司侍郎。

制六部

左右司郎中。

三月戊寅朔日食。

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大理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爲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聽于朝堂，俟進止。

關內旱，饑，赦天下。

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

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

作樂象德功
樂必先有
蓋必而後
其治以宜
用樂不得
之固不治
謂樂太由
乎樂見理
所論至魏
已淺曰不
微直曰失
在聲矣彼
愈遠矣彼

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會所在有兩民大
悅

夏四月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初突厥頡利可汗以薛延陀回紇等叛

遣突利討之敗還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嚮者
突厥方彊憑陵中夏由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是朕聞之且喜且
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亦將如此卿曹不惜苦諫
以輔不逮

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爲夏州

十二年夏
州法見前

六月祖孝孫幽州范陽人奏唐雅樂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爲梁陳之

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于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每律皆具七音

二十律共成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平調清調房中樂造音也皆用前代歌辭十二和曰和和順和永和順和和聲和舒和至是

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由于此杜淹曰齊之

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

治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

仲侶玉樹
之樂果異
雅樂無異
太宗於民
聞疾苦呼
政和通善
無虛日死
其誠心愛
民故也若
飛蝗傷稼
亦惟盡力
急爲撲捕
如詩所云
乘昇炎火
而巳吞以
頌爲太宗
豈爲之哉
史臣意在
鋪揚盛德
後世且難
稱之皆不
計事理之
有無益泥
於前人之
不入境人
說而不之
核實耳
太宗即位
已放宮女
三千矣今

悲矣今二曲俱存爲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畿內蝗 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甯食吾
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
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秋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上曰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

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免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
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司而
已嘗有白鷄巢于殿殿上命飲如鼓左右稱賀上曰
我常笑爾稱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設其罪

出宮女三千餘人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
尙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

冬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尙字字其光
州樂安人 上以盧祖尙廉平公道欲遣鎮撫

交趾祖尙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尙固辭上大

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政命斬于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

宣帝之爲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

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法且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

又放三千果爾其淹
留永巷者
白復何限
怨女三千
放出宮乃
諷美之言
盜史不知
其失實而
書以美不
足以適足
宗而適足
以誣太宗
耳何可爲

任大州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

曰然。曷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

宣矣。命復其官。廕或存或不適中人而有體格。善回人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亦承爲之。或上嘗得佳句。自贊之。望見。殿來。屢中。職與事故。久。窮究死懷中。實告。

上蒙謂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近毀巴華。而竟不行。前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長編。壞故中。轉耳。

十一月以王珪爲侍中。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

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

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

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

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

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如此。必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

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

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

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

齡等皆頓首謝。上嘗謂珪曰。願皇中早。帝不許。疑給。而今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積。可。供。五十年。煬帝。特之。卒。亡。天下。但。使。家。庚。之。禮。足。以。備。四。年。其。餘。何。用。也。

上又嘗問。建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尙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問。屠與珪。問有美人侍。珪指示。珪曰。此。唐。江。王。環。之。姬。也。環。殺。其。夫。

且徵奏事
故之說則
見於君前
言亦必不
出此至太
宗雖喜延
接羣臣亦
自有所微
之分如登
能突自贊
來即自贊
佳鶴侍臣
預付侍中
而必倉卒
納之懷中
類之三子
塾弟子皆
師之術必
無之文必
信正之盡
無書不史
者不可不
具卓識不

而納之珠璣曰陛下以廣江治之爲是邪非邪上曰設人而取其妻視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案其所言之人嘗仲以爲無異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上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唯與溫產博談曰手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遺之臣竊以爲不可上怒曰稱等當議忠直以奉我乃爲李孫遊說邪在博雅謝珪不拜曰陛下貴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郭主帥曰自古帝王治誠誠誠誠非實二公至今悔之類等尙爲此不盡言也 廣江王稷唐宗宗前反廣州爲王君廓所殺

詔舉堪縣令者 上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于屏風

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遣使立薛延陀夷男爲眞珠可汗 突厥北邊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乃遣使問道册拜夷男爲眞珠毘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建牙于大漠之鬱督軍山下

在漠北今哈爾濱地 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霰諸部皆屬焉

〔丑〕三年春正月耕藉東郊

裴寂卒 司空裴寂坐與妖人交通免官上數之曰計公勳庸安得至此

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尋復有罪流靜州

唐從今廣西平樂府

將召還會卒

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 上謂玄齡如

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

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

公嘗謂萬民家立事于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祖相謂公平治國

之與亡繫繫存存既事前世之明君禍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

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自己長怪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

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亦用玄齡之策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抱國

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 或告魏徵私其親或上使御史大夫孫彥博按之無狀言于帝曰徵不存形迹

以避嫌疑亦有可寬上因讓徵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豈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衰未

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君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為其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其有異

于對曰魏與房陶君臣同心俱享尊榮所謂真臣也遂比干面折延等身除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上問魏

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罪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幽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謀驕傲不能

也乘二世信信雖高以成望夷之禍漢武帝偏信朱異以取薤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之敗

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

戲皆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魏人自蔽其肉內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最失對曰齊後主懦弱

夏六月以馬周字實王博為監察御史 周客遊長安舍于中郎將常何之
家會以早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
曰此臣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

常何固非
能知周之
賢而客之
陳其具草
適逢其會
耳太宗一
問而何即

下議其如
始則善矣

具以對其
不欺猶爲
可取

爲知人賜絹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

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

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

悅漢紀

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

初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

弟入貢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尙公主

代州都督張公謨上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禮欲

以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

副復以李世勣柴紹薛萬徹爲諸道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靖節度分

道出擊突厥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上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于突

厥朕嘗痛心焉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閏月蠻酋謝元深東謝蠻也又有南謝蠻於南蠻別種在黔州之西等來朝 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

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漢書王會圖以示後從之是歲中

國人白塞外海及四夷的後附降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庚〕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于陰山頡利可汗遁走 李靖帥驍騎

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倉猝至大驚徙牙于磧石

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

勣出雲中此古云中城也注見前唐于恆安鎮戰于白道在今歸化城北水經云老干水西南經白道南谷口亦

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在瑛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

求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爲卑辭

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襲頡利靖等謀曰頡利並敗其衆

遂勒兵夜發世勣繼

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

其衆遂潰唐儉脫身而歸靖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

世勣軍磧口酋長皆帥衆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

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爲天可汗許之 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

頡利既敗
鐵山勢已
不扳且中
獲猶豫其
敗止在且
夕間何妨
侯詔使既
遜而獲非
之初非有
追不及待
之機也幸
而唐儉重
樂開得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五 唐太宗皇帝 十五

否則幾不
免為羣生
之烹功急
于關人爲
不足惜豈
爲將仁勇
戰象至道

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
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蔡公杜如晦卒如日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
及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突厥頡利可汗以獻頡利敗走往依沙

鉢羅設突厥名蘇尼失之弟部落任城王道宗引兵偪之使蘇尼失執頡

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遂空上御樓

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

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回鹘其降唐者尚千萬

土俗以實空虛之地故爲中國得鹿與鹿以爲我快則勝原爭則致亂若何之中國數年之後當滋借多
必爲腹心之疾西晉之弱前事之明鑒也文昭之使遠統土俱上平用唐博館突厥降者東自幽州西至

靈州分突利故地爲四州又分頡利故地爲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郡皆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爲朔州
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其餘拜官有差因日久唐長安者近萬家定襄郡皆備治室者立中丞督能治

朔方朔州郡皆屬
治靈州南五柳成

詔訟不決者聽于東宮上啓詔訟者經尙書省判不服聽于東宮上啓

委太子裁決不服然後聞奏

六月修洛陽宮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

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上卽爲之罷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

言矣

已而徵命將作大匠更運幣之類徵語
龜山隱語等語上意誠令服之死國官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

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

曰文帝勤于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于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

以李大亮爲西北安撫大使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

註見前

詔以李大亮

爲安撫大使貯糧磧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

根四夷爲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上從之。

未詳伊吾來降，以其地置四伊州，唐伊州故城在今哈密境。

詔定常服差等：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

九月以張儉

字節約，京兆華陰人。

檢校代州都督。

思結部落饑貧，張儉招集之，其不

來者，仍居磧北，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代去，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說諭，徙之代州，卽以儉檢校代州都督。儉因勸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冬十一月，除鞭背刑。

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

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

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倘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大有年 先是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三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

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路焉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

快則雖教經亂之民慈若慈若則易化變者易為食滿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維魯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而於秦任法帶漢雜霸道盡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論必致國家危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禹武亦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治世漸至漢說則至于今日當恐化為身難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幸從微言至是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言者皆云人主當親運成德不可與之臣下又云宜設嚴威武正計四夷惟恐動朕懼武修文中道無安固表自服朕用其言今朕刑賞其賞長吏帶刀宿衛皆嚴衣冠敬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朕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任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上又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喜比年豐稔斗粟三石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百姓生靈休戚危亡立至此一懼也聞主勳矣聞府庫甲兵盈滿得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得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者公等盡力使百姓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辛卯) 五年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皇太子冠 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是時海內外
又安中外
人情安宗
方於太宗
業不敢修
以爲豐亨
象大豐亨
一懼其說
猶在十思
十漸之節
君臣交孚
吁臣相敬
宜貞觀中
治與天
姚美說

詔諸州剗削京觀，加土為墳。

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

秋八月，殺大理丞張蘊古。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妄為妖言。大理丞張

蘊古案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京兆人劾奏蘊古

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

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

敬曰：此等小人，不識大體，以野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功，但取其無所避忌，故以暫假軍

耳。而彼執原使，於遠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不處事，豈以厲俗安民，何死焉？以自損乎？上默然

九月，帝獵于後苑。上逐兔于後苑，將軍執失思力本突厥諫曰：天命陛下

為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執失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

為之止。

冬十月，詔議封建。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

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至是，令羣臣議之。魏陳以爲東漢祚少，多實

開又高祖世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為勸成子孫，皆有異社，易世之後，將

逐自恣，女賊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今之逸居也。顧諟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尚今遠大同，以州縣歸諸

一居，互相維持，且扶京室，爲重官，候會而選用，法今之外，不得擅作威制，制實難備，其爲條式

封建不能
行於三代
以後時勢
使然宗元
論之詳矣
百藥建議
深有所見
漢七國濫

海之計
微斤未
及經費
免不獨
而齊未
若顏師
月據之
與蕭瑀
泥古相
無幾焉
觀與大
政足去

大夫有
臣太有
友宗有
臣下受
亦原本
經意五
人必盡
壹能集
苟益自
致輕涉
尤况識
民命所

十一月林邑新羅今高麗新羅國入貢。先是林邑獻火珠石珠也日中出

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不許。至是林邑復獻五色鸚鵡。新羅獻

美女其言不實各付使者歸之。

十二月開党項見前之地爲十六州。党項內屬者前後三十萬口。

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

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熟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惟

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古者刑人，君爲

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耳。于

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尙食勿進

酒肉。內教坊武備中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

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

狀惟五人嘗爲空，餘皆平民，其不致執與，蓋較之上曰：此豈惟情乎？無道其臣亦不盡忠，若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上又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事起，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論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

所欲，人遂之，苟由不能，安能諫人。

康國西域國其王姓温本月支氏居鄯善北爲突厥所破求內附。康國求內附。上曰：前

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遠服之名，無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一 唐太宗皇帝 十八

而治教尤
良不可不
公訪納邪
禍不恤人
言甚且枯
過飾非類
倒黑白其
究底復何
所底復何
難者可不
鑿者不可

魏徵諫止
封禪僅未
爲時尙未
可而云不
斥言云不
梁父之失
故范祖禹
饋唐宗得
從而譏之
若梁許不
謂聖主不
須封禪一
語最爲切

附儻有急難于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
不爲也遂不受

上謂侍臣曰活國如治病病至危立時藥無過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中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恃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霜露

〔壬〕六年春正月乙卯朔日食

羣臣請封禪不許初羣臣數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

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

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若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

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羣臣固請不已

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德

未厚邪中國未安四夷未服邪年穀未豐符瑞未至邪對曰今雖有此

六者然戶口未復倉廩尙虛車駕東巡供頓勞費又伊洛以東灌莽極

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虛弱也況賞

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

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明年羣臣復以爲請上諭以

范氏祖禹曰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太宗方明而後者盡備其儀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爲非也後隨其禮儀亦與焉高宗明皇帝遂踐而行之乾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也唐之是亦可證矣

中并理足
以廣君德
而利邦言
情微未能
引及也

漢明封諸
皇子皆合
半楚淮陽
向會著論
若太宗帝
若公主乃
若教長公
主短枉過
正實為不
及遠矣

三月如九成宮

即稱仁壽宮帝
德之因更名

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

大安宮

太上皇
所用

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爲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

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有所未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上深納之

以長樂公主

帝第五女長
孫皇后所生

嫁長孫沖

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于

永嘉長公主

高祖女所制姑孫大長公主
姊爲長公主女爲公主

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

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于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

上嘗謂朝臣曰會至致此田會前後
同謂語上曰願徵每廷尋我后退具

朝服曰安聞主明臣直今說微或由
陛下之明故也安敢不實上乃悅

秋閏七月宴近臣于丹霄殿

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

徵昔日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

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
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
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而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
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
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
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上謂王珪曰之節以下節宜節加品節且自謂與徵子何如曰徵改事

明出納惟允臣不如臣得處繁治頭家務舉臣不如徵賢於君不及徵以波淨爲己任臣不如魏徵正
于激濁揚清誠恐好善臣于數子亦有徵長上深以爲然亦思其確論上指殿屏謂侍臣曰治天下如

建此屋營構版成勿敢收移易一棟正一天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甚奇功變法度不履其德勞擾實多
上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機口或以詭譎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輳次之各求自

傷以取寵人主惟懼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上嘗總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欲得相
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萬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覆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

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
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九月如慶善宮

元和志在武功
魏南臨渭水

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

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借奏

于庭

同州刺史尉遲文舉與坐者爭其禮任城王道宗目擊上不得而罷謂文舉曰朕欲與
福等共保富貴然卿居宜敬聖法乃知韓彭趙陸非高祖之罪也文舉由是始懼而自斃

〔已發〕七年春正月宴立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太

常卿蕭瑀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武周仁杲建德世充禽獲之狀上曰

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翻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

謝不及魏徵欲上征武彥文每待宴見七德

王珪罷以魏徵爲侍中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

貞觀初則善矣上曰朕比來怠于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

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

一說諫者流意相是非隨下情之辭色豈敢盡其情也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魏徵多諫是則羣臣

多不諫朕則不納君臣相異如一體耳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豈以爲事小不重

執矣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嘗觀漢魏而死亡之禍帝威暴而亡公豈所親見也

公豈宜宜爲朕思楊帝之亡朕常爲公憂念龍運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

非才行兼備

不可用也

造渾天儀 直太史李淳風岐州人以靈臺候儀後魏所制制度疏略但有赤道

更請造渾天黃道儀至是奏之淳風上書自漢格下圖作環編其後實造最密皆有其前

秋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推驗七曜並覆赤道要深備無黃道久矣上因詔爲之儀

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先是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

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

詣朝堂上皆赦之。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爲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爲私。上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苟不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讎不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

利可汗起舞。馮智戴子之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擇觴

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宴此宮，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悅。

賜太子庶子于志甯、孔穎達等金帛。帝謂志甯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甯與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水傀儡也，列于木，

舞人能歌，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

邪，乃削綸階。

〔中〕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爲黜陟大使分行天下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夏五月辛未朔日食

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

冬十月以李靖爲特進先是靖拜右僕射靖性沈厚每與時宰議政情無如不能言既而以疾辭

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爲一代楷模故不相違乃拜特進俟疾小瘳

間二三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歐陽修曰平章事之名始于此

吐蕃本西羌屬吐谷野居析支水西在吐谷那西南今西藏地是遣使入貢劉昫曰吐蕃通中國之始吐蕃自隋以來未嘗

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尙近世浸彊勝

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鄰畏之遣使入貢仍請昏詔遣使

者往慰諭之

吐谷渾寇涼州以李靖爲大總管帥諸軍討之吐谷渾可汗伏允老耄

其臣天柱王用事數入塞侵盜詔大舉討之上欲以李靖爲將爲其老

冊使之命已停而從
意者猶為
曲說故太
宗改過不
吝魯論所
云日月之
食是也魏
徵善體物
情大易所
云納約自
厲是也

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討之。

聘鄭氏爲充華

唐書卷九

既而罷之

帝聘鄭仁基女爲充華冊使將發魏

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爲外雖舍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以皇甫德參爲監察御史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

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罪之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奉品過求得歸雖未切莫如能清白立量加優給然後可貴以不貪比見帝子拜諸侯故也

晉書卷九十一高季輔名馮以字行臨州人

〔乙〕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

先是上皇徙居大安宮

在

及是崩于垂

拱殿

李靖伐吐谷渾破之。任城王道宗擊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悉燒野草。

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爲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虜一敗之後，鼠逃

鳥散，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爲兩道。

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道宗由南道。靖等敗吐谷渾于牛

心堆。在今西寧邊外，溫河、西水經注：牛心川。水東北流，逕牛心堆，又東北入溫水。又敗諸赤水源。在今青海南，唐書：赤水源。君集道

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人斃冰馬噉雪，追及伏允于

烏海。在青海漢，唐書：吐谷渾傳：烏海，宗次。哭山西。與戰，大破之。靖督諸軍，經積石河源。唐書：吐谷渾傳：積石山，積石河源。

唐書：吐谷渾傳：積石山，積石河源。山，唐人所云大積石，注俱詳其前。窮其西境，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

畜三十餘萬。伏允子順，斬天柱王來降。伏允脫身走，衆散稍盡。爲左右

所殺。國人立順爲可汗，詔以爲西平郡王。順未能服其衆。順久實中，國人不服。命

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爲其聲援。旣而順竟爲國人所殺。上復使侯君集

將兵立其子諾曷鉢爲可汗。唐書：高祖生役軍，侯君集案之，賊生經靖謀反案，雖狀，侯生。賊死徒，或言賊生案，南功臣，宜寬其罪。上曰：國家功臣，多

矣。若生復，則人人絕法，安可復。侯君集自是闕門社，紀實，無威不之見。

秋七月，詔禮官議廟制。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

位于是增修太廟附弘農府君

名重耳，晉武昭王之孫。

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爲六室

房玄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爲始祖于志甯以爲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

可爲始祖上從之

冬十月葬獻陵

在今西安府三原縣東南

初詔山陵依漢長陵

漢高祖陵

故事祕書監虞世

南上疏以爲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葬親乃以奏漢爲法臣竊爲陛下不

取願依白虎通爲三仞之墳節損制度刻石陵旁藏書宗廟以爲子孫

之法疏奏不報世南復奏上乃詔有司議之房玄齡等以爲漢長陵九

丈原陵

先武

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又謂太原立高祖廟祕書監顏師古以爲禮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史臣曰高祖之與臣時特起其有天下年餘三百可謂盛德豈非人傑情軀而聖德澤嗣以太宗之治紀綱法度後世有以憑藉長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十一月以蕭瑀爲特進參預政事

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

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

以死脅眞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丙〕十年春二月以荆王元景

高祖子

等爲諸州都督

諸王之藩上與之

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尙可

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魏王泰為相州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特命于其府，別置文學館，自引召學

士，泰有寫于上，或言諸大臣多疑之，上怒，召諸大臣，詰之曰：『爾文亦時，大臣皆為諸王所親，我若疑之，豈不能評尋公置邪？』房支勳等皆謝，魏徵正色曰：『若爾，則大聖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稱尋尋之理。』

爾文亦時，其諸子，卒皆與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夏六月，皇后長孫氏崩。

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略古事。

因而獻替，裨益弘多。

惟彼聖學，論于所生，氣憤以下，無不愛戴，則諸子常以迷傲為先。

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

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

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

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

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

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

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玄齡使復

其位。

秋，禁上書告訐者。

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

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

帝念后不已，于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

必非一日
之事微即
宜進諫
祕引使登
知其不使
使視之時
亦當正諫
乃認爲不
見而有獻
陵昭陵之
護使太宗
何以爲人
豈純臣而
宜出此哉

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毀觀。

十二月朱俱波甘棠

甘棠國名

遣使入貢。

朱俱波

亦曰朱俱契，即漢子合國。

在蔥嶺之北，去

瓜州三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

在西海之南，見海人也。

上曰：中國旣安，四夷自服。

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

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萬紀上言宣饒

唐宣州，今江南寧國府，是饒州。注見前。

銀大發，采之歲

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更命統軍別將爲折衝果毅都尉。

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

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

注見前。

凡上府兵千二百

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

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爲兵

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

戰當給馬者官與直當宿衛者番

也

班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疏近數

皆一月而更

御批歷代詠詩言覽卷之五十終